

原敍

詞之爲道，意內言外，選音攷律，貴在精擊。余幼耽此，倚侶翫集，互相喁于；中年以來，江湖落魄，時或雁檣橫天，葭雪墮袂，輒藉蘼聲以答悽響。頃來淝上，謁復堂譚先生，示以新校正白香詞譜箋。余沫氐之，標舉馨逸，鏘洋和均；較之他選，纖佻炫工，姚冶倚市，去上莫別，凌犯無歸者，誠不可同日語！南海謝韋菴少尉，仿樊榭絕妙好詞之例，爲之箋。旋歸道山，遺文多佚，小品僅存張樵野廉使感卒文之覆瓿，哀山陽之吹笛，校而彙之。烏衣燕冷，都成秋痕；素紈蟬死，獨存印迹；蓋其搜南宋之瑣事，仿西冷之前編，油鐙獨挑，書城兀擁，爲此攤牋錄字，以當仰屋著書，其用心綦苦矣！且讀其詞，卽知其人，並及命意之所存。旣醫枵腹，兼佐談資，當與復翁篋中一選

，播惠藝林。復翁屬叙其緣起，頗不自涯，妄爲惶引。廬州城南赤欄橋，爲白石老僊僑寓，時裴裒遺迹，穉柳淡黃，池波自碧，儻攜此箋與復翁訪古尋春，倚聲論世，知宓子橫琴之餘暇，卽周郎顧曲之風流也。時光緒丙戌清明前六日，丹徒李恩綬亞白，敘於肥西之紫蓬山房。

楊守齋作詞五要

按守齋名續，字繼翁，號守齋，又號紫霞翁，嚴陵人，居錢唐，宋甯宗楊后兄，次山之孫，官列卿。

作詞之要有五：第一要擇腔；腔不韻則勿作，如塞翁吟之衰颯，帝臺春之不順，隔浦蓮之寄煞，鬪百艸之無味是也。

第二要擇律；律不應月則不美，如十一月調，須用正宮，元宵詞必用仙呂宮爲宜也。

第三要填詞；按譜自古作詞能依句者已少，依譜用字者百無一二。詞若歌韻不協，奚取焉？或謂善歌者融化其字則無疵，殊不知詳製轉折，用或不當卽失律，正旁偏側凌犯他宮，非復本調矣。

第四要隨律押韻；如越調水龍吟商調二郎神皆合用平入聲韻，古詞皆押去聲，所以轉摺怪異成不祥之音，味律者反稱賞之，是真可解頤而啓齒也！

第五要立新意；若用前人詩詞意爲之，則蹈襲無足奇者。須自作，不經人道語，或翻前人意，便覺出奇，或祇能鍊字，誦纔數過，便無精神，不可不知也。更須忌三重四同，始爲具美。

新序

詞曲始於唐時，爲古樂府之變體，唐人止有小令，定出於子夜懊儂等曲；其後乃有慢調，南北宋爲最盛，當時卽以爲樂府，被之管絃者也。填詞音律謹嚴，殊難工緻。沈伯時曰：「詞之作難於詩；蓋音律欲其協，不協則成長短之詩；下字欲其雅，不雅則近乎纏令之體；用字不可太露，露則直突而毋深長之味；發意不可太高，高則狂怪而失柔婉之意思」；觀乎此，不可率爾操觚者明矣！必有規範焉！必有準則焉！庶不誤入迷途也！而詞之專書，不啻汗牛充棟，其足爲金科玉律者，白香詞譜耳。是書爲清舒夢蘭所輯，歷代詞家之精華，胥在於是。又有謝朝徵箋註，凡關於本詞者，旁搜博采，頗資考證。其書精美完備，久爲詞家所公認。茲爲迎合潮流，按詞性而加新式標點，學者

詳註白香詞譜 新序

於此，不無一臂之助也。

丙寅孟冬，永康陳蘇祥識於克復軒。

詳註白香詞譜凡例

一是書原本百調，以小調列前，次及中調長調，而題下各系所作人姓名，此譜例也。今既爲之箋，自不得不先標姓名，後列本詞，庶使披閱瞭然，非敢屢亂舊籍。

一是書自唐至清，計凡五十九人，原本以詞爲主，故時代不分，今則序列後先，一依朱竹垞先生詞綜。

一初以是書坊間盛行，苦讀其詞者，或不知其人，及命意所在，不無憾事。是以按譜之餘，偶箋一二；八九年來，所積遂多，因別鈔一通，廣爲中帙，花晨月夕，聊佐清談，非敢云著書也。

一是書體例一仿絕妙好詞箋，其南宋人逸事，皆照厲樊榭查蓮坡兩先生所輯錄入，或有未采者，間補數條。

一所引各書，悉照原本，疑者闕之，不敢妄爲增削；間有私見，則加

一按字以別之。

一是箋隨時鈔錄，詮次不無稍紊。又最後乃得茗溪漁隱叢話詞苑叢談兩書，因略爲勘證。其先經錄入者，卽不復易；後有於兩書中得者，則仍冠以某書字樣，不忘所自。惟詞苑多不引出處，茲仍依之，蓋古書多佚，難於稽訂也。

一兵燹之後，典籍多亡，卽如今古詞話一書，在國初時已佚，今或有於類書小注內錄得者，日久又忘出處，雖冠以書名，或未窺全豹，讀者勿以誕陋見誚，幸甚！

一古人事迹，繁簡不一。如蘇文忠公則一事而各處並載，如李玉則徧攷不得其生平，今事或太多，則擇其雅馴者錄之，其未詳者則略之，亦絕妙好詞箋例也。然學寡識疏，挂一漏萬之譏，在所不免，尙祈博雅君子是正焉！

新式標點淺說

自文學鼎革後，新式標點漸行；至於今，古籍新著，靡不以之爲句讀，要以便於誦讀而使之然也！本書爲潮流所趨，亦以是法行之，俾免明日黃花之誚焉。茲述其用法如左：

(甲) 關於語氣者——

- 一， 表一頭，或一逗；卽語氣未絕須繼續者。
- 一· 表語氣終止。
- 一； 表含有許多短句之長句，或平列句，轉折處。
- 一： 表總冒下文。
- 一！ 表驚嘆，命令，贊美。
- 一？ 表疑問。

一〇 表直接談話，或直接引詞。

一一 表間接談話，或間接引詞。

以上各符號，均填在字句中間。

(乙) 關於名號者——

一 表人名，地名；年號。

二 表書名，詞曲名，題名。

以上各符號，均標在字之左旁。

(丙) 關於平仄者——

一〇 表平聲。

一一 表仄聲。

一二 表應平而仄，應仄而平；即平仄互易也。

以上各符號，均標在字之右旁。

詳註白香詞譜卷一

靖安舒夢蘭原輯

南海謝朝徵韋菴詳註

李白

白字太白，自號青蓮居士。涼武昭王九世孫，蜀人，亦云山東人。天才奇特，遊長安，賀知章見其文，曰：「謫仙人也。」言於明皇，召對金鑾殿，詔供奉翰林。帝在沈香亭，賞名花，召賦清平調三章，帝愛其才，因醉，名高力士脫鞋，力士恥之，摘詩中語激楊貴妃，譖於帝，賜金放還。安祿山反，永王璣辟為府僚佐。璣起兵，自逃回，璣敗當誅。先是營救郭子儀，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詔長流夜郎。赦還，客當塗，令李陽冰所，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矣，葬當塗之青山。

黃叔暘云：「凡看唐人詞曲，當看其命意造語工緻處。蓋語簡而意深，所以為奇作也。」又云：「太白菩薩蠻憶秦娥二詞，為百代詞曲之祖。」

菩薩蠻 閨情

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
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連短亭。

湘山野錄：此詞不知何人寫在州水驛樓，復不知何人所撰。魏道輔悉見而愛之。後至長沙，得古風集於子宣內翰家，乃知李白所作。

詳註白香詞譜

卷一

一

詞苑叢談今詩餘名望江兩外，菩薩蠻憶秦娥稱最古，以草堂二詞出太白也。近世文人學士，或以爲實然。予謂太白在當時直以風雅自任，卽近體盛行七言律，鄙不肯爲，嘗屏事此。且二詞雖工麗，而氣衰頹；于太白超然之致，不啻霄壤。藉令真出青蓮，必不作如是語。詳其意調，絕類温方城體，蓋晚唐人詞餘名太白耳。杜少陵編云：大初中，女蠻國貢雙龍犀明霞錦，其國人危釐金冠，纓絡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歌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效其詞。南部新書亦載此事，則太白之世，唐尙未有新題，何得預填斯曲耶？又北夢瑣言云：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丞相假飛鸞所撰寄進之，戒以勿洩，而遽言於人，由是疏之。按：大中卽宣宗年號，此詞新撰，故人喜歌之。予屢疑近飛鸞，至是釋然，自信其隻眼也。

憶秦娥 秋思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
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顯起綸花菴詞選跋：唐人作長短句，乃古樂府之濫觴也。李太白首倡憶秦娥，慷慨流麗，頗臻其妙，爲千古詞家之祖。

松窗雜錄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卽今牡丹也。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沈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月夜召太真妃以步聲從，詔待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喉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欲歌之。上曰：「黃名花，對妃子，巧用舊樂爲？」送命龜年持金花筵宣賜，翰林學士李白遂清平調詞三章。白欣承詔旨，稱苦宿醒未解，因援筆賦之：「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沈香亭北倚闌干。」龜年遂以詞進，上命梨園弟子約略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太真妃持頰梨七寶盃，酌西涼州葡萄酒，笑領，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綸之，太真飲罷，飾繡巾重拜。上意龜年嘗話於五王，竊憶以歌得自勝者，無出

於此，抑亦一時之極致耳。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會高力士終以脫烏皮六縫爲深恥。異日太真妃重吟前詞，力士戲曰：「始謂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拳如是？」太真妃因驚曰：「何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是賤之甚矣。」太真頗深然之。上欲命李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野客叢書李白事所說不一，魏顯作文集序曰：「上皇豫游召白，白時爲黃朋游飲，比至半醉，令製出師，詔不草而就，許中書舍人，以張洎語，逐游海岱間，年五十餘，尙無祿位。」樂史作別集序，則又曰：「上與太真在沈香亭賞木芍藥，命李龜年持金花牒，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詞，白宿醒未解，授筆賦之。會高力士挾脫釋之恨，譖白於妃，由是上三欲官，白輒爲妃沮。」刻令自作碣記又曰：「天寶初，元宗辟翰林待詔，因爲和蕃書，並上宣唐酒賦一篇，上重之，欲以綸語之任委之，爲同列者所撓，詔令歸山，遂浪迹天下。」范傳正新集序曰：「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論當世務草蕃書，元宗嘉之，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被酒於輪苑中，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既而上疏，請還舊山。元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退室樹，恐撥後患，惜而逐之。」其說紛紜，不同如此。惟樂史所說頗與傳文合。傳曰：「白供奉翰林，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沈香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頰面。稍解，授筆成文，婉麗精切，帝愛其才。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恥之，搥其背以激黃妃，帝欲官白，妃輒沮之，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輒求歸山。帝賜金放還。」所載亦如此云云。夢溪筆談小曲。有「咸陽沽酒實釵空」之句。云是李白所製，然李白集中有清平樂詞四首，獨欠是詩。而花間集所載「咸陽沽酒實釵空」乃云是張佛所爲，莫知孰是也？君溪漁隱叢話桂花曲云：仙女侍，董雙成，桂殿夜涼吹玉笙，曲終卻從仙官去，蕙戶千門空月明。河漢女，玉練顏，雲轡往往到人間，九霄有路去無踪，轟轟天風吹瓊環。此曲許彥周詩話，謂是李衛公所作。湘江詩話謂是均州武當山石壁上刻之，云神仙作。未詳孰是？○按：詞綜載此詞調名桂殿秋，自河漢女以下，另爲一首，并引吳虎臣云：此太白詞也。有待於石刻而無其腔。劉無言倚其聲歌之，音極清雅。據言李太白謁賀知章，知章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

侯鯖錄：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曰：「海上釣鼈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鼈，以何物爲釣縲？」白曰：「以風浪逐其情，乾坤縱其志，以虹霓爲縲，明月爲鈎。」又曰：「何物爲餌？」曰：「

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爲解。一時相慷慨。○李白墳在太平州采石磯民家采園中，游人亦多留詩，然州之南有青山，乃有正墳。或云太白平生愛道家青山，葬其處，采石特空墳耳。世傳太白過采石，酒狂捉月，臆慮當時藥毒，於此。至范侍郎爲遷芝青山焉。○東坡先生在嶺南青：元祐中，有見李白酒肆中，誦其近時云：「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此非世人語也。少游嘗手錄其全篇，少游敘云：「觀頃在京師，有道人相訪，風骨甚異，語論不凡，自云嘗與物外諸公往還，口誦二篇云：

「東華上清監」：清逸真人李白作也」云云。

龍城錄：退之嘗言李太白得仙去，元和初，有人自北海來，見太白與一道士在高山大笑語久之。頃，道士於雲霧中，跨赤蚪而去。太白雙身健步追及，共乘之而東去，此亦可駭也。

王建

建字仲初，潁州人。大歷十年進士，官昭應縣丞，轉太常寺丞，終陳州司馬。

建與張籍友善，工爲樂府，故張王並稱。○黃叔暘云：有宮詞百首，甚工。

許彥周云：張籍王建樂府宮詞皆傑出，所不能追逐李杜者，氣不勝耳。

調笑令 宮詞

團扇團扇，美人並來遮面，玉顏憔悴三年，誰復商量管絃？
絃管絃管，
春草昭陽路斷。

顧起綸花菴詞選跋：王仲初古

調笑融情會景，猶不失題旨。

雲煙過眼續錄：楊元誠家所藏王建親書宮詞小詩一百二十首，極其宛轉妖麗，今人學能及，後有錢武肅王印押，蓋宣和內府物也，其字皆草草，穢耕錄：今之入宅與遷居者，鄰里酬金治具，過主人飲，謂之曰：「樓扇。」

「或曰『煨房』王建宮詞，『太歲前日煨房來，』則煨房之禮，其來尙矣，○入月二字，尤新。王建宮詞：『密奏君王知入月，喚人相伴洗硯硯。』○世之曰乞求，蓋謂正欲若是也。然唐時已有此言。王建宮詞『只恐他時身到此，乞求自在得還家。』又花蕊夫人宮詞：『種得海棠纔結子，乞求自過與君王。』

西溪叢話王建宮詞：『延英引對綠衣郎，紅帳宣毫各別牀，天子下簾親自問。宮人手裏過茶湯。』恐是用紅絲硯，江南李氏時猶重之云云。

宮人宮詞云：『厭船進食簇時新，侍宴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百索體，隔花催喚打魚人。』二詞記事則異，造語頗同。第花蕊之詞工，王建爲不及也。○唐王建宮詞舊跋云：『王建太和爲陝州司馬，與韓愈張籍同時。而籍相友善，工爲樂府歌行，思遠格幽。初爲渭南尉，與宦者王守澄有宗人之分，因過飲以相讒戲，守澄深憾曰：『吾弟所作宮詞，禁掖深遠，何以知之。』將奏劾建，因以詩解之曰：『先朝行坐纒相隨，今上春宮見長時，脫下御衣偏得者，進來龍馬每教騎；嘗承密旨還家少，獨奏邊情出殿遲，不是富家類同說，九重爭遣外人知。』事遂寢，宮詞凡百絕，天下傳播，效此體者，雖有數家，而建爲之祖耳。

白居易

居易字樂天，下邳人，貞元十四年進士，拔萃官集賢校理，入爲翰林學士，遷左拾遺。母喪歸還，拜左贊善，以言事貶江州司馬，後入爲中書舍人。旬外遷，爲杭州刺史，又爲蘇州刺史，文宗立召遷刑部侍郎。太和中，以朝多黨禍，移病還。開成中，起收太子少傅會昌初，以刑部尙書致仕，卒贈僕射，諡文，有長慶集，顯起補云：自樂天始調換頭去題漸遠，換之本來詞體稍變矣。

長相思 別情

泗水流，汴水流，流到瓜州古渡頭，吳山點點愁。
恨到歸時方始休，月明人倚樓。思悠悠，恨悠悠。

黃叔暘云：此詞上四句曾談鐘唐景。又云：非後世作者所及。○按：泗水，在今徐州府城東北，受汴水合流，而東南入邳州。韓愈詩：汴泗交流郡城角是也。瓜州卽瓜洲渡，在今揚州府南，皆屬江北地，與錢唐相去甚遠。

●叔暘讀談錢唐

景，未知所指。

中吳紀聞：白樂天爲郡時，嘗博容滿蟬態等十妓夜游西武邱寺，嘗賦紀游詩，其末云：「領那時將久，游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可見當時郡政多暇，而吏譎甚寬，使在今日必以罪去矣。

杭州府志前輩任杭州而夫者，雖共山水清佳，亦其民風酒掃易感也。白樂天憶江南云：江南憶，最憶是杭州，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何日更重遊？白公之戀戀於舊遊，蓋必有以取之爾。

東坡志林：與郭生遊於寒溪，主簿吳珣置酒，郭生善作挽歌，酒酣發聲，坐爲凄然。郭生言恨無佳詞，因爲略改樂天寒食詩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詞曰：「烏啼雀喚昏翁木，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壘繁

春草綠。棠梨花映白楊路，盡是死生離別處，冥漠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去。」每句雜以歇聲。

詞苑叢談：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裏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此名柳枝詞。相傳白傳爲小蠻作也。宣宗朝，樂工唱之，上取水豐柳兩枝植禁中，白感上意，又爲詩云：「定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

添兩星。

●一

溫庭筠

庭筠本名岐，字飛卿，井州人，累舉不第。大中末，以上書授方山尉，仍失意歸。與令狐綯不協，薄爲有才無行。徐商知政事，用爲國子助教。綯罷，韋處。著有握蘭金荃等集。

黃叔暉云：飛柳詞極流
麗，宜爲花間集之冠。

張叔夏云：詞之難於合曲，如詩之難於絕句。不過十數句，一句一字閒不得，末句最當留意，有有餘不盡之意始佳。當以唐花間集中韋莊溫飛卿爲則。○尤展成云：飛柳玉樓春更漏子爲詞擅場。

更漏子本意

柳絲長，春雨細，花外漏聲迢遞；驚塞雁，起城烏，畫屏金鷓鴣。
香霧薄，透重幙，惆悵謝家池閣，紅燭背，繡簾垂，夢君君不知。

草堂詩餘溫飛卿玉樓春云：家臨長信往來道，乳燕雙雙拂櫻草，油壁車輕金犢肥。流蘇

帳曉春雞報，籠中嬌鳥曉猶睡，簾外落花閑不掃，衰桃一樹近前池，似惜容顏鏡中老。

北夢瑣言：宣宗嘗賦詩，上句有「金步搖」。未能對，遣末第進士對之。庭筠乃以玉條脫續之，宣宗賞焉。又

藥名有白頭翁，溫以苕耳子爲對，他皆此類也。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假其新撰。密進之，戒令勿洩，而遺言於人，

由是疏之。

雲溪友議安郎中誠，晉國公次子也。足情調，善談諧，與舉子溫岐爲友，好作歌曲，迄今飲席，多是其詞焉。又曰：二人又爲新添聲楊柳枝詞，飲筵競唱其詞而打令也。又曰溫詞曰：「一尺深紅耀麝塵，舊物天生如此新

共郎長對莫團圓，真許元來別有人。」又「井底點燈深燭伊，

苕溪漁隱叢話溫庭筠湖陰曲警句云：「吳波不動楚山遠，花壓闌干春晝長。」庭筠工於造語，極爲綺靡，花間集可見矣。更漏子一詞尤佳，其詞云：「玉爐香紅蠟淚，偏照畫堂秋思，眉翠薄鬢雲殘，夜長衾枕寒。梧桐樹

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

詞苑叢談：唐宣宗愛唱菩薩蠻，令狐丞相托溫飛卿撰述。宣宗使宦嬪歌之，詞云：「玉纜彈塵真珠落，流多暗濕鉛華薄，春露過朝花，秋波浸晚霞，風流心上物，水爲風流出，看取滿情人，羅衣無此痕。」又云：「南園滿地堆輕絮，愁聞一霎清明雨，雨後卻斜陽，杏花零落香，無言彈睡臉，枕上屏山掩，時節欲黃昏，無聊獨倚門。」又云：「夜來皓月才當午，重簾悄悄無人語，深處麝煙長，臥時留薄妝，當年還自惜，往事那堪憶，花露月明殘，錦衾知曉寒。」又云：「雨暗夜合玲瓏月，萬枝香竊紅絲拂，閒夢憶金堂，滿府黃神長，繡簾垂盡，眉黛遠山綠，春水渡溪橋，凭欄魂欲銷。」又云：「竹風輕動庭除冷，珠簾月上玲瓏影。山枕隱濃妝，綠檀金鳳皇，兩蛾愁黛淺，故國吳宮遠，春恨正關情，畫樓殘點聲。」

南唐中主

中主名璟，姓李氏，字伯玉，初名景，通昇長子。昇元七年三月己卯嗣位，改元保大。十五年改元中興。是年臣屬於周，奉正朔，蓋周顯德五年也。宋建隆元年六月己未薨，年四十六，諡於衷，許復帝號，諡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葬順陵。

攤破浣溪沙 秋恨

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閒，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何限恨？倚闌干。

藝苑危言：花開猶傷促碎，至李王父子而妙矣。一風乍起，吹櫺一池春水，千鄉何事

，一曰：「未若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此語不可問鄰國，然固是詞林本色佳話。

南唐書王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擊樂府爲歌板色。元宗嘗浣溪沙詞二闕，手寫賜感化曰：「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閒，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數聲淚珠多。」

少恨，倚闌干。手捲珠簾上玉鉤，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暗結雨中愁，回首綠波三峽暮，接天流。後主即位，感化以其詞札上之，後主感動，賞賜甚優。漫叟詩話李璟有詞云：『手捲珠簾上玉鉤，』後人改作珠簾，此非知音者。

十國春秋楊花飛者，保大初居樂部。元宗初嗣位，春秋鼎盛，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略無虛日。嘗乘醉命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惟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元宗情，覆杯大憚，厚賜金帛以旌敢言。且曰：『使孫陳二王得此一語，固不當有銜璧之辱也。』

詩史宋認仕江南爲縣令，甚疏逸。有詩云：『好是晚來香雨裏，擗盤親送綺羅人。』李璟聞之，處以閔曹。又有僧庭實獻詩云：『吟中雙鬢白，笑裏一生貧。』璟曰：『詩以言志，終是寒薄。』東甯道之。

南唐後主

後主名煜，字重光。初名重嘉，瑋第六子。宋建隆二年六月嗣立，在位十七年，至開寶八年十一月，宋將曹彬滅其國，後主降。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辛卯薨，年四十二，是日七夕也，贈大師，封吳王，葬洛陽北邙山。

憶江南懷舊

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遊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

擣練子秋閨

深院靜，小庭空，斷續寒砧斷續風，無奈夜長人不寐，數聲和月到簾櫳。

詞苑叢談李重光深院靜小令一闋，升菴曰：詞名擗練子，卽泳擗練也。復有雲鬢亂一篇，其詞亦同，衆刻無異。嘗見一舊本，則俱係鷓鴣天二詞之前，各有中闕。其雲鬢亂一闋云：「節候雖佳景漸闌，吳綾已暖羅襪寒，朱屏日暮隨風掩，一樹藤花獨自看。雲鬢亂晚妝殘帶，恨眉兒淡袖攢料，托香腮春筍嫩，爲誰和淚倚闌干？」其深院靜一闋云：「池塘水初澄似玉容，所思還在別離中，誰知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深院靜小庭空，斷續寒砧敲續風，無奈夜寒人不寐，數聲和月到簾櫳。」

相見歡 秋閨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
 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剪不斷，理還亂，

詞苑叢談：南唐李後主烏夜啼詞最爲悽惋 詞曰：「無言獨上西樓」云云，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按此乃黃叔暘本蘇黃門語。

浪淘沙 懷舊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
 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西濟詩話，南唐李後主歸朝後，每懷江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自聊，常作長短句云云：『含思悽恻，未幾下世。』復齋漫錄顧氏家訓言：『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錢鏐，下流音離，身閒風俗，不脛此事，歧路言離難，言分手，』李後主善用此語耳。故長短句云：『別時容易日時難。』

虞美人感舊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
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
水○向○東○流○。

南唐書注後主樂府詞曰：『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又云：

『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皆思故國者也。

黔客叢書後山詩話載王平甫子游秦少游愁如海之句，出於江南李後主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之意。僕謂後主之意，又有所自。樂天詩曰：『欲識愁多少，高於剡頂堆。』劉禹錫詩曰：『蜀江春水拍山流，水流無跟似儂愁，』得非亟此乎？則知

好處前人皆已道過，後人但翻而用之耳。

藝苑卮言：『歸來休放燭花紅，待踏馬踏清夜月，』致語也。『問君能有幾多愁，卻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情語也。後主直是詞手。

那娘記紫竹愛纏詞：『一日手李後主集，其父元伯問曰：』後主詞中

何處最佳？』答曰：『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避暑漫鈔李煜歸朝後，鬱鬱不樂，見於詞語。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聞於外，太宗怒。又傳『小樓昨夜

又東風，』並坐之，遂祕福。龍襄江南錄云：李國主小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入

輒數日出，必大泣罵後主，聲聞於外，後主宛轉避之。又韓汝玉家有李國主歸朝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默記：徐鉉歸朝爲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日問曾見李煜否？鉉對以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第詣之，但言朕命，卿往見可矣！」鉉遂徑詣其居，望門下馬；但老卒守門，徐言願見太尉，卒言有旨不得與外人接。鉉云：「奉旨來見。」老吏進報，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取舊椅子相對，鉉遙見，止之，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頓開，李主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而遽下階，引其手以上。鉉辭賀主之禮，李主曰：「今日豈有此禮？」鉉曰：「椅少偏，乃敢坐，後主相持大笑。」及坐，默不言，忽長吁歎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鉉既去，有旨召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遂有奏王賜牽機藥之事。牽機藥者，服之面卻數十回，頭足相就，如牽機狀。又後主七夕在賜第，名故放作樂，聲聞於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并坐之，遂被禍云。荅樣叢說：司馬君問劉禪頗思蜀否？應此開樂，不思蜀。及再問云云，曰：「何乃俱卻正語。」禪對視，誠如尊命，人笑禪駭，不知禪點，小樓一夜又東風，歌聲未畢，牽機隨至，卽善談如降王長，亦不免。宋祖且然，何況司馬禪。蓋夙承失著家法，又漸染於申韓之書，故機警猝發。若此。彼嗜臠肉，飲盡一石者，伯仲之間，見伊呂矣。

因樹屋書影：南唐李後主以七月七日生，亦以七月七日死。吳越王俶以八月二十四日生，亦以八月二十四日死。兩王生死相同如此。海鹽姚叔祥云：「後主以故國不堪回首句，及徐鉉所探語賜牽機藥死，忠鯁荷禮最優，宜無他顧，兩王皆以生辰死者，蓋銜思未消，各借生辰賜酒陰斃之耳。」一花草叢拾錄隱入汗後，春花秋月諸詞，與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一帖，同是千古情種，較長城公煞是可憐！

一斛珠香口

晚○妝○初○過○，沈○檀○輕○。注○些○兒○箇○，向○人○微○露○丁○香○顆○，一○曲○清○歌○，暫○引○櫻○桃○破○。
羅○袖○裊○殘○，殷○色○可○杯○，深○旋○被○香○膠○澆○，繡○牀○斜○凭○嬌○無○那○，爛○

嚼紅絨，笑向檀郎唾。

詞箋：詞家多翻詩意入詞，雖名流不免，吾常愛李後主一斛珠末句，云：「繡牀斜凭嬌無那，嚼嚼紅絨，笑向檀郎唾。」楊孟載春補句云：「閒情正在停絨處，笑嚼紅絨唾北窗。」此卻翻詞入詩。彌子瑕竟效擊於彌子。黑莊漫錄：宣和閒，蔡寶臣致君，收兩唐後主書數軸來京師，以獻蔣條約之。其一乃王師攻金陵，城垂破時，倉皇中作一疏，禱於釋氏，願兵退之後，許造佛像若干身，菩薩若干身，齋僧若干萬員，建殿宇若干所，其數皆甚多，字畫深草，然皆適勁可愛，蓋危窘急迫中所書也。又有看經發愿文，自稱蓮峯居士李煜。又有長短句臨江仙云：「櫻桃結子，春光盡，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玉鉤羅幕，惆悵捲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空殘煙草低迷。」而無尾句，劉廷仲爲補之曰：「何時再聽玉鸞嘶？撲簾飛絮，依約夢回時。」

書傳續編：蔡條作西泠詩話載江南李後主臨江仙云：「閒城中書，其尾不全。以予攷之，殆不然。予家藏李後主七佛成經，又雜書二本，皆作梵策，中有臨江仙塗註數字，未嘗不全，其後則書太白詞數章，是平日學書也，本江南中書舍人王克正家物，歸陳魏之孫世功君懋，予陳氏婿也。其詞云：「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輕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玉鉤羅幕，惆悵暮煙垂，別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煙草低迷，爐香閒爇嬾呈兒，空持羅帶，門首恨依依。」後有蘇子由題云：「淒涼怨慕，真亡國之音也。」

康伯可瑞鶴詞令補足李重光詞云：「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恨小樓西，曲屏朱箔，晚惆悵捲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煙草低迷，閑尋舊曲玉笙悲，關山千里，恨雲漢月重規。」希通錄：項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泣數行下，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驍不逝，驍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東坡志林載李後主去國之詞云：「西丁年來國，八千里地山河，曾幾識干戈，一旦歸爲巨虜。沈著潘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東坡謂後主當勤哭九廟，下謝其民而行，卻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哉？獻辭慙愧，歸歸一綬。然項王悲歎慷慨，猶有暗鳴叱咤之氣，後主直是妾成兒女子態耳！

江鄰幾雜志李後主於清徽歌樓上春寒水四面，學士刁衍起奏，陛下未視其大者，識者爾，人疑其有規諷，訊之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又作紅羅子，四面栽紅棉花，作豔曲歌之。韓熙載和云：「桃李不須誇，爛漫已輸了風吹一半。」

時淮南已歸周。

詞話新語：李氏據江南全盛時，宮中詞曰：「簾日已高三丈，透金爐，次笋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鞠。佳人舞徹金釵溜，酒惡時拈花驚嗅，別院時聞簫鼓奏。」讓者謂與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者異矣。侯鯖錄：金陵人謂中酒曰酒盞，則知後主

詩曰「酒惡時拈花驚嗅」用鄉人語也。

雁門楚詠：亡國之音，信然不止，玉樹後庭花也。南唐後主精於音律，凡度曲，莫非奇絕，開寶中，遍

將除，自撰念家山一曲。既而廣念家山破，其讖可知也。宮中民間日夜奏之，未及兩月，傳滿江南，

調品：唐詞眼重眉蹙不勝春。李後主詞：「多少淚，斷

臉復橫頤。」元稹府：「眼餘眉剩，」皆祖唐詞之語。

東坡全梁心事數點白髮，生涯一片青山，空山有雪相待，野路無人自

還。李主好書神仙隱遁之詞，豈非遺羅多故，欲脫世網而不得者耶？

古今詩話飛文館家有春江釣叟圖，上有李後主流父詞二首：其一曰：「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無言一隊春；一

壺酒，一竿綸，世上如儂有幾人。」其二曰：「一棹春風一葉舟，一綸蠶繅一鰲鉤，花滿渚，酒滿甌，萬頃波

中得自由。」

詞苑叢談李後主宮中未嘗點燭，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嘗賦玉樓春宮詞曰：「晚妝初了明肌

紅，春殿嬌娥魚貫列，笙簫吹斷水雲閒，重按霓裳歌遍徹，臨春誰更飄香屑，醉拍闌干情未切，歸時休照燭花

紅，待放馬蹄清夜月。」王阮亭南唐宮詞云：「花下投籤瀉滴露，秦淮宮殿浸虛無，從茲明月無顏色，鈿閣新

懸照夜珠。」極能道其遺事。○南唐書載後主繼室周后，卽昭憲后之妹也。昭憲感疾，后常在禁中，先與後主

私，後主作菩薩蠻云：「花明月暗飛輕霧，今宵好向那邊去，剗綫步香階，手提金縷鞋，畫堂南畔見，一响恨

人顛，奴爲出來縫，教那恁意憐。」此詞遂傳播於外，至納后乃成禮而已，大議羣臣，韓熙載以下皆爲詩諷焉

，後主不
之說。

江南野錄劉洞警以詩獻李煜，首篇名石城懷古云：「石城古岸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覽之，掩卷改容。

詩話總龜：賈魏公尹京日，忽有人來展謁刺曰：「前江南國主李煜。」相見則一濟纒者士耳，公曰：「太師已物故，何得及此？」曰：「某幼時探釋氏未遂，誤有所見，今爲師子國王，偶思鍾山而來。」懷中取一詩授公曰：「異國非所志，煩勞殊濟閒，驚濤千萬里，無乃見鍾山。」公讀之，隨手灰滅。

贖園雜志：會稽金煜字子藏，一日有重瞳子。其母弟馬玉珪挾粵東一扶乩客來見，煜驚曰：「此南唐李煜後身也，後主見馬太君詞而善之，願爲之見，其遺達不能遠過後主，得乎戊，失乎戊，識之。」乃呼玉超命縛亂以筆，書一詞去。煜祖太常公笑曰：「彼知後主亦名煜，故妄言耳。」及閱陸游南唐書曰：「煜一日重瞳子，乃大驚。」後煜年十九，中順治戊戌進士，授剡城知縣。康熙庚戌罷官，甲戌死。歿後主於南唐建隆三年壬戌即位，至開寶七年甲戌而國亡身殞，得失果皆同。

馮延巳

延巳字正中，其先彭城人。唐末徙家新安，

事南唐爲左僕射同平章事，有陽春錄一卷。

陳世脩序云：「馮公全外舍祖，

樂府思深詞麗，韻逸調新。」

謁金門

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閒引鴛鴦芳徑裏，手按紅杏蕊。
鬪鴨闌干

獨倚，碧玉搔頭斜墜，終日望君君不至，舉頭聞鶻喜。

歐陽：南唐馮延巳詞有「鶻鵲闌干獨倚」之句，人謂未嘗闕。余按一國志孫權傳註：引江表傳，魏文帝遣使求鶻鵲，羣臣奏宜無與。權曰：彼居諫諍中，所求若此，豈可與言禮哉？其以與之。陸遜傳建昌侯俊作鶻鵲，遜曰：君侯宜勤覽經史，用此何為？南史王僧達傳：僧達為太子舍人，坐屬疾而往揚州橋觀鶻鵲，為有司所劾。新唐書齊王祐善養鶻鵲，方未反時，狸咋鶻四十餘，絕其頭去。及敗，牽連誅死者四十餘人，則古習有之。

馬書本傳：馮延巳著樂府百餘闕，其鷓鴣天詞云：曉月墜，宿雲披，銀燭錦屏圍，建章鐘動玉繩低，宮漏出花遲。又歸國謠云：江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浪送滿湘客，蘆花千里霜月白，傷行色，明朝便共關山隔。見稱於世。元宗樂府詞云：小樓吹徹玉笙寒，延巳有一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之句，皆為替短。元宗嘗戲延巳吹皺一池春水，千卿何事？延巳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元宗悅。侯鯖錄：余往在都中見一十大夫家，收南唐李後主一詞，下有馮延巳三字。詞中復云：聖壽南山永同，延巳作也。詞云：銅壺滴漏初盡，高閣雞鳴半空，催啓五更金鎖，猶垂三殿珠攏，階前御柳搖綠，仗下宮花散紅，鶻瓦數行曉日，鸞旂百尺春風。

侍臣蹈舞重拜，聖壽南山永同。詞苑叢談：南唐宮相馮延巳有樂府一章，名長命女云：春日宴綠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陳三願；一願郎君千歲，二願妾身長健，三願如同梁上燕，歲歲長相見。其後有以其詞改為雨中花云云。味馮公之詞，典雅豐容，雖置在古樂府，可以無愧。一遺俗子，冀易，不惟句意重複，而鄙惡甚矣！

詩史：南唐元宗優待潘邸舊僚，馮延巳自元帥府書記至中書侍郎選相。時論以為非才。江文蔚因其弟廷魯福州敗亡，請從退削，乃出撫州秩，滿還。因赴內宴，進詩曰：青樓阿監應相笑，書記登壇又卻回。

寇準

準字平仲，下邳人，太平興國中進士，累官尚書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景德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萊國公，爲了謂所據，乾興初貶雷州司戶參軍，卒贈中書令，諡思愍；有巴東集。

踏莎行 春暮

春色將闌，鶯聲漸老，紅英落盡青梅小；畫堂人靜雨濛濛，屏山半掩
餘香裊，密約沈沈，離情杳杳，菱花塵滿慵將照，倚樓無語欲銷魂，
長空黯黯連芳草。

湘山野錄：寇萊公嘗曰：「母氏言吾初生兩耳，垂有肉環，數歲方合，自疑嘗爲異僧，好遊佛寺，遇虛齋靜院，惟喜與僧談真。」公歷官貴四十年，無田園邸第，入觀則寄僧舍，或僦居。在大名日，自出題。頁七曰：「公儀休拔園葵賦，霍將軍辭治第詩，此其志也。詩人魏野獻詩曰：『有官居郵館，無宅起樓臺。』采詩者以爲中的。虜使至大名，問公曰：『莫是無宅起樓臺和公否？』公因早春宴客有攜樂府詞，俾工歌之曰：『春早柳絲無力，低拂青門道，暖日籠啼鳥，初拆桃花小，遙望碧天淨如掃，曳一縷輕煙綠柳，堪惜流年謝芳草，任玉壺傾倒。』夢溪筆談：柘枝舊曲，遍數極多，如羯鼓錄所謂泥脫解之類，今無復此遍，寇萊公好柘枝舞，會客必舞柘枝，每舞必盡日時，謂之柘枝頤。今鳳翔有一老尼，狻萊公時柘枝鼓云。當時柘枝尚有數十遍，今日所舞柘枝，比當時十不得二三，老尼尙能記其曲，好事者往往傳之。」

客談漁隱叢話：思愍詩思悽惋，蓋寓於情者。如江南春云：『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又云：『杳杳煙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落汀洲一望時，恐前不斷如春水。』觀此語意，疑若優柔無斷者。至其端委廟堂，決澗淵之策，其氣銳然，奮仁者之勇，全與此詩意不相類，蓋八之雖知也如此！○按詞律江南春詞注，或曰：『此來公自度曲他無作者。』余謂唐李青蓮詩：『秋』

風清，秋月明，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夜難爲情！一即此調之聲觸耳。
詞苑叢談：寇萊公夜度娘曲云：『擘波渺渺一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惆悵汀洲日暮時，柔情不斷如春水。』二升菴筆似大復，認爲聲音。

葉清臣

清臣字道卿，長洲人，天聖初進士，歷官翰林學士，權三司使，罷知河陽。卒贈左諫議大夫，有集。

賀聖朝 留別

滿斟綠醕留君住，莫怱怱歸去，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風雨。花開花謝，都來幾許；且高歌休訴，不知來歲牡丹時，再相逢何處？

范仲淹

仲淹字希文，吳縣人。大中祥符八年進士，仕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卒贈兵部尚書楚國公，諡文正，有集。

御街行 離懷

紛紛墜葉飄香砌，夜寂靜寒聲碎，眞珠簾捲玉樓空，天淡銀河垂地。年年今夜，月華如練，長是人千里。愁腸已斷無由醉，酒未到，先

成○淚○，殘○燈○明○滅○枕○頭○敲○，諳○盡○孤○眠○滋○味○，都○來○此○事○眉○閒○心○上○，無○計○相○迴○避○。

詞苑叢談：范文正，司馬溫公，韓魏公；皆一時名德重望。范御街行云云，韓點絳脣詞曰：「病起厭厭，庭前花樹添憔悴，亂紅飄砌，滴盡珍珠淚，惆悵前春，誰向花前醉態。際？武陵凝睇人遠波空翠。」云云。人非方上，未免有情，當不以此累其白璧也。

漁家傲 秋思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障○裏○，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

東軒筆錄：范文正守邊日，作漁家傲樂歌數闕，皆以塞下秋來爲首句，頗述鎮邊之勞苦。歐陽公嘗呼爲窮塞主之詞。及土何苦業出守平涼，文忠亦作漁家傲一詞以送之。其斷章曰：「戰勝歸來飛捷奏，傾賀酒，玉階遙獻南山壽。」顧謂王曰：「此真元帥之事也。」

蘇幕遮 懷舊

碧○雲○天○，黃○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煙○翠○；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

情更在斜陽外，黯鄉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明月樓高
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

湘山野錄：范文正公謫睦州，過嚴陵祠下，會吳俗歲祀，里巫迎神，但歌滿江紅，有「桐江好，煙漠漠，波似染，山如削，邊潁陵灘畔，鷺飛魚躍」之句。公曰：「吾不善音律。」撰一絕送神曰：「漢包六合網英豪，一箇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雲

蓋爭似釣臺高。」吳俗至今歌之。
中吳紀聞：范文正公與歐陽文忠席上分題作別銀燈，皆寓勸世之意。文正公：「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孫權劉備用盡機關，徒勞心力，只待三分天地，屈指細尋思，爭如共劉伶一醉，人世都無白歲，少疑駭，老成慙悴，只有一品與千金，問白髮如何迴避？」

老學菴筆記：范文正公喜彈琴，然平日只彈履霜一操，時人謂之范履霜。

宋 祁

祁字子京，安州安陸人，徙開封之雍邱。天聖中進士，累官翰林學士，承旨卒贈尚書，謚景文，有出處小集，西州遺稿。李端叔云：「宋景文歐陽永叔以餘力游戲，而風流閑雅，超出塵表。」

錦纏道 春遊

燕子呢喃，景色乍長春晝，觀園林萬花如繡，海棠經雨燕脂透，柳展
宮眉，翠拂行人首。向郊原踏青，恣歌攜手，醉醺醺尚尋芳酒，問

牧童遙指孤村，道杏花深處，那裏人家有！

花菴詞選：宋子京鷓鴣天詞云：「畫殿雕鞍狹路逢，一聲腸斷繡簾中，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金作屋，玉爲籠。車如流水馬如龍，劉郎恨已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注云：子京過繁華街，逢內家車子，中有寡簾者，曰小宋也。子京歸遂作此詞，都下傳唱，達於禁中。仁宗知之，問內人第幾車子，何人呼小宋？有內人自陳，頃侍御宴，見宮翰林學士，左右內臣曰：「小宋也，時在車子中，偶見之，呼一聲爾。」上召子京，從容語及，子京惶懼無地。上笑曰：「蓬山不遠。」因以內人賜之。又玉樓春詞云：「東城漸覺風光好，顰波紋迎客棹，綠楊煙外曉鶯輕，紅杏枝頭春意鬧，浮生長恨歡娛少，肯學千金輕一笑，爲君持酒勸斜陽，且向花間留晚照。」注云：張子野所稱紅杏枝頭春意鬧，尙書者也。

東軒筆錄：宋子京博學能文章，天資蘊藉，好遊宴，以矜持自喜。晚年知成都府，唐書於本任刊條，每宴罷，盥漱畢，閉寢門垂簾，燃一椽燭，腰紳夾侍，和墨伸紙，遠近觀者，知尙書修唐書矣，望之如神仙焉。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請婢各送一枝，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歸。

張昇

昇字杲卿，韓城人，第進士，累官參知政事，以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改鎮河陽，以太子太師致仕，卒贈司徒，兼侍中，諡康節。

離亭燕懷古

一○帶○江○山○如○畫○，風○物○向○秋○瀟○灑○，水○浸○碧○天○何○處○斷○？霽○色○冷○光○相○射○，蓼○嶼○荻○花○洲○，掩○映○竹○籬○茅○舍○，雲○際○客○帆○高○挂○，煙○外○酒○帘○低○亞○，多○少○六○

朝興廢事，盡入漁樵閑話，悵望倚層樓，寒日無言西下。

通庭錄：張廉節公居江南，有詞云云。公晚年歸居，有侍妾晏康，奉公甚謹，未嘗少違意，公嘗召而謂曰：「吾死亦當從我爾。」妾亦恭應曰：「唯命是從。」公薨，妾相繼果死，人以爲異。

歐陽修

修字永叔，號六一居士，廬陵人，第進士，歷官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贈太子太師，諡文忠，有六一詞集。○羅大經云：「歐陽公雖游戲作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四庫提要云：曾慥樂府雅詞序有云：「歐公一代儒宗，風流自命，詞章竊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豔曲，謬爲公詞。」○蔡條西清詩話云：「歐陽修之淺近者，謂是劉焯所僞作。」○名臣錄亦云：「修知貢舉，爲下第舉子劉焯等所忌，以醉蓬萊望江南謬之。」○即修詞中已雜他人之作。又元中崔公度詩馮延巳隄春錄，謂其間有誤入六一詞者，則修詞又或竄入他集，蓋在宋時已無定本矣。○亦展成云：「六一婉麗，實妙於蘇。」

訴衷情 眉意

清○晨○簾○幕○捲○輕○霜○，呵○手○試○梅○妝○，都○緣○自○有○離○恨○，故○畫○作○遠○山○長○。
往○事○，惜○流○光○，易○成○傷○，未○歌○先○歛○，欲○笑○還○顰○，最○斷○人○腸○。
思

阮郎歸 踏青

南○園○春○半○踏○青○時○，風○和○聞○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長○蝴○蝶○飛○。
露○重○，草○煙○低○，人○家○簾○幕○垂○鞦○韉○，慵○困○解○羅○衣○，畫○堂○雙○燕○歸○。
花

南歌子 閨情 草堂詩餘作僧仲殊詞

鳳髻金泥帶，龍紋玉掌梳，去來窗下笑相扶，愛道畫眉深淺入時無？
弄筆偎人久，描花試手初，等閒妨了繡工夫，笑問鴛鴦兩字怎生書？

按仲殊名暉，姓張氏，安州進士，寒家爲僧，居杭州吳山寶月寺，有詞七卷。

黃叔暘云：『仲殊之詞多矣，佳者固不少，而小令爲最。小令之中，訴衷情一闋又其最。蓋寫奇麗，字字清婉，高處不減唐人風致也。』○按花菴詞選載：仲殊訴衷情詞凡五首，茲并錄存春情云：『楚江南岸小春樓，樓前人釵舟，別來後庭花晚，花上夢悠悠，山不斷，水空流，謾凝眸，建康宮殿，燕子來時，多少閒愁？』建康云：『鍾山影裏看樓臺，江煙晚翠開，六朝舊時明月，清夜滿秦淮，寂寞處，兩潮迴，黯愁懷，汀花雨，細水樹風閑，又是秋來。』寶月寺作云：清波門外擁輕衣，楊花相送飛，西湖又漲春晚，水樹亂鶯啼。閉院宇，小簾幃，晚初歸，鐘聲已過，篆香才點，月到門時。』春詞云：『長橋春水拍隄沙，疎雨帶殘霞，幾聲脆管何處？橋下有人家。宮樹綠，晚煙斜，噪閑鴉，日光無盡，水風長在，滿面楊花。』寒食云：『湧金門外小瀛洲，寒食更風流，紅船滿湖歌吹，花外有高樓，晴日暖，淡煙浮，恣嬉遊，三千粉黛，十二闌干，一片雲頭。』東坡志林蘇州仲殊師利和尚，能文善詩及歌詞，皆操筆立成，不點竄一字。予曰：『此俯胸中無一毫髮事，故興與游。』

梅齋漫錄：元豐末，張旆言龍圖之守杭也，一日宴客湖上，劉涇巨濟，僧仲殊在焉。旆言命卽席賦詩曲，巨濟先唱云：『憑誰妙筆，橫掃素練三百尺，天下應無，此是錢塘湖上圖。』仲殊連云：『一般奇絕，雲淡天高秋夜月，費盡丹青，只道些兒畫不成？』旆言又出梅花，邀二人同賦。仲殊卽作前章曰：『江南二月，獨有枝頭千點雪，邀上芳樽，卻占東君一半春。』巨濟不能繼也。後陳襲善云：『我爲續之曰：』尊前眼底，南國風

光都在此，移過江來，從此江南不復開。

中吳紀聞仲殊字師利，承天寺僧也。初爲士人，嘗舉鄉薦，其妻以藥毒之，遂棄家爲僧，工於長短句。東坡先生與之往來甚厚，時時食蜜解其藥，人號曰蜜殊，有寶月集行於世，慧聚寺僧字草堂，以其喜作豔詞，嘗以詩嚴之云：『大道久凌遲，正風靡靡，無人整頓綱，目亂空焉悲。卓有出世士，蔚爲人天師，文章通造化，勳與王公知。』囊括十洲香，名震四海馳，肆放山水，灑脫無羈縻，雲輕三事衲，錦錫天下之。詩曲相間作，百紙頃刻爲，藻思洪泉瀉，翰墨清且奇。惜哉大手筆！胡爲幽室詞？願帥持此才，奮起革澆漓。驚彼東山高，圖祖逆豐碑。再續輔教編，高步凌丹墀。他日僧史上，萬世爲著龜，迦葉聞琴舞，終被習氣隨，伊予浮薄人，贈言增怛怛，倘能從我言，佛日重光離。』

『老學之言雖苦口，殊章莫之改。一日，造郡中，接坐之閒，見庭下有一婦人，投膝立於雨中，守命殊詠之，口就一詞云：『浪濤侵衣，暗香飄砌，雨中花色添憔悴，風鞋濕透立多時，不言不語厭厭地。』

『閑公事。』後殊自經於枇杷樹下，輕薄子更之曰：『枇杷樹下立多時，不言不語厭厭地。』

『老學菴筆記：仲殊長老崇甯中，忽上堂辭衆，是夕閉方丈門自縊死。及火化，舍利五色，不可勝計。』

『鄒忠公爲作詩云：『逆行天莫測，雉作濱中經，漚滅風前質，蓮開火後形。鉢盂殘雪白，鱗鬣冷煙青，空有誰家曲？人閒得細聽。』

臨江仙 妓席

池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明，闌干私倚處，遙見月華生。

燕子飛來窺畫棟，玉鈎垂下簾旌，涼波不動簟紋平，水晶雙枕畔，猶有墮釵橫。

野客叢書：歐公詞曰：「池外輕雷池上雨，兩聲滴碎荷聲。」云云。末曰：「水晶雙枕，旁有頰銀橫。」此詞甚膾炙人口。舊說謂歐公爲郡幕日，因郡宴，與一官妓在荷，郡守得知，令妓乘歌詞以免過，公遂賦此詞，僕觀此詞，正祖李商隱偶題詩云：「小亭閒眠微醉消，不瀟海柏枝相交，水紋簾上琥珀枕，旁有雙銀雙翠翹。」又「池外輕雷，亦用商隱芙蓉噴外有輕雷之語。好風微動簾旌，用唐莊册草中語。歐詞又曰：「欄干敲遍不應人，分明窗下聞裁。」此語見韓偓香奩集。一說歐陽永叔任河南推官，親一妓。時錢文僖公爲西京留守，梅聖俞尹師魯同在幕下。一日宴於後園，客集而歐與妓皆不至，移時方來。錢責妓云：「末至何也？」妓云：「中吳在涼堂，睡覺，失金釵，猶未見。」錢曰：「若得歐推官一詞，當爲償。」

歐公詞云云，坐皆擊節，命妓痛斟送歐，而令公庫償。○
湘山野錄歐陽公頃謫滁州，一同年將赴閩，因訪之，即席爲一曲歌以送曰：「記得金鸞同唱第，春風上國繁華，而今薄宦老天涯，十年歧路，孤負曲江花。聞說閩山通閩苑，樓高不見君家，孤城寒日等閒斜，歸愁無盡，紅樹遠連霞。」其軀迥清遠，皆李白之品流也。公不幸，晚爲儉人撰豔詞數曲，射之以成其毀。皇祐中，都下已聞此闕，歌於人口者二十年矣。嗟哉！不能爲之力辨。

傑齋錄：歐公閒居汝陰時，二妓甚類，文公歌辭盡記之，筵上戲約，他年當來作守，後數年公自維揚果移汝陰，其人已不復見矣。視事之明日，飲同官湖上，種黃楊樹子，有詩留顯芳亭云：「柳絮已將春色去，海棠應恨我來遲。」後三十年，東坡作守，見詩笑曰：「杜牧之綠葉成陰之句耶？」○歐陽永叔院瀉沙云：「隄上遊人逐畫船，拍隄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鞦韆。」此翁語甚妙絕，只一出字，其後人著意道不到處。

墨莊漫錄：揚州蜀岡上大明寺平山堂前，歐陽文忠公手植柳一株，謂之歐公柳。公詞所謂手植堂前楊柳，別來幾度春風者。薛嗣昌作守，相對亦種一株，自榜曰薛公柳，人莫不嗤之。嗣昌既去，爲人伐之，不度德有如此者！

東坡詞西江月云：「三過平山堂下，半生彈指聲中，十年不見老仙翁，壁上龍蛇驚動，欲弔文章太守，仍歌楊柳春風。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皆夢。」
考學菴筆記：水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王維詩也。柳德與晚渡揚子江詩云：「遠岫有無中，片帆煙水上，已是用雜語。歐陽公長短句云：「平山閣檻俯晴空，山色有無中。」詩人至是蓋三用矣。然公俱以此句施於平

山堂爲宜，初不自謂工也。東坡先生乃云：「記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則似謂歐陽公創爲此句何哉？

三朝言行錄：公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爲一千卷，在滁州時，自號醉翁，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行狀

詞苑叢談：王銍默記載歐陽公望江南雙調云：「江南柳葉，小未成陰，人爲絲綉那恁折，驚梅枝嫩不勝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閒抱琵琶尋，堂上鉸錢堂下走，無時相見已留心，何況到如今？初歐公有盜甥之疑，上表自白云：「喪厥夫而無托，攜幼女以來歸。」張氏此時年方七歲，錢穆父妻恨公，笑曰：「正是學鉸錢時也。」

歐知貢舉下第舉人，復作醉蓬萊詞譏之。蘇按歐公詞出錢氏私誌，蓋錢世昭因公五代史中，多毀吳越，故詆之，此詞不足信也。○歐公小詞，閒見諸詞集。陳氏書錄一卷，其閒多有與醉春花園相混者，亦有鄙糞之語一二廁其中，當是仇人無名子所爲。近有醉翁琴趣外篇，凡六卷，二百餘首，所謂鄙糞之語，往往而是，不止一二也。前題東坡序八九語云：「散落尊酒閒，盛爲人所愛，」詞雖小技，其工有取焉者。詞氣卑陋，不類坡作，益可以證詞之僞。○林寶王荔子離志曰：「詩餘荔子之詠，作者既少，遂無擅長；獨歐陽公浪淘沙一首，稍存感慨悲涼耳。」詞云：「五嶺夢秋殘，荔子初丹，絳紗囊裏水晶丸，可惜大教生處遠，不遇長安，往事憶開元。」

妃子偏憐，一從魂散馬嵬關，只有紅塵無驛使，滿眼驪山。」○「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綠意無重數，金勒雕鞍遊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梨花，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此歐陽文忠公蝶戀花春暮詞也。李易安酷愛其語，遂用作庭院深深調數闋云云。

司馬光

光字君實，夏縣人，寶元初中進士甲科，累官資政殿學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

西江月 佳人

寶髻鬆鬆挽就，鉛華淡淡妝成，紅煙翠霧罩輕盈，飛絮游絲無定。

相見爭如不見，有情還似無情，笙歌散後酒微醒，深院月明人靜。

候鮪錄：司馬文正公嘗行偶高，然亦每有諸語，嘗作詩云：「從來獄吏少和氣，皋陶之狀如削瓜。」又有長短句云：「寶髻息梳就，鉛華淡淡妝成，青煙紫霧罩輕盈，飛絮游絲無定。相見不如不見，有情何似無情！笙

歌散後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靜。

一風味極不淺，乃西江月詞也。

青箱雜記：司馬溫公亦嘗作阮郎歸小詞曰：「漁舟容易入春山，仙家日月閑，綺窗紗幮映

朱顏，相逢醉夢閒，松露冷，海霞散，息息整棹還，落花寂寂水潺潺，重尋此路難！」

碧溪漁隱叢話：東坡雜錄云：「世傳溫公有西江月一詞，今復得錦堂春云：紅日遲遲，虛廊轉影，槐陰迤邐西斜，彩筆工夫，難狀晚景煙霞。蝶尚不知春去，漫迷幽砌草花。奈猛風過後，縱有殘紅，飛向誰家？始知青鬢

無價，對飄零官路，荏苒年華。今日笙歌叢裏，特地香嗟。席上青衫

濕透，算感舊何止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少離愁散在天涯。」

王安石

安石字介甫，臨川人，舉進士。熙寧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舒國公，加司空，卒贈太傅，謚曰文。崇寧中，追封舒王，有臨川集詞一卷。

桂枝香 金陵懷古

登臨縱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瀟灑澄江似練，翠峯如簇，征帆
去棹殘陽裏，背西風，酒旗斜矗，綵舟雲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

念往昔豪華競逐，歎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漫嗟榮
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衰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
曲。

輿地紀勝金陵圖經云：昔楚威王見此有王氣，埋金以鎮之，故曰金陵。○江表傳云：張紘謂孫權曰：「秣陵
武王所置，名爲金陵，昔樂始皇東巡會稽經此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
爲秣陵，今處

所具存矣。」

總師劣聖取詞序：世稱少游詩似曲，子瞻曲似詩，其然乎？至荆公桂枝香詞，子瞻稱之
，此老真野狐精也。○詞源王荆公金陵桂枝香云云，清室中有意趣，無筆力者，未易到。

山谷詞菩薩蠻，王荆公新築草堂於半山，引八功德水，作小港其上，鼎石作橋，爲集句云：「數間茅屋閒臨水
，翠衫短帽斜陽裏，花是去年紅，吹開一夜風，稍稍新月儂，午醉醒來晚，何物最關情，黃鸝三兩聲。」戲效
荆公作云：「半煙半雨溪橋畔，漁翁醉著無人喚，疏懶意何長？春風
花草香。江山如有待，此意陶潛解。問我去何之？君行到自知。」

石林詩話疏濶字清老，滑稽善諧謔，洞曉音律，能歌，荆公
喜之。晚年作漁家傲等樂府數闕，每山行，卽便濶歌之。

若溪漁隱叢話隱居詩話云：「荆公妻樊國夫人，亦能文管，有小詞，約請親遊西池，有「待得明年，重把酒攤
手，那知無雨又吹風。」皆灑脫可喜之句也。」清波雜志王荆公墓在建康蔣山東三里，與其子勞分昭穆而葬，
紹聖初，復用元豐舊人，起呂吉甫知金陵。時待制孫君孚資知歸州，經從呂燕，待之禮甚厚。一日，因報謁於
清涼寺，問孫曾上荆公墳否？蓋當時士大夫道金陵，未有不在者。五十年前，土人節序，亦往致奠，時之風俗
如此，曾心開有上觀
公墓詩，見曲阜集。

張先

先字子野，烏程人。天聖八年進士，官至鄆州通判，有安陸集二卷，詞一卷，蘇子瞻云：「子野詩筆老妙，歌詞乃其餘技耳。」○晁无咎云：「張子野與柳耆卿齊名，人以爲子野不及耆卿富，而子野韻高，是耆卿所乏處。」李端叔云：「子野詞才不足，而情有餘。」

天仙子 送春 一作時爲嘉禾小悴，以病眠不赴府會。

水調數聲持酒聽，午醉醒來愁未醒、送春春去幾時回，臨晚鏡，傷流景，往事後期空記省。沙上竝禽池上暝，雲破月來花弄影，重重簾幕密遮燈，風不定，人初靜，明日落紅應滿徑。

類賦：嘉興府唐尉宗時屬浙江道。五代晉置秀州，宋名嘉禾郡，後爲嘉興府，明興國朝因之。

古今詩話：有客謂子野曰：「人皆謂公強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公曰：「何不目之爲張三影？」客不曉。公曰：「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嬾起，簾壓捲花影；柳徑無人，噴飛絮無影；此余平生所得意也。」後山詩話：倚書郎張先，善著詞，有云雲破月來花弄影，簾幕捲花影，墮輕絮無影，世稱誦之，謂之張三影。王介甫謂「雲破月來花弄影」，不如李冠「藤隴溪月雲來去」也。冠齊人，爲六州歌頭道劉項事，慷慨雄偉也，劉潛，大俠也，喜誦之。

按冠字世英，蝶戀花詞云：「遙夜亭皋閑信步，才過清明，漸覺傷春暮；數點雨聲風約住，驟驟淡月雲來去，桃杏依稀香暗度，誰在鞦韆笑裏輕輕語？」一寸相思千萬緒，人間沒箇安排處。」

漁隱叢話遜齋閒覽云：「張子野郎中以樂章擅名一時，宋子京尙書奇其才，往往見之，遺將命者謂曰：『尙書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子野屏後呼曰：『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鬧尙書耶？』遂出，置酒悉數，蓋二人所舉，皆其警策也。○東坡云：『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余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其略云：『見說買人聚吳分，試問也應旁有老人星？』坐客懼甚，右醉倒者，此樂未嘗忘也。今七年耳，子野孝叔令舉皆爲異物，而松江樓亭，今歲七月九日，海風駕潮，平地丈餘，蕩盡無復子遺矣。追思曩時，真一夢耳。』

過庭錄：張先子野郎中，一叢花詞云：『懷高望遠幾時窮，無物似情濃，離魂正引千絲亂，更南陌香絮濛濛，嘶騎漸遙，征塵不斷，何處認蹤？』雙鷺池酒一棹通，梯橫畫閣黃昏後，又還是斜日朦朧，沈思細恨，不如桃杏，猶解嫁東風。』一時盛傳，歐陽永叔尤愛之，恨未識其人。子野家南地，以故至都謁永叔，聞者以通，永叔倒屣迎之曰：『此乃桃杏嫁東風郎中。』

道山清話：晏文獻爲京兆，辟張先爲通判，新納侍兒，公甚屬意，先能爲詩詞，公雅重之。每張來，令侍兒出侑觴，往往歌子野所爲詞。其後王夫人淺不容，公即出之。一日子野至，公與之飲。子野作替牡丹詞曰：『步障搖紅綺，晴月照，沈檀砌，櫻板香檝。唱徹伊家新製，怨入眉頭歛，黛峯橫翠，芭蕉寒雨聲碎，鏡臺鬢，閑照孤鸞鏡，思量去時容易，銅合瑤鏡，至今零落釋囊。望極藍橋，但暮用千里，幾重山，幾重水。』令替妓歌之。至末句，公聞之，憮然曰：『人生行樂耳，何自苦如此？』一頌命於宅庫支錢若干，復取前所出侍兒。既來，夫人亦不復誰何也？

詞苑叢談：師師令張子野所製新詞贈妓，李師師得名也。詞云：『香鈿寶珥，拂菱花如水；學妝曾道稱時宜，粉色有天然春蔥，蜀綵衣裳勝未起，縱亂霞垂地，都成池苑誇桃李，問東風何似不須回？騷障清歌聲一點，小字朱箋，正值殘英和月，墜，寄此情千里。』

柳 永

水初名三變，字書卿，崇安人。景祐元年道

士，官至屯田員外郎，著有樂章集九卷。

李端叔云：「書卿詞鋪敘展衍，備足無餘，較之花間所集，韻終不勝。」○孫敦立云：「書卿詞雖極工，然多雜以鄙語。」○劉潛夫云：「書卿有教坊丁大使意。」○陳質齋云：「柳詞格不高，而音律諧婉，詞意妥帖，承平氣象，形容曲盡，尤工於羈旅行役。」○黃叔暘云：「永長於纖豔之詞，然多近俚俗，故市井之人悅之。」○張叔夏云：「柳詞亦自批風抹月中來。風月二字，在我發揮，柳則爲風月所使耳。」○四庫提要云：張端義貴耳集亦曰：「項平齋言詩當學杜詩，詞當學柳詞；杜詩柳詞皆無表線，只是實說云云。」蓋詞本管絃治蕩之音，而水所作，旖旎近情，使人易入，雖頗以俗爲病，然好之者，終不絕也。

晝夜樂憶別

洞房記得初相遇，便只合，長相聚，何期小會幽歡，變作離情別緒！
況值闌珊春色暮，對滿目，亂花狂絮，直恐好風光，盡隨伊歸去！
一場寂寞憑誰訴，算前言，總輕負，早知恁的難拚，悔不當初留住，
其奈風流端正外，更別有，繫人心處，一日不思量，也攢眉千度。

雨淋鈴秋別

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方留戀處，蘭舟催發，
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沈沈楚天

闊。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流，更與何人說？

輿地紀勝范蜀公款曰：仁宗四十年太平，鎮在輪苑十餘載，不能出一語歌咏，乃於香柳詞見之。

鷓鴣玉露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江潮詞贈之云：「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隄沙，怒濤捲霜雪，天藍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瀟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風池誇。」此詞流播，金主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時謝處厚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謔，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來動長江萬里愁。」余謂此詞雖來動長江之愁，然卒爲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于荷豔桂香，妝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大夫流連於歌舞嬉遊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因和其詩云：「殺胡快劍是清謳，牛渚依然一片秋，卻恨荷花留玉盞，竟忘煙柳汗宮愁。」

詞苑叢談云：柳耆卿與孫相何爲布衣交。孫知杭，門禁甚嚴，耆卿欲見之，不得，作望海潮詞往詣。名妓楚楚曰：「欲見孫相，恨無門路，若因府會，願朱唇歌之。」若問誰爲此詞，但說柳七。中秋夜，會雙婉婉歌之，孫即席迎耆卿預坐會。

花菴詞選：耆卿醉蓬萊詞云：「漸亭皋葉下，隴首寒飛，素秋新霽，華闕中天，鎖慮慮佳氣，嫩菊黃深，拒霜紅淺，近簷階香砌，玉宇無塵，金華有露，碧天如水，正值昇平，萬機多暇，夜色澄鮮，漏聲迢遞，南極星中，有老人呈瑞此際，旋遊鳳聲何處，度管絃聲脆，太液波翻披香殿捲，月明風細。」叔曠注云：永爲屯田員外郎，曾太史奏老人星見。時秋霽，宴禁中，仁宗命左右詞臣爲樂章，內侍囑柳應制。柳方筭進用，作此詞奏呈

。上見首有漸字，色若不傳。韻至宸遊鳳臺何處，乃與御製京宗挽詞暗合，上
憐然。又讀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投之於地，自此不復擢用。

後山詩話：柳三變遊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軌轍從俗，天下詠之，遂傳禁中，仁宗頗好其詞，每對必使侍
從歌之再三。三變聞作宮詞，號醉蓬萊因內官達後宮，且求其助。仁宗聞而覺之，自是不復歌其詞矣。會改京
官，乃以無行黜之外，後改

名永，仕至屯田員外郎。

讀後錄：柳三變既以詞忤仁廟，吏部不放改官，三變不能堪，詣政府。晏公曰：「實俊作曲子麼？」

「三變曰：『祇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難作曲子，不曾道綵線情拈伴伊坐。」柳遂退。

詞苑叢談：仁宗留意儒雅，深斥浮豔虛華之文。初進士柳三變好爲浮冶謳歌之曲，傳播四方。嘗有鶴冲天詞云

：「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明代暫虛賢，如何向未遂風雲便？爭不恁狂蕩，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

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約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尋訪，且恁優紅翠，風流事；

平生暢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柳俊改名永，景祐元年方及第。

侯鯖錄：東坡云：世言柳耆卿詞俗非也，如入聲甘州云：「霜風淅瀝，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語於詩句不

減唐人。○按耆卿詞云：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番洗清秋，漸驚風淅瀝，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是處紅衰綠

減，往尊物華休；惟有長江水，無語東流，惆悵登臨遠，望故鄉渺渺，歸思難收，數年來

蹤跡，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妝臺凝望，誤幾回天際識歸舟，爭知我玉關斜倚，正爲人愁。

避暑錄話：柳永爲舉子時，多遊狹邪，善爲歌詞。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爲詞，始行於世，於是聲傳一時

。○永初爲上元詞，有「樂府兩籍神仙，聖園四部管絃」句，傳禁中，多稱之。後因秋晚飛樂，有使作醉蓬

萊詞以獻，語不稱旨。仁宗亦疑有欲爲之地者，因置不問。永亦善爲他文詞，而偶先以是得名，始悔爲己累。

後改名三變，而終不能救，擇業不可不慎。余仕丹徒，嘗見一西蜀歸朝官云：「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

」音非傳之廣也。永終屯田員外郎，死後殯。潤州

僧寺王和甫爲守時，求其後不得，乃爲出錢葬之。

摘翼歐北詩鈔仙掌露云：「一邱兩地各爭高，只爲填詞絕世豪，漢上有墳人弔柳，漳南多塚客疑曹，金蓮名竟

移沙渚，餓板聲休唱浪淘。我趁曉風殘月到，縱無魂在亦蕭颯。」題下自注云：真州地名，相傳柳耆卿墓在焉

詳註白香詞譜 卷一

三四

，故王阮字真州詩：「有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爲弔柳屯田」之句。然曾達臣獨釋志：香
明死葬環陽之花山，每歲清明，詞人集其下，爲弔柳會。則柳墓不在真州也，或訛傳耳。

詳註白香詞譜卷二

靖安舒夢蘭原輯

南海謝朝徵章菴詳註

蘇軾

軾字子瞻，眉州人，嘉祐初試禮部第一，歷官翰林學士。紹聖初，安置惠州，徙昌化。元符初，北還，卒於常州。高宗卽位，贈資政殿學士，復贈太師，諡文忠。著有東坡居士詞二卷。

陳後山云：「東坡以詩爲詞，如教坊雷大

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黃魯直云：「東坡居士曲，世所見者數百首，或謂於音

律小不諧，居士詞橫放傑出，是自曲子縛不住者。」

陸務觀云：「世言東坡不能歌，故所作樂府，詞多不協，曩以道謂紹聖初與東坡別于汴上，東坡酒酣，自歌古

陽關，則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翦，以就聲律耳。」又云：「東坡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周

輝云：「豈無去國流離之思，殊覺哀而不傷。」○胡致堂云：「詞曲至東坡一洗綺羅纏淨之態，擺脫稠膩宛轉

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外。於是花間爲阜隸，香奩爲奧窔矣。」○張叔夏云

：「東坡詞清厲舒徐處，高出

人表，周秦諸人所不能到。」

四庫提要云：「詞自晚唐五代以來，以清切婉麗爲宗，至柳永而一變，如詩家之有白居易；至軾而又一變，如詩

家之有韓愈；遂開南宋辛棄疾等一派，尋流溯源，不能不謂之別格，然謂之不足則不可，故至今日尙與花間一

派並行，而不

能偏廢。」

卜算子 別意 花卷詞選作王通叟送鮑浩然之湘東

水●是●眼●波●橫●，山●是●眉●峯●聚●，欲●問●行●人●去●那●邊●，眉●眼●盈●盈●處●，
春●歸●，又●送●君●歸●去●，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
才●是●送●

按通叟名觀官翰林學士，賦應制詞宣仁太后以其近龔禱之，

自號逐客。一云官大理寺丞，知江都縣事，有冠柳集一卷。

輿地紀勝：吳分長沙之東部爲湘

東衡陽二郡，湘東郡理醴縣。

苕溪漁隱叢話：漫叟詩話云：嘗愛王逐客，作夏詞送，將歸，不用浮瓜沈李等事，而天然塵外涼思。其詞云：

「百尺清泉聲斷續，映瀟灑，碧梧翠竹，面千步。迴廊重重簾幙，小枕散寒玉，試要敲窗看畫軸，見一片瀟湘

綠，待玉漏穿花，銀河垂地，月上欄干曲。」此語非觸熱者之所知也。○復齋漫錄云：王逐客送鮑浩然之湘

東長短句云云。「韓子蒼在海陵送黃亞卿用其意以爲詩，斷章云：「明日一杯愁送春，後日一杯愁送君，君應

萬里隨春去，若到桃源記歸路。」苕溪漁隱曰：山谷詞云：「春歸何處？寂寞無行路。若有人

知春去處，喚取歸來同住。」王逐客云：「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體山谷語也。

黃叔暉云：「通叟詞名冠柳，至踏青一詞，風流楚楚，又不獨冠柳詞之上也。」○按通叟慶清朝慢詞云：「調

雨爲酥，催冰做水，東君分付，春還何人？便將輕暖點破，殘寒結伴踏青去。好平頭鞋子小，雙鸞煙，郊外認

中，秀色如有無聞，晴則箇，陰則箇，能釘得天氣有許多般，須教撩花撥柳

爭要先看。不道吳綾繡襪香泥斜，沁幾行斑斑風巧，盡收翠綠，吹上眉山。

調柳叢讀王通叟觀官翰林學士，嘗應制，撰清平樂詞云：「黃金殿裏，燭影雙龍戲，勳得官家真箇醉，酌酒猶

呼萬歲，拚荒舞，歡伊州，君恩與整瓊顏，一夜御前宣喚，六宮多少人愁。」高太后以爲嫫媿神宗，翌日罷其

職，世遂有

逐客之號。

洞仙歌 夏夜 孟蜀主作東坡改

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香暗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敲枕釵橫鬢亂，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只恐流年，暗中偷換。

花菴詞選公自序云：『僕七歲時，見眉山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餘，自言嘗隨其師入蜀主孟昶宮中。一日大熱，主與花菴夫人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一詞，朱具能記之。今四十年，朱已死久矣。人無知此詞者，獨記其首兩句：暇日尋味，豈洞仙歌令乎？乃爲足之云。』

陽春白雪宜春，潘明叔云：蜀主與花菴夫人避暑摩訶池上，賦洞仙歌，其詞不見於世。東坡得老尼口誦兩句，遂足之，蜀帥謝元明因開摩訶池得古石刻，遂見全篇，詞曰：『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且闕琳宮恨初遠，玉闌千倚通怯，靈朝寒回首處，何必留連？穆芙蓉開過也，樓閣香融千片，紅英泛波面，洞房深深鎖，莫放輕舟瑤臺去，甘與塵寰路斷，更莫遺流紅到人間，怕一似當時誤他劉阮。』

晏莊漫錄東坡作長短句，洞仙歌所謂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者，公自敘云：幼時見一老人，年九十餘，能言孟蜀主時事云：蜀主嘗與花菴夫人夜起納涼摩訶池上，作洞仙歌令，老人能歌之，予今但記其首兩句，力爲足之，近有李公彥季成詩話，乃云楊元素作本事曲，記洞仙歌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錢塘有老尼，能誦後主詩首章兩句，後人爲足其意，以填此詞，其說不同。子友陳興祖德昭云：頃見一詩話，亦題云李季成作，乃全載孟蜀主一詩。『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塵閣明，嬾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三更庭院悄無聲，時見疏星度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云東坡少年遇美人，喜洞仙歌。又邂逅處景色暗相似，故贖

括稱協律以贈之也。予以謂此說近之，據此乃詩耳；而東坡自敘，乃云是洞仙歌令，蓋公以此敘自晦耳。洞仙歌體出近世，五代及國初，皆未之有也。

詞綜：蜀主孟昶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玉樓春云。

按蘇子瞻洞仙歌水滸括此詞，然未免反有點金之憾。

隴蜀餘聞：故蜀王宮王衍宣華苑也。

今爲貢院，正殿基卽摩訶池。

揮毫餘話：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陰鏗詩也，李太白取用之，杜子美太白詩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後人謂以此譏之，然子美詩有蛟龍得雲雨，鸚鵡在秋天一聯，已見晉書記載矣。如冰肌玉骨清無汗，水

生度以爲詞，昔人不以陷襲爲非。

留齊日札：杜工部關山圖一點，岑嘉州磨灘一點舟中月。又赤驃馬歌：「草頭一點疾如飛；又西看一點是關樓。」朱穆白鳥翔翠微，時淨中雲一點。花藥夫人云：「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光暗香滿；繡簾一點月窺人，欹枕銀橫雲鬢亂；起來庭戶悄無聲，時見疏星度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不道流年暗中換。」宋張安國詞：「洞庭青草近中秋，更無一點風色，玉界瓊田三萬頃，著我扁舟一葉。」夫月雲風也，馬也，樓也，皆謂之一點，甚

奇！

九國志後蜀後主姓孟名昶，字保元，初名仁贇；知祥第二子，明德元年七月丁卯嗣位，不改元，仍稱明德元年，四年改廣政辛二十八年，宋將王全斌軍至城下，出降。五月至汴京，改封秦國公，越七月薨，時宋乾德三年六月也。年四十七。

追封楚王，葬洛陽。

十國春秋：乾德四年重陽節，曲宴羣臣於宣華苑。後主唱韓琮柳枝詞，詞曰：「梁苑隋隄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東風，何須思想千年事，唯見楊花入泮宮。」內侍宋光浦欲以韻爲諫，遂詠胡曾詩曰：「吳王恃霸奪雄才，金

向姑蘇醉綠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聲節慷慨，後主不樂而罷。

花一天人宮詞云：「法雲寺裏中元節，又是官家降誕辰。」是七月十五爲後主生辰矣。五國故事言十一月誕日，號明慶節，非七月也。

五國故事：蜀之末年，百官競執長鞭，自馬至地，婦人競戴高冠子，皆謂之朝天。又製新曲，名之曰萬里朝天，意謂萬里皆朝於己。及歸降之後，崎嶇川陸，至于京師，乃萬里朝天。驗矣。

輟耕錄：今世女子之笄曰上頭；而倡家處女，初得驚駭於人，亦曰上頭。花藥夫人宮詞：「年初十五最風流，新賜雲鬟始上頭。」○娘字俗書也，當作娘，今通爲婦女之稱，花藥夫人宮詞：「踏院各分娘下位。」蜀中詩話：花藥夫人宮詞之外，尤工樂府。蜀亡入汴，道經葭萌，題驛壁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書未畢，爲軍騎催行，後人續之云：「三千宮女皆花貌，妾最嫵媚，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花藥見宋祖時，猶作「四十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之

詩，若有隨視行而作此敗節語乎？續者不惟虛空架橋，而詞之鄙，亦狗尾續貂矣。

君漢漁隱叢話：後山詩話：費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後主襲之號，花藥夫人，效王建作宮詞百首，國亡入備後宮。太祖聞之，召使陳詩，誦其國亡詩曰：「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無一箇是男兒。」太祖悅，蓋蜀兵十四萬，而王師纔數萬耳。○王平甫云：熙寧中，李詔定蜀，德秦三冢所獻書，得一敝紙，所書花藥夫人詩共三十二首，乃夫人親筆，而辭甚奇，與王建宮詞無異，自唐至今，誦者不絕口，而此獨遺棄不見取。前受詔定三冢書者，又斥去之，甚可惜也！諸令繕寫入三館而歸，口誦數稿于丞相安石，明日中書語及之，而王珪馮京願傳其本，於是盛行于世。夫人爲蜀孟昶侍人，事具國史。蒼溪漁隱曰：

「余聞此詞，如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與江濱好風景，畫船來往碧波中。梨園弟子簇池頭，小鷓攜來候宴游，試夾銀篦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月頭支粉買花錢，滿殿宮人近數千，遇著唱名多不認，含羞走過御牀前。內人追逐采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剛把來齊拍水，並船相鬧濕羅衣。曉船運貨歲時新，侍座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繪，隔花催喚打魚人。皆清婉可喜，花藥又別有逸詩六十六首，乃近世好事者，旋加搜索續之，精次無倫，肆意與前詩相類者極少，誠爲亂真矣！聊補其一二云：麗彩玉帶最風流，斜插銀篦漫理頭，閑向殿前騎御馬，掉鞭橫過小紅樓。春日龍池小宴開，岸邊亭子號流杯，沈檀別作神仙女，對舞金杯水上來。」

顰園山叢談：花癡夫人蜀主建妾，號小徐妃者也。後隨王衍歸唐，中途遇害。及孟氏再有蜀，至昶，又有一花癡夫人費氏，作宮詞百首者是也。後昶歸宋，十日召花癡入宮，而昶遂死昌陵，後亦惑之。晉駱敷諫不聽。一日從獵苑中，花癡在側，晉駱方調弓矢，引滿擬獸，忽回射花癡一箭而死。

漫州聞見錄：孟昶嘗立石經于成都，又恐石經流傳不廣，易以木板。宋世嘗稱刻本，始于蜀，今人業宋版而以蜀本爲佳。昶好文有功後學，誠未可以成敗論，嘗不效王衍作輕薄小詞，而其詞自工。

水調歌頭 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繡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偏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復雅歌詞：東坡居士以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水調歌，都下傳唱，內侍錄此道。早，神宗讀至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曰：「蘇軾終是愛君，乃命屬移汝州。」

詞源：詞以意爲主，不要蹈襲前人語意。如東坡水調歌云云，洞仙歌云云，皆清空中有意趣，如筆力者未易到。

東坡志林：元豐七年十二月浴涇州雅照塔下，戲作如夢兩闕云：「水垢何曾相受，細看兩俱無有，寄語揩背人，盡日勞君揮肘。輕手輕手，居士本來無垢。」又云：「自淨方能洗，被我自汙流，呀氣寄語澡浴人，且共肉身游戲，但洗但洗，俯爲世間一切。」此曲本唐莊宗製，一名爐仙妾，嫌其不雅馴，後改云如夢。莊宗作此詞，本章云：「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取以爲之名。○黃州東南三十里爲沙湖，余將置田其間，因往相田。

，得疾，聞麻橋麗安常善醫而變，送往求療，安常難醫，而穎悟絕人，以指畫字，不盡數字，輒流了人意，余戲之曰：「余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遊清泉寺，寺在蕪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幽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是日極飲而歸。

侯鯖錄：元祐七年正月，東坡先生在汝陰州，堂前梅花大開，月色鮮豔，先生王夫人曰：「春月色，勝如秋月色。秋月色，令人悽慘；春月色，令人和悅；何如召超絕麟輩來飲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能詩耶？此真詩家語耳。」遂相召，與二歌飲，用此語作減字木蘭詞云：「春庭月午，搖蕩春暈光欲舞，步轉回廊，半落梅花婉婉香。輕風薄霧，與是少年行樂處，不似秋光，只共離人照斷腸。○東坡自黃移汝，過金陵，見舒王，適陳和叔作守，多同飲會，一日遊蔣山，和叔被召，將行，舒王顧江山曰：「子瞻可作歌！」坡醉中書云：

「千古龍蟠并虎踞，從公一弔興亡處，渺渺斜風吹細雨，芳草路，江南父老留公住，公駕飛軒渡紫霧，紅鸞聽樂青鸞馭，卻訝此洲名白鷺，非吾侶，翩然欲下還飛去。」和叔到任數日而去，舒王笑曰：「白鷺者得無意乎？」○東坡云：「琴曲有瑤池燕，其詞不協，而聲亦怨咽，變其詞作團怨，寄陳季常云：「此曲奇妙，勿妄與人。」詞曰：「飛花成陣春心困，寸寸別腸，多少愁悶。無人問，偷啼自搵殘妝粉。抱瓊琴，尋出新韻，玉纖趁南風未解幽慳，低雲鬢，眉峯斂，暈嬌和恨。」

墨莊漫錄：東坡在杭州，一日遊西湖，坐孤山竹閣前臨湖亭上，時二客皆有服預焉。久之湖心有一採舟漸近亭前，觀故數人，中有一人尤麗，方鼓琴，年且三十餘，風韻閒雅，綽有態度。二客競目送之，曲未終，翩然而逝。公戲作長短句云：「鳳皇山下雨初晴，水風清，晚雲明，一朵芙蓉開過尚盈盈，何處飛來雙白鷺？如有意，畫樓轉，忽聞江上弄哀琴，苦含情道，誰聽烟斂雲收。依約是湘靈，欲待曲終尋問，取人不見數峯青。」

避暑錄話：子瞻在黃州病赤眼，晦月不愈，或疑有他疾，過客遂傳以爲死矣。有語范景文於許昌者，景文絕不寬假，即舉袂大慟，召子弟景仁，當遣人關其家。子弟徐言此傳聞，未審當實否？若果其安否？得實弔之，未晚。乃走僕以往，子瞻譁然大笑，故後量移汝州謝表有云：「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未幾復與客飲江上，夜歸，江面際天，風露浩然，有當其意，乃作歌詞，所謂夜闌風靜後，殺鼓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者，與客大歡數過而散，翌日喧傳子瞻夜作此詞，挂冠服江邊，擊舟長嘯去矣，鄂守徐君猷聞之，驚且懼，以爲州失罪人，急命駕往謁，則子瞻鼻息如雷，猶未興也。然此語卒傳至京師，雖俗險亦聞而疑之。」

冷齋夜話：嶺外梅花與中國異，其花幾類桃花之色，而辟紅香著，東坡詞曰：「玉質那愁瘴霧，冰姿自有仙風。」海山時韻採芳叢，倒挂綠毛么風，峯而常嫩，粉瓷洗妝，不認得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

吹劍續錄：東坡在玉堂日，有蘇士善歌，因問我詞比柳耆卿何如？對曰：「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孩兒。」按執紅牙拍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劍綽板唱大江東去，公爲之絕倒。

筆墨：蘇長公一帖云：王十六秀才送拍板一串，意余有歌妓，不知其無也。然亦有用陪傅博士唱金剛經耳。○山谷一帖云：此拍板以遺朝雲使歌，公所作大江東詞，亦不惡也。然朝雲今爲惠州土矣。

北窗奕輟錄：東坡待過客，非有人則盛列妓女，奏絲竹之聲，聆兩耳，至有終宴不交一談者，其人往返，更謂待己之厚也。或有佳客至，則屏去妓樂，杯酒之間，惟終日談笑耳。

清波雜志：東坡在黃岡，每用官妓侑觴，軍姬持紙乞歌詞，不違其意，而予之有李琦者，獨未蒙賜，一日有請，坡乘醉書「東坡五載黃州住，何事無官贈李琦。」後句未續，移時乃以卻似城南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

足之。獎飾乃出諸人右，其人自此聲價增重。殆類子美詩中黃四娘。

壘客揮犀：工瞻嘗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謂著棋喫酒唱曲也，無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詞雖工，而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

君溪漁隱叢話：古今詩話云：蘇子瞻守錢塘，有官妓秀蘭，天性黠慧，善于應對。一日湖中有宴會，軍伎爭噪，惟秀蘭不至，督之良久方來。問其故，對以沐浴倦睡，忽聞叩戶甚急，起而問之，乃樂營將催督也。譚以責

皆。子瞻已知之，坐中一倅怒其晚，至詰之不已，時榴花盛開，秀蘭折一枝，藉手告倅，倅愈怒，子瞻因作賀新涼令詞以送酒，倅怒頓止。詞曰：「乳燕飛華屋，悄無人，庭陰轉午，晚涼新浴。手弄生綳白執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熱，簾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卻怕風敲竹，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

蕩俱盡，伴君幽獨，濃豔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西風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兩簌簌。」子瞻亦可謂風流大守，豈可與俗吏同日語哉？君溪漁隱曰：「野哉！楊湜之言，真可入笑林，子瞻此詞冠絕古今，託意高遠，寧爲一媚而發耶？簾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卻怕風敲竹，用古詩捲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之意。乃云忽有人叩門聲，急起而問之，乃樂營將催督，此可笑者一也；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蕩俱盡，伴君幽獨，濃豔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善初夏之時，花事過，榴花獨芳，

因以中寫幽閨之情。今乃云是時爛花盛開，秀鬢折一枝，攜手告停，其惡愈甚，此可笑者二也；此詞調寄賀新郎，曲名也。今乃云取其沐浴新涼曲，名賀新涼，後人不知之，誤為賀新郎，此可笑者三也；東坡深為不幸，橫遭點汙。宋子京云：「江左有文拙而好刻石者，謂之詒疑符。」今楊湜之言便甚，而錢辰行世，殆類是也。○山谷云：東坡道人在黃州作卜算子云：缺月挂疏桐，漏斷人初定，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一語意高妙，似非喫烟火食者，語非胸中有數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至此？若漢漁隱曰：「揀盡寒枝不肯棲」之句，或云鴻雁未嘗栖宿樹枝，惟在田野葦叢間，此亦語病也，此詞本詠夜景，至轉頭但說鴻，正如賀新郎詞乳燕飛華屋，本詠夏景，至換頭但只說梅花，豈其文章之妙，語意到處，即為之不可限以繩墨也。○東坡云：余舊好誦陶潛歸去來，嘗思其不入音律，近輒微加增損作般涉調唱過，雖微改其詞，而不改其意，請以文選及本傳攷之，方知字字皆非創入也，詞曰：「為來折腰，因酒弄家，身口交相素，歸去來，誰不遣君歸？覺從前俱非今是，露未晞，征夫指予歸路，門前笑語，噴車雜嘍，舊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窗容膝，閉柴扉，策杖看孤雲暮鴻，飛雲出無心，鳥倦知還，本非有意。噫！歸去來兮。我今忘我，兼忘世。親戚無滙語，琴書中有真味。步翠麓崎嶇，泛清溪窈窕，消消暗谷流春水，觀草木欣榮，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宇內復幾時，不自覺，皇皇欲何之？委吾心去留，誰計神仙知在何處？富貴非吾志，但知臨水登山，嘯咏自引，靈槪自醉，此生天命更奚疑？且乘流遇坎還止。」○漫叟詩話云：東坡賀人洗兒詞云：「犀錢玉果，利市平分霽四座，深媿無功，此事如何到得儂？」南唐時宮中嘗賜洗兒果，有近臣謝表云：「猥蒙寵數深媿無功。」李主曰：「此事何安得有功？」尤為親切！○元豐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也。置酒赤磯下，踞高峯，俯饌菓。酒酣，笛聲起於江上，客有郭石二生，頗音，謂坡曰：「首聲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問之，則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新曲，曰：「鶴南飛以獻。」呼之使前，則青巾紫裘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數弄，嘹然有穿雲裂石之聲，坐客皆引滿醉倒。委袖出嘉紙一幅曰：「吾無求於公，得一絕句足矣。」坡笑而從之，詩曰：「山頭孤鶴向南飛，載我南遊到九疑，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憐時復犯龜茲。」○後山詩話謂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余謂後山之言過矣！子瞻佳詞最多，其間傑出者，如「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赤壁詞「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中秋詞「落日繡簾捲，庭下水涵空。」快哉亭詞「乳燕飛華屋，情無人，桐陰轉午。」初夏詞「明月如新，好風如水，清景無敵。」夜登燕子樓詞「楚竹修竹如盤，異材秀出

千林表。○詠笛詞玉骨那愁瘴霧，冰肌自有仙風。○詠梅詞「東武南城新隄，因漣漪初溢。」○宴流杯亭詞「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夏夜詞「有情風萬里捲潮來，無情送潮歸。」○別寥寥詞「缺月挂疏桐，漏斷入初靜。」○愁夜詞「霜降水痕收，淺碧鱗鱗露遠洲。」○重九瀟湘樓詞，凡此十餘詞，皆絕去筆墨畦徑，間直造古人不到處，使人一唱而三歎。若謂以詩爲詞，是大不然。子瞻自言平生不善唱曲，故間有不入腔處，非盡如此，後山乃比之教坊司雷大使舞，是何每況愈下，蓋其謬耳。○冷齋詩話云：東坡鎮錢塘，無日不在西湖，嘗携妓謁大蓮禪師，慍形于色。東坡作長短句，令妓歌之曰：「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鉗錘，我也洋揚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蹙眉！卻嫌嫻勸下生蓮，不見阿婆三五少年時。」○時有僧仲殊在蘇州，聞而和之曰：「解舞清平樂，如今說向誰？紅爐片雪上，鉗錘打就，金毛獅子也堪疑，木女明開眼泥人，暗皺眉，蟠桃已是著花遲，不向春風一笑待何時？」○按此爲兩歌子調。○元豐間鄆人李嬰調蘄水縣令，作滿江紅一曲，往黃州上東坡，東坡甚喜之，其詞云：「荆楚風煙，寂寞近中秋時候，露下冷，鬪英將謝，葦花初秀。歸燕吟勤辭隴巷，鳴蛩淒楚來窗牖。又誰念江邊有神仙？飄零久，橫琴膝，推筇手，曠望眼，閑吟口，任紛紛萬事，到頭何有？君不見淺煙冠劍客，何人覓貌長依舊，歸去來一曲爲君吟，爲君壽。」○東坡荔支詞云：「閩溪珍獻，過海雲帆來似箭，玉坐金盤，不買奇葩。四百年輕紅釀白，雅稱佳人纖手，擘骨細肌。香恰似當年十八娘。」○荔支譜云：「十八娘荔支，色深紅而細長，時人以少女比之，俚傳閩王王氏，有女第十八，好噉此品，因而得名。」○其家今在城東綢國院，家傍猶有此樹。○古今詩話云：昵昵兒女語，燈火夜微明，恩怨爾汝來去彈指淚和聲，忽變軒昂壯士，一鼓填然作氣，千里不留行，回首莫雲遠，飛絮攪青冥，衆禽裏，真彩鳳，獨不鳴，躡躡寸步千險一落百尋輕，煩子指間風雨，置我腸中冰炭，坐起不能平，携手從歸去，無淚與君傾。○一曲名水調歌頭，東坡居士聽琵琶而作也。舊都野人曰：此詞句外取意無一字染著，後學卒未到其闡域。○反復味之。○見居士之文，採竊處昵昵兒女語，取白樂天小絃切切如私語意。○忽變軒昂勇士，一鼓填然作氣，千里不留行，便是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攜手從歸去，無淚與君傾，則又翻江州司馬青衫濕公案也。○子瞻凡爲文非徒虛語，寸步千險，一落百尋輕之句，皆自喻耳。○後人吟咏忠憤而不得，既得之爲題意纏縛不解，點化者多矣。○君謫瀛隄曰：東坡嘗因章質夫家善琵琶者，乞歌詞，取退之聽穎師琴詩稍加變律，使就聲律，爲水調歌頭以遺之，其自序云：歐公謂退之此詩最奇麗，然非聽琴，乃聽琵琶耳，余深然之。○舊都野人乃謂此詞句外取意無一字染著，被蓋不曾讀退之時，妄爲此言耳。○荆居士之文採竊處取白樂天琵琶行意，此尤可絕倒也。○藥苑雜黃

云：朝雲者東坡侍妾也。嘗令就秦少游乞詞，少游作兩跋子贈之云：飄飄迷春態，潯潯媚曉光，不勝容易下巫陽，祇恐翰林前世是襄王，暫爲清歌住遠，因暮雨忙，暫然歸去斷人腸，空使謝靈公賦高唐。○何其婉媚也？○淮北之地平夷，自京師至汴口，並無山，惟隔淮方有南山。米元章名其山爲第一山，有詩云：「京洛風塵千里還，船頭出沒翠屏間，莫能衝壑撞崖斗，且是東南第一山。」此詩刻在南山石崖上，石崖之側，有東坡行香子詞，後題云：「東坡守遊南山作字畫，是東坡所書小字，但無姓名。」觀詞，禁元祐文字，淺鑄去之，余頃居泗上，皆打得此二碑：至今尙存其詞云：「北望平川，野水荒灣，共尋春飛步屐顏，和風弄袖，香霧縈鬟，正酒醒人語，笑白雲間。飛鴻落雁，相將歸去，淡娟娟玉宇清閑，何人無事，宴坐空山，望長橋上燈火亂使君還。」○古今詞話云：東坡在黃州，中秋夜對月獨酌，作西江月詞曰：「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新涼，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酒醒常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與共孤光？把酒淒涼北望。」坡以謫言謫居黃州，鬱鬱不得志，凡賦詩綴詞，必爲其所懷。然一日不負朝廷，其懷君之心，未句可見矣，若漢漁隱曰：「娶閩集載此詞注曰：寄子由，故後句云中秋誰與共孤光？把酒淒涼北望。則兄弟之情，見於句章之間矣。」疑是在錢塘作，時子由爲睢陽幕客，若詞話所云則非也。○東泉雜錄云：東坡自錢塘破召，過京口：林子中作守郡，有會，坐中妓出牒，鄭容求落籍；高瑩求從良子中，命呈東坡。坡索筆爲減字木蘭花書牒後云：「鄭莊好客，容我樓前先墮幘，落筆生風，籍籍聲名不負公，高山白早，璧骨球肌那解老？從此南徐，更夜清風月滿湖。」暗用此八字於句端也。若漢漁隱曰：「娶閩集載此詞，乃東坡贈潤守許仲塗，且以鄭容落籍高瑩從良爲句首，非林子中也。」

曲消舊聞章姿作水煎吟，咏楊花，其命章用事，清麗可喜，東坡和之，若蒙放不入律呂，徐而視之，聲韻諧婉，便覺質夫詞有纖縵工夫。吳叔用云：毛嬙西施淨洗卻面，與天下婦人鬪好，質夫豈可比耶？○按姿字質夫，補城人，仕至同知樞密院事。楊花詞云：「飛忙驚亂花殘，正陸上柳風颯，輕飛點畫書牒，誰道全無才思，閑趁游絲靜臨深院，日長門閉，傍珠簾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風扶起，闌轅玉人睡，覺怪春衣雲霧現，纔結牀漸滿，香毳無數，才圓卻碎，時見蜂兒回粘粉，魚吞池水，望章臺，路香金鞍遊蕩，有盈盈淚。」東坡和詞云：「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曉曉拋家傍路思量，卻是無情有思，繫損柔腸，困酣嬌眼欲開還閉，夢隨風萬里尋郎，去處又還被鶯呼起，不恨此花飛盡，恨西園落紅難綴。曉來雨過遺蹤，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水流，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

詞苑叢談：東坡春夜行廡水中。過酒家，飲醉，乘月至一溪橋上，卸鞍曲肱少休，及覺已曉，亂山蔥蘢，豈非人世，因自賦西江月云：『照野瀾瀾淺浪，橫空曖曖微霄。障泥未解玉聰驄，我醉欲眠芳草。可憐一溪明月，莫教踏碎瓊瑤。卸鞍攬枕綠楊橋，杜宇數聲春曉。』一韻水楊菊廬比部，因此詞於玉臺山，作春曉亭子，一時名士多爲賦之，亦佳話也。○吳虎臣漫錄云：『別酒送君君一醉，清酒潘郎，更是何郎婿？記得銀頭新利市，莫將分付東隣子，回首長安佳麗地，三十年前我是風流帥，爲向青樓尋故事，花枝缺處餘名字。』一古蝶戀花詞，東坡在黃時送潘州老赴省試作也，今集不載。

黃庭堅

庭堅字魯直，分寧人，舉進士。元祐初爲校書郎，遷集賢校理，擢起居舍人，追諡文節，有山谷詞二卷。

晁无咎云：魯直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乃著腔子唱好詩也。○蘇轍云：黃太史詞穠儷精隱，體趣天出。簡切流美，能中之能投棄錡斧，有佩玉之雍容。○李易安云：黃詞尙故實而多疵病，譬如真玉有瑕，價自減半矣。

四庫提要云：庭堅詞作者，

妙脫蹊徑，迥出慧心。

清平樂 晚春

春歸何處？寂寞無行路。若有人知春去處，喚取歸來同住。春無蹤迹誰知？除非問取黃鸝，百轉無人能解，因風吹過薔薇。

畫堂春 本意 年十六作，見全集。

東風吹柳日初長，雨餘芳草斜陽，杏花零落燕泥香，睡損紅妝。寶篆煙銷龍鳳，畫屏雲鎖瀟湘，夜寒微透薄羅裳，無限思量！

驀山溪 別意 贈衡陽妓陳湘，見全集。

鴛鴦翡翠，小小思珍偶，眉黛斂秋波，儘湖南，山明水秀，娉娉鬢鬢，恰近十三餘，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時候。尋芳載酒，肯落他人後；只恐遠歸來，綠成陰，青梅如豆，心期得處，每自不由人，長亭柳，君知否？千里猶回首。

乾隆府廳州縣圖志：衡陽縣屬衡州府。郭下，丞置瀨縣，至隋改衡陽縣。

山谷詞蕩山溪，至宜州作：寄贈陳湘云：。欄花亂葉，到處撩人醉，林下有孤芳，不憚恩，成蹊桃李，今年風雨，莫送斷腸紅。斜枝倚，風塵裏，不帶風塵氣。微曠又喜，約略知春味，江上一帆愁，夢猶尋，歌梁舞地，如今對酒，不似那回時，書漫寫，夢來空，只有相思是。一又曾徵文旣盼陳湘歌舞，便出其類，學書亦進來水小楷。作阮郎歸詞付之云：。盈盈嬌女似羅敷，湘江明月珠，起來綰髮又重梳，弄妝仍學書，歌調應難工夫，湖南卻不如，他年未暇白。

罷蠻，同舟歸五湖。黃元明詞：青玉案和賈方回韻，途山谷弟貶宜州云：千峯百嶂宜州路，天黯淡。知人去，曉別吾家黃叔度，弟兄華髮，瘴山修水，異日同歸處，樽壺飲散，長亭暮別語，丁寧不成句，已斷離腸知幾許，水榭山館，酒醒無

詳註白香詞譜 卷二

寐，滴盡空

管雨。

山谷詞至宜州次韻，上酬七兄云：「煙中一棹來時路，梅日途歸鴻去，第四陽關雲不度，山胡新轉，子規音語，正在人愁處，憂能損性休朝暮，憶我當筵醉時句。舊詩云我自只如當日醉滿川風月替人愁渡水穿雲心已許，晚年光景，小軒南浦，同接西山雨。」

徐師川東湖集後志和漁父詞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顧況漁父詞云：「新婦磯邊月明，女兒浦口潮平，沙頭鷺宿魚驚。」東坡云：「元稹語極麗，誤其曲度不傳，加數語以浣溪沙歌之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鱖魚肥，白鹿一身青箬笠，相隨到處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山谷見之，擊節稱賞，且云惜乎散花與綠花字重複，又漁舟少有使帆者，巧取張顛二詞合爲浣溪沙云：『新婦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鱖魚錯認月沈鉤，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東坡跋云：『管直此詞清新婉麗，問其最得處，以山光水色，管卻玉肌花貌，實得漁父家風也。然纔出新婦磯，便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瀾浪乎？山谷晚年亦悔前作之未工，因表弟李如篋言漁父詞以鷓鴣天歌之，甚協律，恨語少聲多耳。』因以憲宗遺像求元稹子文章，及元真之兄松齡，勸歸之意，足前後數句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朝廷尙問元真子，何處如今更有詩？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人間欲避風波險，一日風波十二時。』東坡笑曰：『管直乃欲平地起風波也。』

隄林玉露：山谷題元真子詞，所謂人間底是無波處，一日風波十二時者，固已妙矣。仲宗詞云：『釣笠披雲青嶂曉，攔頭細雨春江渺，白鳥飛來風滿棹，收綸了，漁童拍手樵青笑，明月大虛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眼冷看朝市鬧，煙波老，誰能惹得閒煩惱。』語意尤飄逸。仲宗年逾四十，卽挂冠後，因作詞送胡濟菴，貶新州，忤秦檜，亦得罪，其標致如此，宜其能道元真子心事。
墨客揮犀：華亭然子和尙曰：『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叢林盛傳，想見其爲人，宜州倚曲官成長短句曰：『一波纔動萬波隨，蓑笠一鉤絲，金騎正在深處千尺，也須垂，香又吐，信還疑，上鉤連水寒』
江靜，滿目青山載月明歸。」

冷齋夜話讀外梅花與中國異，其花幾類桃花之色，而尋紅香著，魯直詞曰：「天涯也得江南信，梅破知春近，夜闌風細得香遲，不讓曉來開，遍向南枝，玉簫弄粉人應妬，飄到眉心住，平生箇裏顛杯深，去國十年老盡少年心。」○法雲秀關西鐵面嚴冷，能以理折人，魯直名重天下，詩詞一出，人爭傳之，師嘗謂魯直曰：「詩多作無害豔歌，小詞可罷之。」魯直笑曰：「空中語耳，非殺非偷，終不至坐此墮惡道。」師曰：「若以邪言傷人淫心，使彼逾禮感禁，爲罪惡之由，吾恐非止墮惡道而已。」魯直頷之，自是不復作詞曲。○山谷南遊，與余會於長沙，留碧湖門一月，李子光以官舟借之，爲惜疾者腹誹，因攜十六口，買小舟。余以舟適察爲言，山谷笑曰：「煙波萬頃水，宿小舟與大廈千楹，醉眠一榻，何所異？道人謬矣。」即解纜去，聞留衡陽作詩寫字，因作長短句寄之曰：「大庾春風吐月，小舟坐水眠空，霧窗春曉翠如蔥，睡起雲濤正湧，往事回頭笑處，此生彈指聲中，玉簫佳句尚驚鴻，閒道衡陽價重。」一時余方濯江南，山谷和其詞曰：「月仄金盆墮，水雁回醉墨書空，君詩秀絕雨閣蔥，想見衲衣寒擁，蟻穴夢魂，人世楊花，蹤跡風中，莫將社燕笑秋鴻，處處春山翠重。」○按此條見蒼溟漁隱叢話，所載今商濬刻裨海

所收，冷齋夜話十卷中無之，或裨海有遺佚耶？
後山詩話黃詞：「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蓋韓詩有云：「斷送一生，惟有酒破除萬事無過。」才去一字，便爲切對，而語益峻，又云：「酒杯行到手更留殘，不道月明人散，」謂思相離之憂，則不得不盡，而俗士改爲留連，遂使兩句相失正，如論詩云：「一方明月可中亭，可不如滿也。」

詞綜：瀘南妓盼盼惜存容術，洛翁云：「少年看花髮變綠，走馬章臺絃管逐，而今老更惜花深，終日看花看不足，坐中美女顏如玉，爲我同歌金縷曲，歸時嗔帽聲敲，頭上春風紅鞞。」
釋史：紹聖二年四月甲申，山谷以史事論對南道，開作竹枝詞二篇，題雲羅驛曰：「撐岸拄苔蘚蛇愁，入等寥天猿掉頭，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浮雲一百八盤索，落日四十九渡明，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又自書其後曰：「古樂府有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霑裳，但以抑怨之音，和爲數疊，惜其聲令不傳。余自荊州上峽入黔中，備山川險阻，因作二疊，傳與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後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陽關小秦王，亦可歌也。是夜宿于驛，夢李白相見於山間，曰：「予往謫夜郎於此間，聞杜鵑竹枝詞三疊，世傳之不

予細憶集中無有三誦而使之傳焉。其辭曰：一望望帝花片飛，萬里明妃雪打圍，馬上胡兒那解聽，琵琶聲道不如歸。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圍山腰胡孫退，杜鵑無血可啼淚。何日金雞教九州。命轉人鮮靈頭船，日瘦鬼門關外天，北人無淚南人笑，青壁無梯閣村鷗。今豫章集所刊，蓋自謂夢中語也。音響節奏似矣，而不能掩其真，亦寓言之流歟？

漁隱善話：魯直諸姜詞：余謂品令一詞最佳，能道人所不能言，尤在結尾三四句。詞云：一風舞團團餅，恨分破，效孤冷，金渠體淨隻輪。慢碾玉塵光瑩，湯響松風，早減二分酒病，味濃香水，醉鄉路成佳境，恰如燈下故人，萬里歸來對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復齋漫錄云：自賀方向為青玉案詞，山谷尤愛之，故作小時以紀之。及謫宜州，山谷兄元明和以送之云。詞見前洪登範和云：一綠槐柳長亭路，恨

耿耿分離去日永如年，愁離度，高城回首，碧雲遮盡日，斷人何處？解鞍旅舍天將暮，暗憶丁甯千萬句，一寸危腸情幾許？薄妾孤枕夢回人，靜微曉，滿滿雨。○山谷云：八月十七日，與諸生步至永安城，入張寬夫園待月，以金荷葉酌客。客有孫叔敏，善長笛，連作數曲，諸生曰：「今日之會樂矣，不可以無述。」因作此曲記之，文不加點，或以為可繼東坡赤壁之賦云：一斷虹霽雨，淨秋空山染，修眉新綠，桂影扶疏。誰便道今夕清輝不足。萬里青天，嬌娥同處，駕此一輪明月。寒光零亂，為人偏照醜。年少隨我追涼晚，城幽徑繞，芳園森木，共倒金荷家，萬里難得樽前相屬。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愛臨風曲。孫郎微笑，生來聲噴霜竹。一蒼溪漁隱云：山谷謂此詞可繼東坡赤壁之賦，余故列東坡之詞於左。一方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初

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處檣櫓，灰燼煙滅，故壘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明月。一程滄洲詞飲奴嬌中秋玩月序曰：讀山谷共倒金荷家萬里，難得樽前相屬之句，慨然有懷，常韻作一首，詞曰：一曉涼散策恨西風，不貸一池殘綠，誰與冰輪搗玉斧？恰好今宵酒足，樹杪翻光滲，庭轉影零亂。竇玉，盪胸清露聞須澆，休問湖海飄零，老人心事，仍倚巖枯木，萬里親知應健否？脈脈此情誰屬？世

慮離平，天高難問，倚遍闌干曲，不妨隨寓買園籠種松竹。一老學菴筆記：范寧言晉直至宜州，州無亭驛，又無民居可處，止一僧舍可寓，而適為崇甯萬壽寺法所不許，乃居一城樓上，亦極湫隘，秋暑方熾，幾不可過。一日忽小雨，晉直飲薄醉坐胡牀，自翻鞦韆伸足出，外以受雨

，顧謂寥曰：「信中書平生，無此快也！」未幾而卒。

詞苑叢談豫章守當淨解印後，一日郡中置酒，郭功甫在坐，豫章爲木蘭花令以示之云：「淺歡裏上青青夢，姑熱堂前餘翰墨，暫分一印管江南，稍爲諸公方阜白，江山依舊雲空碧，昨日主人今日客，誰分賓主強惺惺？聞取磯頭新婦石。」○崇熙四年重九，山谷在宜州登郡城樓，聽鴻人相語，今歲當響戰，取封侯。山谷因作南鄉子詞云：「諸將說封侯，短笛長吹獨倚樓，萬事盡隨風雨去，休休戲馬臺南金絡頭，催酒莫遲留，酒味今秋似去秋，花向老人頭上笑羞羞，白髮簪花不解愁。」○倚闌高歌，若不盡堪者，是月三十日果不起。

秦觀

觀字少游，一字太虛。號淮海居士，高郵人，登第後，蘇軾薦於朝，除太學博士，遷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坐黨籍徙，徽宗立放還，至藤州卒。有淮海詞三卷。

晁無咎云：近來作者皆不及少游，如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邊孤村，一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也。○蔡伯世云：子瞻辭勝乎情，吾輒情勝乎辭，辭情相稱者，惟少游而已！○佛經云：少游多婉約，子瞻多豪放，當以婉約爲主。○陳後山云：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耳，唐諸人不逮也。○李易安云：秦詞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丰逸，而終乏富貴態。○胡元任云：少游詞尚婉美，然格力失之弱，○蘇轍云：秦校理詞淡蕩畦畛，天心月落，逸格超絕，妙中之妙。讀者，謂前無倫而後無繼。○張叔夏云：秦少游詞體制淡雅，氣骨不哀，清靡中不斷意脈，咀嚼無滓，久而知味，四庫提要云：觀詞情韻兼勝，在蘇黃之上，流傳雖少，要爲倚聲家一作手。

憶王孫 春閨 花菴詞選作李重元詞

萋萋芳草憶王孫，柳外樓高空斷魂，杜宇聲聲不忍聞，欲黃昏，雨打

梨花深閉門。

按李重元詞凡四闕，春詞卽此。夏詞云：風滿獵獵小池塘，過雨荷花滿院香。沈李浮瓜冰雪涼，竹方牀，絨線慵拈午夢長。秋詞云：瘦瘦風冷扶花秋，明月斜侵獨倚樓，十二珠簾不上鉤，黯凝眸，一點漁燈古渡頭。
冬詞云：彤雲風掃雪初晴，天外孤鴻三兩聲，獨掩寒衾不忍聽，月華明窗外，梅花瘦影橫。

如夢令 春景

鶯嘴啄花紅溜，燕尾剪波綠皺。指冷玉笙寒，吹徹小梅春透。依舊依舊，人與綠楊俱瘦！

桃源憶故人 冬景

玉樓深鎖多情種，清夜悠悠誰共？羞見枕衾鸞鳳，悶則和衣擁。無端畫角嚴城動，驚破一番新夢。窗外月華霜重，聽徹梅花弄。

鷓鴣仙 七夕

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
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

豈在朝朝暮暮？

河傳 贈妓

恨眉醉眼，甚輕輕、覷著，神魂迷亂，常記那回，小曲闌干西畔，鬢雲鬆羅幘剗。丁香笑吐嬌無限，語軟聲低，道我何曾慣？雲雨未諧，早被東風吹散，瘦煞人，天不管。

山谷詞：河傳，有七大夫家歌秦少游瘦煞人天不管之曲，以好字易瘦字，戲爲之作云：「心情老懶，對歌對舞，猶是當時眼巧，笑說妝近我衰容華髮，似并著賣卜意思量，好箇當年見催酒催更，只怕歸期短飲散，燈稀肯殺人，落花深院，好殺人，天不管。」

滿庭芳 春遊

曉色雲開，春隨人意，驟雨才過還晴。古臺芳榭，飛燕蹴紅英。舞困榆錢自落，鞦韆外、綠水橋平。東風裏，朱門映柳，低按小秦箏。多情行樂處，珠鈿翠蓋，玉轡紅纓。漸酒空金榼，花困蓬瀛。豆蔻梢頭舊恨，十年夢、屈指堪驚。凭欄久、疏烟淡日，寂寞下燕城。

詳註白香詞譜 卷二

鐵圍山叢談：秦觀筍范温，常預貴人家會，貴人有侍兒喜歌秦少游長短句坐間略不顧温，酒醒歎洽，始問此郎何人？温遽起叉手對曰：「某某乃山抹微雲女婿也。」聞者絕倒。

按：少游滿庭芳詞云：「山抹微雲，天粘衰草，畫角聲斷誰門，暫停征棹，聊共引離尊，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柳絮紛紛，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銷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謾贏得青樓，薄倖名存，此去何時見也，灑袖上，空染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

避暑錄話：秦少游亦善爲樂府，語工而入律，知樂者謂之作家歌。元豐間盛行於淮楚寒，鷓鴣點，流水遶孤村，本隋煬帝詩也。少游取以爲滿庭芳辭，而首言山抹微雲，天粘衰草，尤爲當時所傳。蘇子瞻於四學士中最善少游，故他文未嘗不極口稱善，豈特樂府；然猶以鷓鴣爲病，故常戲云：「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露花倒影，柳永破陣子語也。」

花菴詞選註曰：秦少游自會稽入京，見東坡，坡曰：「久別當作文甚勝，都下盛唱公山抹微雲之詞。」秦遜謝，坡連云：「不意別後，公卻學柳七作詞。」秦答曰：「某雖無識，亦不至是；先生之言，無乃過乎？」坡云：「銷魂當此際，非柳詞句法乎？」秦慚服，然已流傳，不復可改矣。又問別作何詞？秦舉「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鞍，影鞍驟。」坡云：「十三箇字，只說得一箇人騎馬樓前過。」秦問先生近著，坡云：「亦有一詞，辭樓上事，乃舉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晁無咎在坐云：「三句說盡張建封燕子樓一段事，奇哉！」

能改齋漫錄：杭之西湖，有一倅園唱少游滿庭芳，偶然誤舉一韻云：畫角聲斷斜陽，妓琴操在側云：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斜陽，暫停征棹，聊共引離尊，多少蓬萊舊侶，頻回首，煙靄茫茫，孤邨裏，寒鴉萬點，流水繞空牆。魂傷當此際，輕分羅帶，暗解香囊，謾贏得秦樓薄倖名狂，此去何時見也，灑袖上，空石餘香，傷心處，長城望斷，燈火已昏黃。○按琴操杭州妓，後削髮爲尼。

山堂肆考：海棠橋在南寧府橫州橋南北，皆植海棠，有書生祝姓者家此。宋秦觀嘗醉宿其家，明日題一詞云：「喚起一人聲悄，冷夢寒窗曉，瘴雨過，海棠開，春色又添多少，社酒釀成微笑，半破椰瓢，共嚼覺傾倒，

急投牀，醉鄉廣

大人間小。

墨莊漫錄，秦少游侍兒朝華，姓邊氏，京師人也。元祐登西廡納之，嘗爲詩云：天風吹月入欄杆，烏鵲無聲子夜閒，織女明星來枕上，了知身不在人間。一時朝華年十九也。後三年少游欲修真斷世緣，遂遣朝華歸，父母家貧，以金帛而嫁之，朝華臨別泣不已，少游作詩云：「月霧茫茫曉柝悲，玉人揮手斷腸時，不須重向燈前泣，百歲終當一別離。」朝華既去二十餘日，使其父來云：「不願嫁，卻乞歸。」少游憐而復取歸，明年少游出倅錢塘，至淮上，因西道友論議，歎光景之遒歸，謂華曰：「汝不去，吾不得修真矣。」亟使人走京師，呼其父，遣朝華隨去，復作詩云：「玉人前去卻重來，此度分攜更不回，腸斷龜山離別處，夕陽孤塔自崔嵬！」時紹聖元年五月十一日也。少游嘗

手書記此事，夫幾送京南荒去。

高齋詩話：秦少游在蔡州，興替妓婁婉字東玉甚密，贈之詞云：「小樓連苑橫空。」又云：「玉佩丁東。」別後是也。又贈妓陶心兒詞南歌子云：「玉漏迢迢盡，銀河淡淡橫，夢回宿酒未全醒，已殺鄰雞催起，怕天明，臂上妝猶在，襟間淚尚盈，水邊燈火慚人行，天外一鉤殘月帶三星。」末句謂心字也。

冷齋夜話：少游郴州作長短句云：「霜天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遶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東坡絕愛其尾兩句，自書於扇曰：「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東坡初未識少游，少游知其將復過維揚，作坡筆題壁於一山寺中，東坡果不能辨，大驚，及見，孫莘老出，少游詩詞數十篇，讀之，乃歎曰：「向書壁者，定此耶也。」後與少游維揚飲別，作虞美人曰：「波聲拍枕長淮曉，障月窺人小，無情汴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恨向西州。竹陰花圃曾同醉，酒未多於淚，誰教風鑑在塵埃，釀造一場煩惱送人來。」世傳此詞，是賀方回所作，雖山谷亦云大觀中於金陵見其親筆醉墨，轉氣壓王子敬，蓋東坡詞也。○少游小詞奇麗，欲歌之，想見其神情在絳闕道山之間，詢曰：「柳邊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亂鶯聲碎，飄零疏酒痕離別，覓衣帶人不見碧雲暮合空相對，憶昔西池會，賀鷟同飛，蓋攤手處今誰在？日邊清夢斷殘裏，朱顏改，春去也落紅，萬點愁如海。」余兄思禹使余賦崔徽顛子詞，因次韻曰：「半身屏外睡，覺骨紅退，春思亂，芳心碎，空餘髻鬢玉不見，流蘇帶試與問，令人秀韻

誰宜對？湘浦曾同宿，手弭青羅蓋，疑是夢中猶在，十分存易盡，一點情難改，多少事，都隨恨遠連雲海，一龍蛇，天機轉空碧，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後南遷久之。

○秦少游在處州夢中作好事近詞云：『山路雨添花，花助一山春色，行到小橋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

北歸，逗遛於藤州光華亭，方醉起，以玉盃汲水，笑視而死。

山谷詞千秋歲，少游得謫，嘗夢中作詞云：『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一竟以元符庚辰死於藤州光華亭上。』

崇寧甲申，庭堅寓宜州，道過衡陽，覽其遺墨，始追和并千秋歲詞云：『苑邊花外，記得向朝退，飛騎軋，鳴珂碎，齊歌雲撥扇，趙舞風回帶，殿鼓斷，杯盤狼籍猶相對，灑洲誰能會？醉臥藤陰盡，人已去，詞空在，魂園高宴悄，虎觀英游改，重感慨，波瀾萬頃珠沈海。』并見吳允吉集。

詞苑叢談錢起湘靈鼓瑟詩，末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秦少游嘗用以填詞云：『千里瀟湘接藍浦，聞曉鏡，曾日曾經，月高風定露華清，微波澄不動，冷浸一天星，獨倚危檣情，悄悄遙聞妃瑟，冷洽新聲，含盡古今情，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賀 鑄

鑄字方回，衛州人，孝惠皇后族孫。元祐中通判泗州，又倅天下州，退居吳下，有慶湖遺文集二十九卷，東山寓齋樂府三卷。

張文潛云：方回樂府，妙絕一世，盛德如遊金張之堂；妖冶如攬嬌施之袂，幽索如屈宋，悲壯如蘇李。

○李易安云：賀詞著少典重。○張叔夏云：方回詞夢窗善於練字面，多於溫庭筠李長吉詩中來。

青玉案 春暮

凌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錦瑟年華誰與度？月樓花院，綺窗朱戶，惟有春知處。碧雲冉冉蘅皋暮，綵筆空題斷腸句，試問閒愁

知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

七修類稿：秦觀與蘇黃齊名，嘗於夢中作好事近一詞云云，其後以事謫藤州，竟死於藤，此詞其讖乎？少游同時有賀鑄，嘗作青玉案悼之云云。山谷有詩云：「少游醉臥古藤下，誰與愁眉唱一杯？解道江南斷腸句，祇今惟有賀方回。」秦詞世人少知，余嘗親見其墨跡，後有近代劉勳莊題云：「名雖蘇黃學更優，一詞遺墨至今留，無人喚醒藤州夢，淮水淮山總是愁。」亦不勝其感慨，因憶賀黃二作，併書之，以見少游固竟沒於貶所，而山谷厄於城樓之死，尤艱哉！嗚呼！詠詩之日，孰知又爲少游之後者耶？

中吳紀聞賀鑄字方回，本山陰人，徙姑蘇之醋坊橋。方回嘗遊定力寺，訪僧不遇，因題一絕云：「破冰泉脈漱蘿根，瘦柳梢頭掛樹猿，蠟屐舊痕渾不見，東風先爲我開門。」王荆公極愛之，自此聲價愈重。有小築在盤門之南十餘里，地名橫塘，方回往來其間，嘗作青玉案詞云云。後山谷有詩云：「解道江南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其爲前輩推重如此。初方回爲武弁，李邦直爲執政時，力薦之，其略謂竊見西頭供奉官賀某老於文學，泛觀古今詞章，議論滔滔出流輩，欲翠改換一職，令入文貫，以示聖時育材，進善之意。上可其奏，因易文階，積官至正郎，終於常侍。

鶴林玉露：詩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端憂如出來，頭洞不可撥。」項禮云：「夕陽樓上山重疊，未抵春愁一倍多」，是也，有以水喻愁者，李欣云：「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李後主云：「問君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秦少游云：「落紅萬點愁如海，一星也，賀方回云：「試問閑愁知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蓋以三者比愁之多也，尤爲新奇，兼與中有比，意味更長！

潘子真詩話，世稱方回新作「梅子黃時雨」爲絕唱，蓋用寇萊公語也，寇公云：「杜鵑啼處血成花，梅子黃時雨如霧。」

詞綜：周少隱云：方回有梅子黃時雨之句，人謂之賀梅子，方回寡髮，郭公父指其髻曰：「此真賀梅子也。」

薄倖 春情 一作憶故人

淡○妝○多○態○，更○滴○滴○頻○迴○盼○，便○認○得○琴○心○先○許○，欲○縮○合○歡○雙○帶○，記○畫○堂○風○月○逢○迎○，輕○顰○淺○笑○嬌○無○奈○！向○睡○鴨○爐○邊○，翔○鴛○屏○裏○，羞○把○香○羅○偷○解○。自○過○了○燒○鏡○後○，都○不○見○踏○青○挑○菜○，幾○回○憑○雙○燕○了○窻○深○意○，往○來○卻○恨○重○簾○礙○，約○何○時○再○正○春○濃○酒○困○？人○閒○晝○永○無○聊○賴○，厭○厭○睡○起○，猶○有○花○梢○日○在○。

陽春白雪：賀方回謔金門李黃門，夢得一曲，前遍二十二言，後遍二十二言而無其聲，余采其前遍，潤一橫字，已標二十五字，寫之云：「楊花落，燕子橫穿未闌，常恨春磨如水薄，閑愁無處著，綠帶江山格角，桃葉參差前約，歷歷短橋沙外泊，東風晚來惡。」賀方回小梅花三闋，隱括唐人詩歌爲之，是亦集句之義；然其間語意聯屬，飄飄然有豪縱高舉之氣，酒酣其熱浩歌數過，亦一快也！一曰：「城下路，淺風露，令人擊叩昔人墓，岸頭沙，帶蒹葭，漫漫昔時流水今人家，黃埃赤日長安道，倦客無漿馬無草，開兩闋，掩兩闋，千古如何不見一人閒？六國樓，三秦掃，初謂商山遺四老，馳單車致絨書裂，荷焚芟接，武吏長裾高人端，得酒中趣，深入醉鄉安穩處，生忘形，死忘名，誰論二豪卻不斂劉伶。」二曰：「縛虎手，懸河口，車如雞馬如狗，自綸巾，撲黃塵，不知我輩不是蓬蒿人，莫闖蓬客成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雷顛，不論錢，誰問旗亭美酒十千？酌大斗，起爲壽，背髮常青古無有，笑嫣然，舞翩然，當壘秦女十五語如弦，遺音能記秋風曲，事去十年猶恨促，攪流光，擊扶桑，爭奈愁來一日即爲長。」三曰：「思前別，記時節，美人顏色如花發，美人歸，天一涯，娟娟姮娥三五滿還虧，翠眉蟬鬢，離訣，遙寄青樓心欲絕，夢中尋臥，孤雲覺來珠淚滴，向湘水深愁無已，奏綠綺，歷歷高山與流水，妙通神，絕知音，不知暮雨朝雲，何山峯相思無物堪相比，珠箔雁闌幾千里，潮將分月窗明，一夜梅花忽開疑是君。」老學庵筆記：賀方回狀貌奇醜，色青黑而有英氣，俗謂「賀鬼頭」。喜校書，朱黃未嘗去手，詩文皆高，不獨工長短句也。潘邠老贈方回詩云：「詩東牛腰藏舊稿，書託馬尾辨新蠅。」

「有二子曰房曰廩，於文房從方，廩從回，蓋蓋父字於二子名也。」

能改濟漫錄：賀，回春一妹，別久，妹寄詩云：「獨倚危欄淚滿襟，小園春色懶追尋，深恩瘦似丁香結，難與芭蕉一寸心。」賀因所寄詩。遂成柳色昔詞云：「薄雨催寒，斜照弄晴，春意空闕，長亭柳色纔黃，遠客一枝先折，烟橫水際映帶，幾點歸鴉，東風消盡龍沙雪，還記出門時恰，而今時節將發，畫樓芳酒，紅淚清歌，頓成輕別，已是經年，杳杳音塵都絕，欲知方寸共有幾許，清愁，芭蕉不展丁香結，枉望斷天涯兩雁，願風月。康伯可詞風流子，昔賀方回作此道都城舊遊。僕謫居滄海，醉中忽有歌之者，用其聲律，再賦一闋，恨方回久下世，不見此作云，結客少年場，繁華夢，當日賞風光。紅燈九街買移花市，畫樓十里，特地梅妝，醉魂蕩，飄飄攜萬字，偷飲吸三江，嬌隨御車玉，認南陌喜搖雙槳，紅袖橫塘，天涯歸期阻衡陽，雁不到路隔三湘，難見謝娘。詩好蘇小歌長淺，自惜鸞膠朱絲何在暗藏，羅結紅投酒香，歌罷淚沾宮錦，襟袖淋漓。」○按方回詞云：「何處最難忘，方蒙進，放樂五雲鄉，綵筆賦詩，禁池芳草香。驪調馬，路垂楊，綺筵上，屬恨歌鶯淺，汗哀舞難香，闌燭伴歸。繡輪同載，閑花別館，隔水深坊，零落少年場，琴心漫流怨帶眼偷長，無奈占牀，燕月欺發吳霜，念北里音塵，魚封永斷，便橋煙雨，鷓鴣相翠，好在後庭桃李應記劉郎。」旧可名與之，官郎中。○苻溪漁隱叢話復齊漫錄云：方回詞有雁後歸云：「巧製合歡羅勝子，銀頭春意翩翩鬢，歌淺笑，拜媽然，願郎宜此酒行樂，駐華年，未至文園多病客，幽襟悽斷，堪憐舊游夢，掛碧雲邊，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山谷守當塗，方回過焉，人日席上作也。腔水臨江仙。山谷以方回用薛道衡詩，故易以雁後歸云，唐劉餗傳記云：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曰：「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及云：「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乃曰：「名下無虛士。」詞叢叢談：賀方回晚景云：「鷺外紅綃一縷霞，淡黃楊柳帶棲鴉，玉人和月折梅花。笑燃粉香歸繡戶，中垂羅幕聽聽紗，東風寒似夜來寒。」其起句水王子安滕王閣賦，此子可云善盜。

毛滂

滂字澤民，衢州江山人，官至祠部員外郎，知秀州，有東堂詞一卷。

四庫提要云：滂詞情韻特勝。陳振孫謂滂他詞雖工，終無及蘇賦所賞一首者，亦隨人之見，非篤論也。其文集詞集并稱東堂者。滂令武康時，改靈心堂為東堂。集中嘉山溪一闕，自注其事甚悉云。

惜分飛 本意 一作富陽僧舍代作別語

淚溼闌干花著露，愁到眉峯碧聚，此恨平分取，更無言語空相覷。
斷雨殘雲無意緒，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處；斷魂分付潮流去。

乾降府鹿州縣圖志：富陽縣漢富春縣，隋會稽郡云云。晉咸安初，改曰富陽。五代時復曰富春，宋太平興國三年仍曰富陽。

西湖遊覽志：蘇子瞻守杭時，毛澤民者為法曹，公以衆人過之，而澤民與妓瓊芳者善，及秩滿辭去，作惜分飛詞以贈妓云云。子瞻一日宴客，聞妓歌此詞，問誰所作？妓以澤民對，子瞻歎曰：「郡寮有詞人而不及知，某之罪也。」翌日折簡

追回，款洽數月。

清波雜志：秦少游發郴州，反顧有所屬其詞云云。山谷云：語意極似劉夢得楚蜀間語淚溼闌干花著露云云。毛澤民元祐間罷杭州法曹，至富陽所作贈別也，因是受知東坡，語盡而意不盡，意盡而情不盡，何酷似少游也？

○按少游詞乃踏莎行，見前引冷齋夜話。

孫洙

洙字巨源，廣陵人，舉進士，元豐中官翰林學士。

河滿子 秋怨

悵望浮生急景，淒涼寶瑟餘音，楚客多情偏怨別，碧山遠水登臨，目送連天衰草，夜闌幾處疏砧，黃葉無風自落，秋雲不雨常陰，天若有情天亦老，搖搖幽恨難禁，惆悵舊歡如夢，覺來無處追尋！

花菴詞選：孫巨源善薩謔云：「樓頭尙有三通鼓，何須抵死催人去，上馬若匆匆，琵琶曲未終，回頭凝望處，那更廉纖雨，謾道玉爲堂，玉堂今夜長。」註曰：公於元豐間爲翰苑，與李端愿太尉往來尤數。一日饒院宣召者至其家，則出數十輩，蹤跡得之於李氏。時李新納妾，能琵琶，公欲不肯去，而迫於宣命，入院幾二鼓矣。草三制罷，作此詞記恨，連明遣示李。

東坡詞探桑子，潤州多景樓，與孫巨源過云：多情多感仍多病，多景樓中，樽酒相逢

樂事回頭一笑空，管杯且聽琵琶語，細燃輕燭，醉臉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紅。」

王 詵

詵字晉卿，太原人，徙開封，尙英宗女魏國大長公主，歷官

定州觀察使，開國公駙馬都尉，贈昭化軍節度使，諡榮安。

黃山谷云：晉卿樂府清麗幽遠

，工在江南諸賢季孟之間。

燭影搖紅 惜春 一作春恨

香臉輕勻，黛眉巧畫宮妝淺，風流天付與精神，全在嬌波轉，早是繁

心○可○慣○，○更○那○堪○頻○頻○顧○盼○，○幾○回○得○見○！○見○了○還○休○，○爭○如○不○見○。○燭○影○搖○紅○，○夜○闌○飲○散○春○宵○短○，○當○時○誰○解○唱○陽○關○，○離○恨○天○涯○遠○，○無○奈○雲○收○雨○散○，○凭○闌○干○，○東○風○淚○眼○，○海○棠○開○後○，○燕○子○來○時○，○黃○昏○庭○院○。

能改唐漫錄：都尉憶故人詞云：「燭影搖紅向夜闌，乍酒醒，心情懶，尊前誰爲唱陽關？離恨天涯遠無奈，雲沈雨散。凭闌干，東風淚眼，海棠開後，燕子來時，黃昏庭院。」徽宗喜其詞，猶以不豐容宛轉爲憾，遂令大晟府別撰腔周美成增益其詞，而以首句爲名，謂「燭影搖紅」云。

隨隱漫錄：王晉卿云：海棠開後，燕子來時，黃昏庭院。劉摺山云：一般時節兩銷魂，樓上黃昏，馬上黃昏，趙德麟云：斷送一生憔悴，能消幾箇黃昏。

趙德麟詞浣溪沙王晉卿筵上作云：「風急花飛書掩門，一簾殘雨滴黃昏，便無離恨也銷魂，翠被任熏終不暖，玉杯慵舉幾番溫，箇般情事與誰論。」○按德麟名令時，自號聊復翁，燕懿王元孫，襲封安定郡王，贈開府儀同三司，有聊復集。

舊唐書開皇氏云：東坡嘗作西江月一闋，寓意於梅，所謂「高情已逐曉雲空」是也。惟榴花獨存，故其詞多及之。觀「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可見其意矣。南歌子詞云：「紫陌尋春去，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惟見石榴新葉一枝開，冰繁堆，雲鬢金尊釀玉醅，綠陰青子莫相催，留取紅巾千點照池臺。」意有所屬也，或云贈王晉卿侍兒，未知其然否？詞苑叢書：王晉卿得罪外謫，後房養歌者，名韓春鶯，爲密縣馬氏所得。晉卿還朝賦一闋云：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曾無古押衙。有客爲足成之云：「回首音塵兩沈絕，春鶯休轉沁園花。」晉卿悽然，賦蝶戀花詞云：

「鐘送黃昏，雞報曉，昏曉相催世事何時了？萬恨千愁人自老，春來依舊生芳草，忙處人多閑處少，閑處光陰幾箇人知道？獨上高樓雲杳杳，天涯一點青山小。」

王安國

安國字平甫，臨川人，安石弟。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熙寧初，除西京國子教授，終祕閣校理，有王校理集。

四庫提要云：安國數以正議

見細；其文集亦湮沒不傳。

減字木蘭花 春情

畫橋流水，雨溼落紅飛不起，月破黃昏，簾裏餘香馬上聞。
徘徊不語，今夜夢魂何處去？不似垂楊，猶解飛花入洞房。

侯鯖錄曾子固曰：「王平甫熙寧癸丑歲直宿崇文院，夢有遊之至海上，見海水中宮殿甚盛，其中作樂，笙簫鼓吹之妓甚衆，題其名曰靈芝宮。遊之者欲俱往，有人在宮側，隔水謂曰：「時未至」。且令去他日，當迎之；至此恍惚夢覺，時禁中已鳴鐘，平甫頗自負不凡，爲詩記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是人間世，長樂鐘聲夢覺時」。後四年平甫病卒，其家哭，訊之曰：「君嘗夢往靈芝宮，果然乎？」卜曰：「然！昔人至海上蓬萊，見樓臺中，有待樂天之宮。樂天爲詩以誌，與平甫之夢蓋相似」。二人皆天才逸發，其精神所寓，必有異者，蓋有之而不可窮也。」

東軒筆錄王平甫學士，軀軀魁碩，而眉宇秀朗。嘗盛夏入館中，方下馬流汗浹衣，劉放見而笑曰：「君真所謂汗淋學士也。」

蒼瀛隱叢話倦游雜錄云：平甫熙寧中判官告院，忽於秋日作宮詞點絳脣一解，以示魏泰。泰曰：「斷章有流離之思，何也？」明年果得罪，廢歸金陵。其詞曰：「秋氣微涼夢回明月穿簾幙，井梧蕭索，正遶南枝鷓鴣質。慙塵生金雁，空峇落，情無託，鬢雲慵掠，不似君恩薄。」

謝逸

逸字無逸，臨川人，有溪堂詞一卷。

千秋歲 夏景

棟花飄砌，蔌蔌清香細。梅雨過，蘋風起，情隨湘水遠，夢繞吳山翠。琴書倦，鷓鴣喚起南窗睡。密意無人寄，幽恨憑誰洗？修竹畔，疏簾裏，歌餘塵拂扇，舞罷風掀袂。人散後，一鉤新月天如水。

苕溪漁隱叢話復齋漫錄云：無逸嘗於黃州關山杏花村館驛，題江神子詞云：「杏花村館酒旗風，水溶溶，鷓鴣紅，野渡舟橫，楊柳綠陰濃，望斷江南山色遠，人不見草連空。夕陽樓外晚煙籠，料青融，淡眉峯，記得年時相見畫屏中，只有關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過者必索筆於館卒，卒頗以為苦，因以泯塗之。

詞苑叢談臨川謝無逸嘗作咏蝶詩三百首，其警句云：「飛隨柳絮有時見，舞入梨花何處尋」，人盛稱之，因呼為謝蝴蝶。有卜算子詞云：「煙雨暮橫塘，顏色橫清淺，誰把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江半，隱几岸，烏巾，細葛含風軟，不見柴桑避俗翁，心共孤雲遠。」

標致雋永，全無鄉澤，可稱逸調！

詞綜：謝逸花心動云：「風裏楊花輕薄性，銀燭高燒心熱，香餌懸鉤，魚不輕吞，辜負釣兒虛設。桑蠶到老絲長絆，鍼刺眼淚流成血，思量起精枝，花朵果兒難結。海樣情，深忍撇，似夢裏相逢，不勝歡悅，出水雙蓮，擷取一枝，可惜頭分拆，猛期月滿官娥賦，誰知是初生新月，折翼鳥，甚日子飛時節。」註引沈天羽云：此詞句句比方，用小雅鴉鳴篇體也。謝幼榮醒蓬萊，中秋懷無逸兄云：望晴峯染黛春暈，澄空蒼天無漢；聞鷓鴣

飛，又一年秋半。暗色誰同歸心暗折，聽唳雲孤雁，問月停杯，錦帆何處，一尊無伴，好在南鄰詩盟酒社，刻燭爭成，引觸愁緩，今夕樓中縱阿連，清玩飲，劇狂歌，歌終起舞醉，冷光，零亂，樂事難窮，疏星易曉，又成浩歎。」○按幼繁名蘊，自號竹友。

周邦彥

邦彥字美成，錢塘人，元豐中獻汴都賦，召爲太樂正。徽宗朝仕至徽猷閣待制，出知順昌府，徙處州卒。自號清真居士，有片玉詞三卷。

張叔夏云：崇寧立，大晟府卽周美成諸人討論古音，審定古調，淪落之後，少得存者，由此八十四調之聲稍傳；而美成諸人又復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宮換羽，爲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爲之，其曲遂繁。美成負一代詞名，所作之詞，渾厚和雅，善於融化，詩句，而於音譜，且間有未諧，可見其雖矣。作詞者多效其體製，失之軟媚而無所取，此惟美成爲然，不能學也。所可倣效之詞，是一美成而已。○又云：詞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爲情所役，則失其雅正之音，善卿伯可不必論，雖美成亦有所不免。如「爲伊淚落」如「最苦夢魂，今宵不到伊行」。如「天便教人，霎時得見何妨」？如「又恐伊聲消問息，瘦損容光」，如「許多煩惱，只爲當時一畝留情」。所謂淳厚日變成澆風也。○又云：「美成詞只當看渾成處於軟媚中有氣魄，探唐詩融化如自己者，乃其所長。惜乎意趣卻不高遠，所以出奇之語，以白石騷雅句法潤色之，真大儻雲錦也。」

詞綜：音陽強煥序云：美成詞極寫物態，曲盡其妙。○劉潛夫云：「美成頗偷古句」，○陳質齊云：「美成詞多用唐人詩語，躡括入律，混然天成。長調尤善鋪敘，宮體精工，詞人之甲乙也」，○沈伯時云：「作詞當以清真爲主，善清真最爲知音，且下字用意，皆有法度」。

四庫提要云：宋史文苑傳：稱邦彥疏儻少檢，不爲州里推重。好音樂，能自度曲，製樂府長短句，詞韻清蔚。○又云：陳郁載一話，謂其以樂府獨步貴，人學士，市儈妓女，皆知其詞爲可愛，非溢美也，又邦彥本通音律，下字用韻，皆有法度，故方千里里和詞一一按譜填腔，不敢稍失尺寸。○又云：邦彥於解聲律，爲詞家之冠。所製諸調，不獨音之平仄宜適，卽於字中上去入三音，亦不容相混，所謂分別韻度，深契微芒，故千里和詞

，字字奉
爲標準

鎖窗寒 寒食

暗○柳○啼○鴉○，單○衣○竚○立○，小○簾○朱○戶○，桐○花○半○畝○，靜○鎖○一○庭○愁○雨○，灑○空○階○
，更○闌○未○休○，故○人○翦○燭○西○窗○語○，似○楚○江○暝○宿○，風○燈○零○亂○，少○年○羈○旅○，
遲○暮○，嬉○遊○處○，正○店○舍○無○煙○，禁○城○百○五○，旗○亭○喚○酒○，付○與○高○陽○儔○侶○
，想○東○園○，桃○李○自○春○，小○脣○秀○靨○今○在○否○？到○歸○時○，定○有○殘○英○，待○客○攜○
樽○俎○。

解語花 元宵

風○銷○炤○蠟○，露○浥○烘○爐○，花○市○光○相○射○，桂○華○流○瓦○，纖○雲○散○，耿○耿○素○娥○欲○
下○，衣○裳○淡○雅○，看○楚○女○，纖○腰○一○把○，簫○鼓○喧○，人○影○參○差○，滿○路○飄○香○麝○
，因○念○帝○城○放○夜○，望○千○門○如○畫○，嬉○笑○游○冶○，鈿○車○羅○帕○，相○逢○處○，自○
有○暗○塵○隨○馬○，年○光○是○也○；惟○只○見○舊○情○衰○謝○，清○漏○移○，飛○蓋○歸○來○，任○舞○

休歌罷。

詞源：昔人詠節序，不惟不多附之，歌喉者，類是率俗，不過爲應時納俗之聲耳，所謂清明折柳花，闌漫端午，梅霖初歇。七夕炎光。謝若律以詞家調度，則皆未然，豈如美成解語花賦元夕云云。如此等對詞頗多，不編摛辭精粹，又且見時序風物之盛，人家宴樂之同。

過秦樓 秋夜

水浴銀蟾，葉暄涼吹，巷陌馬聲初斷，閒依露井，笑撲流螢，惹破畫羅香扇。人靜夜久凭欄，愁不歸眠，立殘更箭，歎年華一瞬，人今千里，夢沈書遠。空見說、鬢怯瓊梳，容消金鏡，漸嬾趁時勻染，梅風地溼，虹雨苔滋，一架舞紅都變，誰信無聊爲伊？才減江淹，情傷荀倩，但明河影下，還看疏星幾點。

詞旨屬對。釋柳蘇晴，故溪

歇雨。○詞眼籠燈燃月。

花菴詞選：周美成化犯咏梅花云：「粉牆低，梅花照眼依然；舊風味露痕輕縷，疑淨洗鉛華，無限清麗。去年勝賞曾孤倚，冰盤同宴喜。更可惜雪中高樹，香篝熏素被。今年對花太匆匆，相逢似有恨依依，愁悴凝望久，青苔上旋看飛，嗟相將，見腹圓，薦酒人正在空。江煙浪裏，但夢想一枝滿漉，黃昏斜照水。」叔賜云：此只詠梅花，而好處反覆，道盡三年閒事，昔人謂好詩則美，流轉如彈丸，余於此詞亦云。

西湖遊覽志周美成邦彥，錢塘人，博涉百家。元豐初，遊京師，獻汴都賦，神宗奇之，累官徽猷閣待制提舉。能自度曲製樂府長短句，詞韻清蔚，名其居曰願曲堂。其所製意雖忘云：「衣染鶯黃，愛管歌住拍，勸酒持觴，低鬟舞影動，私語口脂香，簪露滴竹風涼，拚劇飲淋漓，夜漸深，釐燈就月，子細端相，知音見說無雙解，移宮換羽，未怕周郎，長眉知有恨，貪耍不成妝些，箇事惱人腸，試說與何妨？又恐伊尋消問息，瘦減容光。」其詞格大率類此。

鬪綠：夷堅志云：美成在姑蘇，與營妓岳楚雲相戀，後從京師過吳，則岳已從人久矣，因飲於太守蔡樽子高坐上，見其妹，因作點絳脣詞寄之云：「遶鵝歸來故鄉，多少傷心地，短書不寄，魚浪空千里。憑仗桃根，說與相思意。愁無際，暮時衣袂，猶有東風淚。」楚雲讀之，感泣者累日。

鷓鴣林玉露楊東山言道藏經云：「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一周末成詞蝶粉蜂黃漸退了，正用此也。而說者以爲宮妝，且以退爲褪，誤矣！余因歎曰：「區區小詞，讀書不博者，偷不能得其旨，況古人之文章，而可以臆見妄解乎？」

墨莊漫錄：今人家圍房，遇春秋社日，不可粗細，謂之惡作。故周美成執藝香詞云：「乳鴨池塘水暖，風緊柳花迎面，午妝粉指印窗眼，曲理長眉翠淺，聞知社日停鍼線，採新燕，寶釵落枕夢春遠，簾影參差滿院。」浩然齋雅談：宣和中，李師師以能歌舞稱，時周邦彥爲太學生，時遊其家。一夕訪陸隨幸，倉卒避去，低而賦小詞，所謂并刀如翦吳鹽勝雪者，蓋紀此夕事也。未幾，李被宵喚，遂歌于上前，問誰作？以邦彥對，遂與解耦，自此通顯。既而朝廷賜醴，師師又歌大酺六醜二解，上顧教坊使袁隨，問隨曰：「此起居舍人新知潞州周邦彥作也。」問六醜之義，莫能對。召邦彥問之，對曰：「此犯六調，皆聲之美者，然絕難歌。」上喜，意將留行，且以近多祥瑞，將使播之樂章，命蔡元長叩之。邦彥云：「某老矣！頗悔少作。」會起居郎，張果屢知邦彥嘗於親王席上作小詞，贈舞臺云：「歌席上，無賴是橫波，寶鬢玲瓏敲敲玉燕，繡巾柔膩掩香羅，何況會婆娑！無箇事，因甚欲雙蛾，淺淡梳妝疑是畫，慳慳言語勝開。」好處是情多。」爲蔡道其事。上知之，由是得罪。

調苑叢談：周美成爲江甯府溧水令，主簿之室，有色而慧，美成每款洽於厚席之間，世所傳風流子，蓋所寓意。詞云：「新涼小池塘，風塵動，碎影舞斜陽，羨金屋，去來舊時東燕上，花綵繞前度春幃，風閣繡幃深幾許，聽得理絲簧，欲說又休廉乖芳，信未歇先歇，愁近清鶯，遙知新放了，開朱戶，懸自待月西廂。」最苦夢魂，今宵不到伊行，問長時說與佳音密耗，寄將秦鏡偷換韓香，道君自與新燈一顆，云是江南初進，遂與師師語，軒之名也。○周邦彥在李師師家，聞道君至，遂匿牀下。道君自携新燈一顆，云是江南初進，遂與師師語，邦彥悉聞之，屢括成少年遊云：「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指破新棹，錦幄初溫，獸香不斷。相對坐調琴，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師師以直對，道君大怒，因加邦彥選謫，押出國門。越二三日，道君復幸師師家，不遇，至更初，師師歸，愁眉淚眼，憔悴可掬。道君問故，師師奏言邦彥得罪去國，略致一杯相別，不知得官家來。道君問曾有詞否？李云：「有閨陵王詞。」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因奉酒歌云：「柳陰直，煙裏，絲絲弄碧，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綿，送行色，登臨望故國，誰識京華倦客？長亭路，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尺，閑尋舊蹤迹，又酒趁哀絃，燈映離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尊風快，半篙波暖，回頭迢遞便數驛，碧人在天北，悵惻，恨堆積，漸別浦縈洲津，曉寒斜陽冉冉春無極，記月榭攜手，露橋聞笛，沈思前事，似夢裏淚暗滴。」歌竟，道君大喜，「復召邦彥爲大晟樂正。」○周美成晚歸錢塘，夢中得瑞鶴仙詞一闋云：「悄如原帶郭，行路水客去，車塵漠漠，斜陽映山落，斂餘紅，猶戀孤城欄角，淺波步弱，過短亭，何用素約？有流鶯勸我，重解繡鞍，緩引春酌，不記春時早暮上馬，誰扶醉眼未開？驚鷗動幕猶殘，殘紅藥，歎西園已是花深，無地東風，何事又愁，任流光過卻，歸來洞天自樂。」未幾方臘亂自桐廬，入杭時，美成方宴客，倉皇出奔，趨于西湖墳菴，適際殘冬，落日在山，忽逢故人之妻，奔逃而來，乃與小飲于道旁，旗亭聽鶯聲於木杪。少焉分首抵菴，有餘醴，因臥小閣上，恍如詞中所云。逾月入城，故居皆蹂躪矣。後得請提舉洞霄宮終老焉。玉照新志云美成夢中得此詞，遂携家提舉南京詞慶宮，未幾以疾卒。

万侯雅言

雅言自號詞隱，崇甯中充大晟府製撰，有大聲集五卷。

黃叔暘云：雅音精於音律，嘗依月用律製詞，故多應制，所作有大聲集，周美成爲序，山谷亦稱之，爲一代詞人。○又云：雅言之詞，詞之聖者也。發妙音於律呂之中，運巧思於斧鑿之外，平而工，和而雅，比諸刻琢句意而求精麗者，遠矣！

昭君怨

春到南樓雪盡，驚動燈期花信，小雨一番寒，倚闌干。莫把闌干頻倚，一望幾重煙水，何處是京華？暮雲遮。

陽春白雪：方侯雅言木蘭花慢云：「恨鶯花漸老，但芳艸綠河洲，縱岫壁千尋，槍錢萬疊，難買春留。梅花歸來始別，又匆匆結子滿枝頭，門外垂楊岸側畫橋，誰繫蘭舟，悠悠歲月如流，歎水覆杏難收，凭畫闌，往往頭攔舉眼，都是春愁，東風晚來更惡，飛紅拍絮入書樓，雙燕歸來問我，怎生不上簾鉤？」○菴溪漁隱叢話：木樨園中最多，路旁往往有冬天合抱者，土人以共多而不貴之。漕守門前兩徑，自有一二百株，至秋花盛開，籃輿行清香中，殊可愛也云云。○方侯雅言有詞云：「芳菲葉底，誰會秋江意，深綠淺輕，黃怕野女，霜侵憔悴，開分早晚，都占九秋天，花四出，香七里，獨步珠宮裏，佳名殿柱，卻是因遣子，不自月中來，又那得薰薰風味，霓裳舊曲，休問廣寒人飛，大白仙，麝香外無香比。」

趙企

企字循道，大觀中宰績溪。○高齋詩話云：循道以長短句得名，所爲詩亦工。

感皇恩 入京

騎馬踏紅塵，長安重到，人面依然似花好，舊歡纔展，又被新愁分了，未成雲雨夢，巫山曉。千里斷腸，關山古道，回首高城似天杳，滿懷離恨，付與落花啼鳥，故人何處也，青春老。

輿地紀勝趙企係天台，作別詩云：「朝遊白雲城，暮宿黃花洲。」

蔣子雲

子雲字元龍

好事近 初夏

葉暗乳鴉啼，風定老紅猶落，蝴蝶不隨春去，入薰風池閣。休歌金縷勸金卮，酒病煞如昨，簾捲日長人靜，任楊花飄泊。

樂府雜詞拾遺：蔣子雲烏夜啼云：小桃落盡殘紅，恨東風，又是一番春，事不從容，翠屏掩，芳信斷，轉愁叢，可惜日長閒眼小籠攏，草堂詩餘：蔣子雲長相思詞云：紅滿枝，綠滿枝，宿酒厭厭睡起遲，閑庭花影移，憶歸期，數歸期，夢見雖多相見稀，相逢知幾時。

李玉

未詳。

賀新郎 春閨 陽春白雪作潘元質詞。

篆○縷○銷○金○鼎○，醉○沈○沈○，庭○陰○轉○午○，畫○堂○人○靜○。芳○草○王○孫○知○何○處○？惟○有○
楊○花○糝○徑○，漸○玉○枕○，騰○騰○春○醒○，簾○外○殘○紅○春○已○透○，鎮○無○聊○，殢○酒○慳○慳○
病○，雲○鬢○亂○，未○梳○整○。江○南○舊○事○休○重○省○，遍○天○涯○，尋○消○問○息○，斷○鴻○
難○倩○，月○滿○西○樓○凭○欄○久○。依○舊○歸○期○未○定○，又○只○恐○餅○沈○金○井○，嘶○騎○不○來○
銀○燭○暗○，枉○教○人○，立○盡○梧○桐○影○，誰○伴○我○，對○鸞○鏡○？

黃叔暘云：李君之詞，雖不多見，然風流醜藉，盡此篇矣。○按潘元質，金華人，清波雜志云：江南自初春至
首夏，有二十四番風信，梅花風最先，楝花風居後。○彈少時嘗從同舍金華，潘元質和人春詞，有捲簾試約東君
，問花信風來第幾番之句，潘曰：「宮體詞也，語太弱，助流入輕浮。」又嘗和人蝦蟆詞：有「生
怕凍損蜂房，膠瓶湯浸，且與溫存。」著規箚如前，朋友琢磨之益，老不敢忘，潘集本拱矣。

詳註白香詞譜箋卷三

靖安舒夢蘭原輯

南海謝朝徵草菴箋

趙長卿

長卿自號仙源居士，南豐人。宋宗室子，著有惜香樂府十卷。四庫提要云：「長卿情於仕進，觴詠自娛，隨意成吟，多得淡遠蕭疏之致。」

瀟湘夜雨燈花

斜○點○銀○釭○，高○擎○蓮○炬○，夜○深○不○耐○微○風○，重○重○簾○幙○捲○堂○中○，香○漸○遠○，長○
烟○裊○穉○，光○不○定○，寒○影○搖○紅○，偏○奇○處○，當○庭○月○暗○，吐○燄○如○虹○，紅○裳○
呈○豔○，麗○娥○一○見○，無○奈○狂○蹤○，試○煩○他○纖○手○，捲○上○紗○籠○，開○正○好○，銀○花○
照○夜○，堆○不○盡○，金○粟○凝○空○，丁○甯○語○，頻○將○好○事○，來○報○主○人○公○。

西湖志：趙長卿畫堂春游西湖有感云：「湖光乘雨碧連天，綠隱映草芊芊，舞風楊柳欲吹綿，依依起翠幃，還是春風客路，對花空負艸娟，暮雲樓閣於雲間，羅袖成斑。」

辛棄疾

棄疾字幼安，號稼軒，歷城人。耿京聚兵，山東節制忠義軍馬留掌書記，奉表來歸。高宗召見，授承務郎差簽，判江陰，累官浙東安撫，知龍圖閣待制樞密院都承旨。德祐初，以謝枋得請贈少師，謚忠敏，有稼軒長短句十二卷。

卷●

劉後村云：「公所作大聲鐃鞀小聲鐃鞀，橫絕六合，掃空萬古，其蘊豔綿密者，亦不在小晏秦耶之下。」

俞仲茅彥曰：「唐詩三變愈下，史詞殊不然。歐蘇秦黃足當高岑王李。南渡以後，矯矯陸健，即不得稱中宋晚宋也。惟辛稼軒自度梁肉不勝前哲，特出奇險為珍錯供，與劉後村輩俱曹洞旁出學者，正可欽佩，不必併捧心也。」

四庫提要云：棄疾詞慷慨縱橫，有不可一世之概，於倚聲家為變調，而異軍特起，能于翦翠刻紅之外，屹然別立一宗，迄今不廢。

吳子律云：「稼軒長短句十二卷，元大德己亥孫梓然張公俊刊於廣信書院，余在知不足齋見寫本。」

祝英臺近 春晚

寶釵分，桃葉渡，烟柳暗南浦。怕上層樓，十日九風雨，斷腸點點飛紅，都無人管，倩誰喚流鶯聲住！鬢邊覷，試把花卜歸期，重簪又重數。羅帳燈昏，哽咽夢中語，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卻不解，

帶將愁去。

費耳集：呂婆呂正己之妻。正己爲京畿漕，有女事辛幼安

，因以徵事觸其怒，竟逐之。今稼軒桃葉渡詞因此而作。

詞源：簸弄風月，陶寫性情，詞婉於詩，蓋擊出鶯吭燕舌閒，稍近乎情可也。若隣於鄭衛，與纏令何異也？如陸雲瑞鶴仙云：「臉霞紅印枕，睡覺來冠兒，還是不整，屏間麝煤冷，但眉山壓翠，淚珠彈粉，堂深畫水，燕交飛，風簾露井，恨無人，說與相思，近日帶圍免盡。」重百殘燈未曉，淡月紗窗，那時風景，陽臺路迴，雲雨夢，便無準，待歸來先指，花梢教看，卻把心期細問，問因循，過了青春，怎生意穩。」稼軒祝英臺近云：「皆景中帶情而存韻雅，故其蕪酣之樂，別離之愁，迴文題樂之思，覘首西州之淚，一寓於詞，若能屏去浮豔，樂而不淫，是亦漢魏樂府之遺意。」

沈江東曰：「稼軒詞以激揚奮厲爲工，至寶觀分桃葉渡

一曲，呢狎溫柔，魂銷意盡，才人伎倆，真不可測！」

詞旨警句，應把花卜歸期重誓又重數。○是他

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卻不解，帶將愁去。

絕妙好詞選：歸潛志蕪懷英辛棄疾少同舍處。金國初亂，辛率數千入南渡，顯於宋。黨在北，擢第入翰林；二公皆有榮寵。後辛退閒，有鷓鴣天云：「壯歲旌旗擁萬夫，錦羅突騎渡江初，燕兵夜促銀胡矢，漢箭朝飛金僕

姑。思故事，歎今吾，春風不染白髭鬚，

都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郊種樹書。」

鶴林玉露辛幼安晚春詞云：更能消幾番春雨，匆匆春又歸去，惜花長恨花開早，何況亂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迷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橋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相摩土，閑愁最苦。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烟柳斷腸處。詞意殊悲斜陽烟柳之句，其與宋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者異矣！使在漢何時，甯不買種豆種桃之禍哉？愚聞詩皇見此詞，頗不悅，然終不加罪，可謂盛德也已。其題江西造口詞云：「雙孤槳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是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山愁予，山深聞鷓鴣。」蓋南渡之初，

靡人道降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還。幼安自此起興開鷓鴣之句，謂恢復之事，行不得也。又寄邱宗卿詞云：「千古江山，英雄無覓處，孫仲謀處，舞榭歌臺，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章草草封狼窟，香齋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二年望中燈火，猶記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恐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此詞集中不載，亦篤壯可嘉。王文公云：「辛幼安陳同甫若朝廷賞罰明，此等人皆可用。」○按晚春詞調摸魚兒，造口詞調菩薩蠻。寄宗卿詞調永遇樂。○桓溫雄猛蓋一時，實與相從燕賞，豈有失禮於前者？孟嘉落帽，恐如禰正平要服揜搗，寄侮曹瞞之意。陶淵明嘉之甥也，爲嘉作傳，稱其在朝仗正，門無雜賓，則嘉亦一時之望，乃肯從溫何也？溫嘗從容謂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亦頗有相斬之意。」辛幼安九日詞云：「雖與老兵同一笑，落帽將軍，華髮，莫倚忘懷，西風也解點檢尊前。」客淒涼，今古眼中三兩飛蝶。

●一愈謂嘉不當從溫，故西風落其帽以貶之，若免冠然。

程史：辛稼軒守南徐，已多病謝客。余來繁仕，委吏實隸總所，例於州家殊參辰旦望，贊諷刺而已。余時以乙丑南宮試，歲前滌事僅兩旬，即謁告去，稼軒偶讀余通名啓而喜，又頗階父兄舊特與其潔。余試既不利歸，官暇時一招去。稼軒以名，每命侍伎歌其所作，特好歌賀新郎一詞，自誦其辭句曰：「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每至此，輒拊髀自笑，顧問坐客何如？皆歎譽，如出一口。既而又作一永遇樂序北府事，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又曰：「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其當感奮者，則曰：「不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恐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特置酒召數客使伎迭歌，蓋自擊節，徧問客必使攜其疵，遜謝不可。客或措一二辭，不契其意，又不答，然揮羽四視不止。余時年少，勇於言，偶坐於席側，稼軒因誦啓語，顧問再四，余率然對曰：「待制詞句，脫去今古軫轍，每見集中有解道此句真宰上，詠天應嘆耳之序。嘗以爲其言不諛，童子何知，而敢有議？然必欲如范文正以千金求嚴陵祠記一字之易，則曉道尙竊有疑也。」稼軒喜促膝，亟使畢其說，余曰：「前駕蒙親一世，獨首尾二腔，警語差相似新作，微覺用事多耳。」於是大喜，酌酒而謂坐中曰：「夫君實中予癩。」乃咏改其語，目數十易，累月猶未竟，其刻意如此云云。

齊東野語：王佐宣子帥長沙，日茶既陳嘔擊數千人出沒旁郡，朝廷命宣子討之，時馮太師淇謫居在野。宣子乃權宜用之禮，知賊巢所在，乘日哺放飯，少休，時道亡命三十，持短兵以前，淇自率五百人繼其後，徑入山

秦。豐方抱孫獨坐，其徒皆無在否。卒觀官軍錯愕，不知所爲，亟鳴金噓集，已無及矣。于是成禽，餘黨亦多就捕，宣子乃以洪功聞於朝。于是洪以勞復原官，宣子增秩。辛幼安以詞賀之，有云：『三萬卷，龍頭客，渾未得，文章力，把詩書馬上，笑驅鋒鏑，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蟬原自兜整出。』宣子得之，疑爲諷己，意頗銜之。殊不知陳後山亦常用此語，遂蘇尚書知常州云：『杜鵬平生三萬卷，貂蟬當作兜整。』幼安正用此云云。○按稼軒滿江紅詞云：『一箭鼓歸來，舉鞭問，何如諸葛？人道是，匆匆五月，洩瀟深入，白羽風生貔虎嘯，青溪路斷保龍泣，早紅塵一騎落平岡。捷書急，三萬卷，龍頭客，渾未得，文章力，把詩書馬上，笑驅鋒鏑，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蟬原自兜整出。』

待刻公勳業等雲霄，活溪石。』

焦氏筆乘有軍帖云：『寒食近得，且住爲佳耳。』辛幼安玉蝴蝶詞：『試聽阿寒食近也，且住爲佳。』又『霜天曉角，明日落花，寒食得且住爲佳耳。』凡兩用之，當是絕愛其語。

西湖遊覽志：辛棄疾遊湖醉江月詞：『西風吹雨，新荷聲亂，明珠蒼壁，誰把香醪收？寶鏡雲錦，周遭紅碧。飛鳥翻空，游魚吹浪，慣聽笙歌席座中豪氣，看君一飲千石，遙想處士風流絕隨，人去已作飛仙客，茅舍竹籬今在否？松竹已非舊昔，欲看當年望湖樓下，水與雲寬窄，醉中休問斷腸桃李消息。』劉改之遊湖賀新郎詞：『睡惚啼鴛曉，醉西湖，雨峯日日，買花簪帽，去盡酒徒無人問，惟有玉山自倒，任拍手，兒童爭笑，一騎乘風飄然去，避魚龍，不見波聲悄，歌韻遠，喚蘇小，神仙路近蓬萊島，紫雲深處參差禁，樹烟花繞，人世紅塵，西障日，百計不如歸好，付樂事，與他年少，賈燕柳金梨雪句，問沈香，亭北何時召，心未懶，鬢先老。』二公詞格招骨，宜其資主投歎也。

詞苑叢談：新來塞北傳消息，消息赤地居人，無一粒更互，單于爭立。維師尚父鷹揚，能驅百萬堂堂，看取黃金假劍，歸來異姓眞王。』又云：『堂上謀官尊祖透頭，將千干戈，天時地利與人，無可伐歎？曰可，今日樽臺鼎鼐，明年帶礪山河，大家齊唱大風歌，不日四方來賀。』世傳辛幼安壽韓侂胄詞，又有小詞，亦多俚談不錄。近讀謝疊山文，論李氏整年餘朝野雜記之非，謂乾道間，幼安以金有必亡之勢，願詔大臣預修邊備，爲倉卒應變之計，此憂國遠猷也。今摘數語而曰：『對閣邊，借西江。』劉過京師入詞曰：『此幼安作也，思魂得無冤乎？』故今特爲拈出。○梨莊曰：『辛稼軒當弱宋末造，負管樂之才，不能盡展其用，一腔忠憤，無處

發洩，觀其與陳同父抵掌談論，是何等人物？故其悲歡憤慨，抑鬱無聊之氣，一寄於詞。今乃欲與振頭傳粉者比，是豈知稼軒者！王阮亭謂石勒云：「大丈夫磊磊落落，終不學曹孟德司馬仲達孤媚，稼軒詞當作如是觀。」予謂有稼軒之心胸，始可爲稼軒之詞。今粗淺之輩，一切鄉語猥談，信筆塗抹，自負吾稼軒也，豈不令人齒冷！○盧陵陳子宏云：「蔡光工於詞，靖康中，陷金。辛幼安嘗以詩詞謁之。蔡曰：『子之詩則未也，他日當以詞名家。』」故稼軒歸宋，晚年詞筆尤高，嘗作賀新郎云：「綠樹聽鶯鴂，更那堪，杜鵑聲住，鷓鴣聲切，啼到春歸無啼處，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閒離別，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門，翠辇辭金闕，看燕燕，送歸妾。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啼鳥還如知此恨，料不啼清淚空啼血，誰伴我，醉明月。」此詞盡集許多怨事，全與李太白擬恨賦相似。又止酒沁園春云：「一杯汝來前，老子今朝，點檢形骸！甚長年把酒，明如焦釜，於今喜溢，氣似奔雷，漫說劉伶，古今達者，醉後何妨死便埋？如此嘆，汝於知己，真少恩哉！更憑歌舞爲媒，算合作平居鴆毒猜，况怨無大小，生於所愛，物無美惡，適則爲災，與汝成言，勿留急去，吾力猶能肆汝杯。杯再拜，道摩之則去，招則須來。」此又如賓戲解嘲等作，乃是把做古文手段，寓之於詞賦。樊榭湖云：「疊嶂西馳萬馬，迴旋衆山欲東，正驚濤直下，跳珠倒濺，小橋橫截，新月初籠，老合投閑，天教多事，檢校長身十萬松，吾廬小在龍，蛇影外，風雨聲中，爭先見面重重，看爽氣朝來三四峯，似謝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戶，車騎從容。我覺其閒雄深雅健，如對文章太史公。新隄路間，何日烟水濛濛。」說松而及謝家相如太史公，自非脫落故嘗者，未易闡其堂奧。○辛稼軒過長沙道中，壁上見婦人題字，若有恨者，因用其意成減字木蘭花云：「盈盈淚眼，往日青樓天樣遠，秋月春花，輪與尋常姊妹家。水村山郭，日暮行人無氣力，錦字偷裁，立盡西風雁不來。」○稼軒有姪曰錢錢，年老遺去，賦臨江仙贈之云：「自酒情詩興闌，舞裙歌扇闌珊，好天涼月夜團圓，杜陵真好事，留得一錢，看歲晚人欺程不識，怎教阿堵流連，楊花榆莢雪，漫天從今花影下，只看綠苔圓。」

程垓

垓字正伯，眉州人。有書

舟詞一卷，王雱爲序。

四庫提要云：楊慎詞品最，稱其體相思四代好折秋英數
闕，蓋埃與蘇軾爲中表，耳濡目染，有自來也。」

南浦 春暮

金鴨懶熏香，向晚來，春醒一枕無緒，濃綠漲瑤窗。東風外，吹盡亂
紅飛絮，無言佇立，斷腸惟有流鶯語，碧雲欲暮，空惆悵韶華，一時
虛度！追思舊日心情，記題月西樓，吹花南浦，老去覺懽疏。傷春
恨，都付斷雲殘雨，黃昏院落，問誰猶在憑欄處？可堪杜宇，空只解
聲聲，催他春去。

詞苑叢談：眉山陳正伯號虛舟，與錦江某妓眷戀甚篤，別時作酷相思詞云：「月挂霜林寒欲暝，正門外，催人
起，奈離別，如今真箇是，欲住也，留無計；欲去也，來無計；馬上離情衣上淚，各自供憔悴，問江路梅花開
也未？春到也，頻須寄。」

；人到也，頻須寄。

姜夔

姜字堯章，鄞陽人，兩東夫愛其詞，妻以兒子，因寓居吳興之武康，與白石洞大爲鄰，自號白石道人，又號石
帚。慶元中，曾上書乞止太常雅樂，得免解，乾不第。有白石詩一卷，詞五卷。又有絳帖平，絳書譜大業譜，張
循王遺事，
集古印譜。

范石湖云：白石詞有裁雲縫月之妙手，敲金戛玉之奇聲。一○黃叔賜云：白石道人中與詩家名流，詞極精妙，不減清真樂府；其間高處，有美成所不能及。善吹簫，自製曲，初則率意爲長短句，然後協以音律云。一

○張叔夏云：格調不侔，句法挺異，特立清新之意，削削靡曼之詞。一○又云：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跡。一○又云：白石詞如疏影暗香，揚州慢一夢紅琵琶仙探春八歸淡黃柳等曲，不惟清空，又且騷雅，讀之使人神觀飛越。一○趙子固云：白石詞家之申韓也。一○

沈伯時云：白石清勁知音，亦未免有生硬處。一○

四庫提要云：夔詩格高秀，爲楊萬里等所推，詞亦精深華妙，尤善自度新腔，故音節文采，並冠一時。一○

齊天樂 蟋蟀

庚○郎○先○自○吟○愁○賦○，淒○淒○更○聞○私○語○，露○濕○銅○鋪○，苔○侵○石○井○，都○是○曾○聽○伊○
處○！哀○音○似○訴○，正○思○婦○無○眠○，起○尋○機○杼○，曲○曲○屏○山○，夜○涼○獨○自○甚○情○緒○
。西○窗○又○吹○暗○雨○，爲○誰○頻○斷○續○？相○和○砧○杵○，候○館○吟○秋○，離○宮○弔○月○，
別○有○傷○心○無○數○！關○詩○漫○與○，笑○籬○落○呼○燈○，世○間○兒○女○，寫○入○琴○絲○，一○聲○

聲○最○苦○。 自注宣政間有士大夫製蟋蟀吟，

白石道人歌曲題云：丙辰歲與張功甫會飲，張達可之室，聞屋壁間蟋蟀有聲，功甫約余同賦，良授歌者。功甫先成，詞甚美。予裝回未利間，仰見秋月，頓起幽思，尋亦得此蟋蟀中，都呼爲促織善鬪。好事者或以二三十萬錢，致一枚鑿象齒爲樓觀以貯之。一○按張功甫名鑑，號約齋，西秦人。循王諸孫，居臨安，官奉議郎，有玉堂照詞，其滿庭芳咏促織云：一○月洗高梧，露溼幽草，寶鏡樓外秋深，土花沿翠，螢火，啜檣陰，靜聽寒聲

斷續，微韻轉，淒噓悲沈，爭求侶成勳，勸織促破曉機心兒時曾記得呼燈，滿穴斂步隨音，

任滿身花影，猶自追尋，攜向畫堂戲鬪亭臺小籠巧妝金，今休說從渠牀下，涼夜聽孤吟。

古今詞論賀黃公曰：「姜白石咏蟋蟀，蟋蟀無可言，而言聽蟋蟀者，正蟋蟀所謂賦水不當僅言水，當言

水之前後左右。又如張功甫月澣高梧一闕，不惟曼聲勝其高調，形容處亦心細如髮，皆姜詞之所未發。

詞源：姜白石齊天樂咏促織云云；此皆全篇精粹所詠，瞭然在目，且不留滯於物。○又

云：曲曲屏山夜涼，獨自甚情緒。於過片，則云西窗又吹暗雨，此則曲之意脈不斷矣。

詞旨：屬對虛闊，籠雲小簾通月，池面冰膠，玉容消酒。

老，枕簟邀涼，琴書換日，翠葉吹涼，玉容消酒。

警句：「千樹壓，西湖寒碧。」○波心蕩冷月無聲。○「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

江南江北。」○「橋頭喚酒，誰問訊城南詩客，岑寂高樹，晚蟬說西風消息。」

「問甚時同賦三十六陂秋色？」○

冷香飛上詩句。○重見冷楓紅舞。

詞源：姜白石揚州慢云：「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此平易中有句法。○按全詞云：「淮左名都，

竹西佳處，解鞍少駐。初程過，春風十里盡，薺麥青青。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

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賞算如今，重到須驚，縱豆蔻詞工，青樓夢好，難賦深情。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

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爲誰生，又按白石道人歇曲題云：「丙申至日余過維揚，夜雪初霽，薺麥彌望，

入其城則四顧蕭條，寒水自碧，暮色漸起，戍角悲吟，余懷惘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于巖老人以爲有黍離

之悲也。」○姜白石暗香賦梅云：「舊時月色，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喚起玉人，不管清寒與禁掃，何遜而今漸

老都忘却，春風詞筆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瑤席，江國正寂寂。歎寄興路遙，夜雪初積，翠樽易泣，紅夢

無言耿相憶，長記曾攜手處，千樹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盡也，幾時見得。」疏影云：「苔枝綴玉有翠禽，化

作此花幽獨。稱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夢近蛾絲，莫似春風不管，綠盈早與安排金屋，還教一片隨波去，

又卻怨玉，龍哀曲等，恁時再覓，幽香已入小荷橫幅。」此皆清空中有意趣，無筆力未易到。○按白石道人歇

曲題云：「辛亥之冬，余載雪詣石湖，止既月，授簡索句，且徵新聲，作此兩曲。石湖把玩不已，使伎肄習之

，音節諧婉，乃命之曰暗香疏影。」○白石疏影云：「儻記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用壽陽事。又云：「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瓊環月夜歸來，化作此花幽獨。一用少陵詩，此即用事不爲事所使。○又云詞之賦梅，惟白石暗香疏影二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立新意，真爲絕唱！○白石琵琶仙云：「雙槳來時有人似舊，曲桃根桃葉，款扇輕約飛花，蛾眉正愁怨，春漸遠，汀洲自綠，更添了幾聲鶯鷓，十里揚州，三生杜牧前，事休說，又還是宮燭分煙，奈愁裏匆匆換時節，都把一襟芳思，與空階、綉筵千萬縷，藏鴉細柳，爲玉尊起舞迴雪，想見西出陽關，故人初別。」云云。離情當如此作，全在情景交鍊，得言外意，有如勸君更進一盃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乃爲絕唱。○挾白石道人歌曲題云：吳郡賦云：「日藏煙浦，棠具舟船，惟吳興爲然。春遊之盛，西湖未能過也。」己酉歲，余與蕭時甫載酒南郭，因遇成歌。

○北雜志：小紅船陽公。卽范石湖青衣也有色艷，順陽公請老姜堯章請之。一日，授簡徵新聲，堯章製暗香疏影兩詞，公使二妓肄習之，音節清婉，堯章歸吳興，公尋以小紅贈之。其夕大雪，過垂虹，賦詩曰：「自琢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煙波十四橋。」堯章每喜自度曲吹洞簫，小紅輒歌而和之。堯章後以疾歿於蘇。石湖挽之曰：「所幸小紅方嫁了，不然啼損馬陵花。」宋時花裏出東西馬腔。西馬腔，皆名人葬處。

○鶴林玉露，堯章自號白石道人。潘德久贈詩云：「世間官職似樛蒲，采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斷無繳駘任稱呼。」時黃巖老亦號白石，亦學詩於千巖，詩亦工，時人號雙白石云。絕妙好詞：箋劉後村詩話：姜堯章有平聲滿江紅自敘云：滿江紅舊詞用仄韻，多不協律，如無心撲。歌者，將心字融入去聲，方諧音律。予欲以平韻爲之，久不能成，因泛巢湖，祝曰：「得一夕風，當以平韻滿江紅爲卿姥壽。」言訖，風與帆俱駛，頃刻而成。未句開瓊環則協律矣。其詞云：「仙姥來時，正一望、千頃翠瀾，旌旗擁，亂雲俱下，依約前山命駕，羣龍金作輓，相從諸姊玉爲冠。廟中列坐如夫人者十五人，向夜深風定，悄無人知。聞瓊環神奇處，君試看、莫淮右，阻江南。遺六丁雷電，別守東關，卻笑英雄無好手，一篙春水走，曹瞞，怎有人在，小紅樓、籠影開。」此閱其佳，惜無人能歌之者。○澄懷錄：姜堯章云：「余別石湖歸吳興，雪後過垂虹，賦詩云：『笠澤茫茫雁影微，玉峯重疊護雲衣，長橋寂寞春寒夜，只有詩人一舸歸。』」後五年冬，復與俞商卿張平甫銛朴翁自封禺同載詣梁溪。道經吳淞山，寒天迥雲浪，四合中夕，相呼步垂虹，星斗下垂，錯雜瀛

沁園春 有感

孤鶴歸飛，再過遼天，換盡舊人，念纍纍枯塚，茫茫夢境，王侯螻蟻，畢竟成塵，載酒園林，尋花巷陌，當日何曾輕負春！流年改，歎園腰帶賸，點鬢霜新。交親，散落如雲，又豈料而今餘此身，幸眼明身健，茶甘飯軟，非惟我老，更有人貧，躲盡危機，消殘壯志，短艇湖中間採蓴，吾何恨！有漁翁共醉，谿友爲隣。

絕妙好詞箋鶴林玉露陸務觀農師之孫，有詩名，特酒類放，因自號放翁，作詞云：「橋如虹，水如空，一葉飄然烟雨中，天教彌放翁。」晚年爲韓平原作南園記，除從官。楊誠齋寄詩云：「君居東浙我江西，鏡裏新添幾縷絲，花落六回疎信息，月明千里兩相思。不應李杜翻鯨浪，更羨夔龍集鳳池。道是繁川輕滯殺，猶將萬戶比千詩。」蓋切曉之也。然南園記惟勉以忠獻之事，業無諛詞，晚年和平粹美，有中原承平時氣象，宋文公喜稱之。○書舊繼閣陸放翁官南昌日，代澹，有贈別詞云：「雨斷西山晚照明，悄無人，幽夢自驚。說道去多時也，到如今，真箇日行遠山，已是無心，畫小樓空斜掩繡屏。你嗟早收心，何趁劉郎，雙鬢未星。」一開居三山日，方務德侍郎搆妓訪之，公有詞云：「三山山下開居士，巾履蕭然，小醉閑眠，風引飛花落釣船。」一並不載於集。○齊東野語放翁在蜀，日有所盼，賦詩云：「碧玉當年未破瓜，學成歌舞入侯家，如今憔悴逢商底，飛上青天妬落花。」一出蜀後，每懷舊游，多見之賦咏，有云：「金鞭珠彈憶春游，萬里橋東鞞帶樓，夢倩曉風吹不斷，書憑春雁寄無由。」鏡中顏鬢今如此，席上賓朋好在否？儼有英躋三百萬，擬將細字說春愁。」又云：「裘馬清狂錦水濱，最繁華地作閒人，金盞投箸銷長日，翠袖傳杯領好春。幽鳥語隨歌處拍，落花鋪作舞時茵，悠然自適君知否？身與浮名孰重輕？」又以此詩隱括作風入松云：「十年寒馬錦江濱，酒隱紅塵黃金，選勝驚花

，海倚疏狂，驅使青春，弄雨魚龍，盡在遐時，風月俱新，自憐華髮滿紗巾，猶是官身鳳樓，曾記當時語問浮名，何似身初欲寫吳牋，說與這回真箇閒人。○前輩風流雅韻，猶可想見也！○陸務觀親娶唐氏閔之口女也。於其母夫人爲姑姪，伉儷相得，而弗復於其姑。旣出，而未忍絕之，則爲之別館，時時往焉。其姑知而掩之，雖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隱，竟絕之，亦人倫之大變也。唐後改適同郡宗子士程，嘗以春日出遊，相遇於禹跡寺南之沈氏園。唐以語道，遣教酒肴，翁悵然久之，爲釵頭鳳一詞題園壁閉云：「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過鮫綃透；桃花落，閑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實紹興乙亥歲也。翁居鑑湖之三山，晚歲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勝情。嘗賦二絕云：「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花老不飛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悵然。」又云：「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無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蓋慶元己未歲也。未久，唐氏死，至紹熙壬子歲，復有詩序云：「禹跡寺南有沈氏小園，四十年前嘗題小閣壁間，偶復一到，而園已三易主，讀之悵然。」詩云：「楓葉初丹柳葉黃，河陽愁鬢怯新霜，林亭舊感空回首，泉路憑誰說斷腸？壞壁舊題塵漠漠，斷雲幽夢事茫茫。年來妄念消除盡，回首蒲龕一炷香。」又玉開禧乙丑歲暮，夜夢遊沈氏園，又作兩絕句云：「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園裏更傷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綠蘚寺橋春水生。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見梅花不見人，玉骨久沈泉下土，墨痕猶鎖鎖開塵。」沈園後屬許氏，又爲汪之道宅云。○蜀娼頗能文，蓋薛濤之遺風也。放翁客自蜀，挾一妓歸，蓄之別室，率數日一往。偶以病少疏，妓頗疑之。客作詞自解，妓卽韻答之云：「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滿紙，多應念得脫空經，是那箇先生教底。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閑，又那得工夫咒你或謗。」翁當挾蜀尼以歸，卽此也。又傳一蜀妓迷途行詞云：「欲寄意筆無所有，折盡市橋官柳，看君著上征衫又相將放船帶江口，後會不知何日，又是男兒休要鎖長相守，荷窠貴，毋相忘；若相忘有如此酒。」亦可喜也。

吳子律蓮子居詞話，吾鄉許善廬先生昂青，嘗歷放翁客唐氏改適趙某，事爲出於傳會，說見帶經堂詩話校勘類附議。拜經樓詩話亦以齊東野語所載歲月先後參錯，不足信，與善廬說合，則當時仲卿新婚之厄，翁子故妻之情，始好事者從而爲之辭。與唐氏答詞語極俚淺，然因知釵頭鳳有換平韻者，紅友詞律又疏也。

隨隱漫錄：陸放翁宿驛中，見瓶壁詩云：「玉階蟋蟀闌清夜，金井梧桐辭故枝，一枕淒涼眠不得，呼燈起作感秋詩。」放翁詢之，則驛卒女也，遂納爲妾，半載，夫人逐之。妾賦生查子詞云：「只知眉上愁，不載愁來路，窗外有芭蕉，陣陣黃昏雨。曉起理殘妝，整頓教愁去，不合畫春山，依舊留愁住。」

詞苑叢談：范志能帥蜀，陸務觀在幕府，主賓酬唱，人爭傳誦之。嘗春日遊摩訶池，作水龍吟詞云：「摩訶池上追遊，路紅綠參差春晚，韶光妍媚，海棠如醉，桃花欲暖。桃葉初開，禁烟將近，一城絲管，看金鞍爭道，香車飛蓋，爭先占，新亭館。惆悵年華暗換，黯銷魂，雨收雲散。鏡奩掩月，誤梁折鳳，秦琴斜雁，身在天涯，亂山孤壘，危樓飛觀，歎春來只有，楊花和恨向東風滿。」務觀又在王忠州席上賦玉蝴蝶詞云：「倦客平生行處，曉曠京洛，解珮滿湘，此夕何年？初賦宋玉高唐，繡簾開，香塵乍起，蓮步穩，銀燭分行，暗窺相，燕羞驚妬，蝶舞蜂忙，難忘芳樽頻勸，峭寒新退，玉漏猶長，幾許幽情，只愁歌罷月侵廊。欲歸時司空笑問微近處，丞相頑狂，斷人腸，假饒相送，上馬何妨？」笑啼不敢，描畫俱盡。○陸放翁特酒頰放，一夕，夢故人語曰：「我爲蓮花博士，鏡湖新置官也。」陸遂賦鵲橋仙感舊詞云：「華燈縱博，雕鞍馳射，誰記當年豪舉，酒徒家賜與。」陸官臨安時，有「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之句，傳入禁中，極爲思陵稱賞。

劉過

過字改之，廬陵人號龍洲道人

，有龍洲詞。一云太和人。

黃叔暘云：「改之，稼軒之客，王簡卿侍郎嘗贈以詩云：『觀渠論到前賢處，據我看來近世無。』其詞多壯語，蓋學稼軒者也。」

醉太平 閨情

情高意眞，眉長鬢青，小樓明月調箏，寫春風數聲。思君憶君！魂

牽夢榮，翠綃香煖雲屏，更那堪酒醒。

詞旨：警句。翠綃香煖雲屏，更那堪酒醒。

雲屏，更那堪酒醒。

程史：廬陵劉政之以詩鳴江西，乞於章布，放浪荆楚，客食諸侯間。嘉泰癸亥歲，在中都時，辛稼軒帥越，聞其名，遣价招也，適以事不及行，作書歸轍者。因做辛體沁園春一詞，併絨往。下筆便逼真，其詞曰：『斗酒凝眉，醉渡浙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蘇公等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妝臨鏡臺，諸人者都掉頭不顧，只管傳杯。白云天竺去來圖畫裏，峰嶺樓觀開，看縱橫一湖東西，水繞兩山南北，高下雲堆。』遺曰不然，暗香疏影，只可孤山先探梅，蓬萊閣，訪稼軒，不晚且此徘徊。』辛得之大喜，致餽數百千，竟邀之去，館燕明月，酬唱聲聲，皆似之，愈喜。垂別鬪之千緡，曰：『以是為求田資改之。』歸竟蕩於酒，不問也。詞語峻拔，如尾腔，對偶錯綜，蓋出唐王勃體而又變之。余時與之飲西園，改之巾席自許，掀髯有得色，余率然應之曰：『詞句固佳，然恨無刀圭藥漿君，白日見鬼證耳。』坐中哄堂一笑。

游宦紀聞：劉政之能詩詞，流落江湖，酒酣耳熱，出語豪縱，自謂晉宋間人物。其詩驚警策者，已載江湖集，尤好作沁園春上稼軒詞，已見岳侍郎珂程史。最為辛所喜，今又得數篇。其一：黃書子由帥蜀中閣，乃胡給事晉臣之女，過雪堂，行書赤壁賦於壁間，改之從題一闕，其詞云：『坡嶽徐驅見童蒙，觀神仙畫圖，正芹塘雨過，泥香路軟，金蓮自折，小小籃輿，傍柳題詩，穿花覓句，喚藥攀條得自如，輕行處有蒼松夾道，不用傳呼，清泉怪石盤紆，信風景江淮各異殊，想東坡賦就紗籠素壁西山句，好簾控晴珠，白玉堂深，黃金印大，無此文君載後車。揮毫處看淋漓雪壁，真草行時。』後黃知為劉所作，厚有愧貶。舊皇銳意親征，大閱禁旅，軍容肅甚，郭杲為殿殿，從駕還內，都人初見一時之盛，改之以詞與郭云：『玉帶程公，遙望翠華馬去猶龍，擁千官鱗集，貂蟬爭出，魏獅不斷，萬騎雲從，細柳營開，團花袍窄，入指汾陽郭令公，山西將算謫鈴有種，五世元戎，旌旗蔽滿空，魚陣整從容虎帳中，想刀明似雪，縱橫脫鞘，箭飛如雨，霹靂鳴，威撼邊城，氣吞胡虜，慘淡塵沙吹北風，中興事，看君王神武駕取英雄。』郭帥劉亦數千萬錢。又送孫季和云：『問訊竹湖，孤白號竹如之何，如何不歸，道吳山越水，無非佳處，來無定止，去亦何為？莫是秋來未能忘耳，心與孤雲相伴飛，關情處向南山寄傲，北湖頹醉，人生了事成疑，算世上總無真是非，看雲毫突兀無君子者，雪堂零落，』

有美人兮，疏雨梧桐，微雲河漢，鐘鼎山林無限悲。陽山縣問昌黎負汝，汝負昌黎。又嘗於友人張正子處，見改之親筆詞一卷云：「去年秋，予求牒四明，嘗賦賀新郎與一老嫗，至今天下與禁中皆歌之。江西人來以爲鄧南秀詞，非也。」老去相如倦，向文君說，俱而今如何消遣？衣袂京塵曾染，虛空有香紅尙軟，料彼此魂消腸斷，一枕新涼眠客舍，聽梧桐疎雨秋風戰，燈焰冷初見，樓低不放，珠簾捲晚，妝殘翠蛾狼藉，淚痕留臉。

●人道愁來須殢酒，無奈愁多酒淺！但託意萼梅純扇，莫鼓琵琶江上曲，怕荻花楓葉，俱淒怨，雲萬疊，寸心遠。

○予於蕪湖高九萬處，見蘇紹叟手書憶劉改之摸漁兒一闋云：「望闕河試窮，遙眠新愁，俱絲千縷，到那聚氣今何在？應是九疑三楚，堪恨處傾拚得，一生寂寞長羈旅，無人寄語，但弔夢傷桃，邊松倚竹，空憶舊詩句。文章事到底將身自誤，功名難料遲暮，羈衣瘦食，年年瘦，受侮世間兒女君信否？蕪縣薄高門，歲晚誰青顧？何如引去，任樣上張騫，山中李廣，南略儘風度。」又賦雨中花一闋云：「予往時憶劉改之，尙未見之也。數日前忽聞改之去世，口口恨惘，殆不勝言。因憶改之每聚首，雙歌雨中花悲壯，激烈，令人鼓舞，輒倚此聲，寓予思。凡未忘吾改之者，幸爲我和之。」十載尊前，放歌起舞，人間酒戶詩流，盡期君凌厲羽關高秋。世事幾如人意，儒冠還負身謀。數天生李廣，才氣無雙，不得封侯；榆關萬里，一去飄然，片雲，甚處神州。應悵望家人父子，重見無由，隴水寂寥，悵恨淮山宛轉供愁這回。

休也，燕鴻南北，長隔英遊。紹叟有冷然詩集十卷行於世。

陽春白雪：改之賀新郎荷花詞：余得於王樂道家所藏墨蹟，愛其老手，飄然塵外，恐與深山大澤俱埋，特拈出以示識者。●水浴芙蓉淨，護濃香遲開，半斂靚妝，臨鏡長憶，那溪童風裏。年少紅顏照映，夜露冷清隨香醒。

●回首當時同舟侶，爲相思，怕拆瓊瑤杳。千萬縷意難罄，玻璃三萬六千頃，洗精神，摩挲盡絕，覓然聽整。

●溟嶽年來都慵問，愛此濃情淡性，待種雲根玉井。太乙真人今何在？取高花十丈供瓊甃，來伴我泛清影。

絕妙好詞箋江湖紀聞劉改之性疎豪好施，辛稼軒客之。稼軒帥淮時，改之以一病告歸，藁藁蕭然。是夕稼軒與改之徵服登倡樓，適一都吏命樂飲酒，不知爲稼軒也。命左右逐之，二公大笑而歸。卽以爲有機密文書，喚某都吏，其夜不至。稼軒欲籍其產而流之，言者數十，皆不能解，遂以五千緡爲改之母壽，請言於稼軒。稼軒曰：「未也！令倍之。」都吏如數增作萬緡，稼軒爲買舟於岸，舉萬緡於舟中，曰：「可！」卽行，無如常日輕用也。改之作念奴嬌爲別云：「知音者少算乾坤計，大奮身何處，直待功成方肯退，何日可尋歸路？多景樓前，垂虹亭下，一枕眠秋雨，虛名相誤。十年杜鰲辛苦，不是秦賦明光上書北闕無驚人之語。我自奴忙天不肯，

贏得衣裾塵土，白璧堆前，黃金買笑，付與君爲主，尊體江上，浩然明月歸去。」

轡耕錄宋劉改之先生造詞，曠逸有思致，賦沁園春二首，以咏美人之指甲與足者，尤纏麗可愛。一曰：「銷薄春冰，張輕寒玉，漸長漸彎，見鳳鸞泥污，恨人強別，龍涎香斷，撥火調煙，學撫筠管，時時欲別，更掬水魚鱗波底，空纖柔處試摘花，香滿纖柔成症，時時冷淚偷彈。記霜玉曾教柳傳，看翠黛前相著，搔便玉體，歸時暗數，畫眉闌干，每到相思沈吟靜處，斜倚生聲暗幽閒，亂流甚，把仙郎暗指，莫放春閒。」一曰：「洛浦凌波，爲誰徵步，輕塵暗生記，踏花芳徑，亂紅不損步，苔幽砌嫩綠，無痕覆玉，羅篋銷金樣，翠載不起。盈盈一段，春嬌游倦，笑教人欺揜，微褪些根，有時自度，歌聲悄不覺，微尖點拍，頰憶金蓮，移換文鴛，得侶繡茵，催袞舞鳳輕分，悵恨深遮，牽情半露，出沒風前煙縷裙，知何似，似一鉤新月，淺碧籠雲。」近邵清揚李貞鬮其體調，以咏眉目，真雋永有味。一曰：「巧鬮鸞環，繞凝嫵媚，明裝未收，似江亭曉玩，遙翠翠，拂宮簾暮捲，新月橫鉤，帶眉嫌濃，塗鉛訝淺，能畫張郎不自由，傷春倦爲愁，多無力，翻做嬌羞，填來不滿橫秋，料著得人間多少愁，記魚箋絳啓，背人偷斂，雁鈿膠併，運指輕揉，有喜先占長鑿，難效柳葉輕黃金，在不雙尖鎖試，鸞鵲一展，依舊風流。」一曰：「漆點填鴈，風梢侵髮，天然俊生。記隔花瞥見疏星，炯炯倚闌凝注，止水盈盈，端正窺簾響，並枕睇視，樽郎長是青，端相久待，嫣然一笑，密君將成，困醉長被驚，驚強臨鏡，按抄猶未醒。憶帳中親見，似嫌羅密尊前，相顧翻怕燈，明醉後看承歌闌，鬮弄巖度，孜孜類送情，離處處是鮫綃縹緲，別淚雙零。」○按李貞字復孺，華亭人。詞苑叢談：劉改之得一妾，愛甚。淳熙甲午預秋薦，赴省試，在道賦天仙子，每宴飲，旅舍輒使小童歌之。到建昌遊麻姑山，屢歌至于墮淚。二更後，有美人執拍板來，願唱一曲勸酒，卽賽前酒云：「別酒未斟心已醉，忽聽陽關辭故里，揚鞭勸馬到昇都，三題盡蕩際會，穩跳龍門三紙水，天意令吾先送喜，不帶君侯知得未？蔡襄博識墨桐馨，君抱負卻如是，酒滿金盃來勸你。」劉喜與之偕東，果擢第，調荆門教授，遇臨江道士熊若水，謂之曰：「竊疑隨車娘子非人也。」劉具以告曰：「是妾！今夕與並枕。」一時吾子門外作法教授，緊緊抱之，勿令竄逸。劉如所戒，乃擁一琴耳，頓悟昔日蔡氏之語，攜至麻姑山訪之，知是趙知車所摩挲琴也，焚之。○劉改之以詩名江左，放浪吳楚間，辛稼軒守京口，登多景樓，劉敝衣曳履而來，辛命賦詩以難字爲韻，劉吟云：「功名有分平吳易，貧賤無交訪戴難。」送上武昌，作唐多令云：「蘆葉滿汀洲，寒沙帶淺流。二十年重

過南樓，柳下繫船猶未穩，能幾日又中秋，黃鸝舊磯頭，故人曾到不？舊江山都是新愁，欲買桂花同載酒，終不似少年遊。劉此詞筵中歌者競唱之。

王禮之

禮之字子和，號順受老人，錢塘人，有詞五卷，鄒輔國序之。

喜遷鶯 閏元宵

銀蟾光采，喜稔歲閏正，元宵還再，樂事難留，佳時罕遇，依舊試燈何礙？花市又移星漢，蓮炬重芳人海，盡勾引，徧嬉遊寶馬，香車喧隘。晴快，天意教，人月更圓，償足風流債，媚柳煙濃，天桃紅小，景物迥然堪愛！巷陌笑聲不斷，襟袖餘香仍在，待歸也，便相期明日，踏青挑菜。

癸辛雜識：嘗記淳熙間王氏子與陶氏女名師兒共游西湖，有人作「長橋月，短橋月，」正其事也。至載之周平原日記中，按花巷詞選吳子和霜天曉角王生陶氏月夜共沈西湖，賦此弔之云，連環易缺，難解同心結癡願，住人才子情緣重，怕離別，意切人路絕，共沈煙，水闊蕩漾，香魂何處？長橋月。短橋月。一

史達祖

達祖字邦卿，號梅溪，汴人，

爲相府掾史，有梅溪詞一卷。

張功甫云：『史生之作，情詞俱到，纔絹泉底去塵，眼中有環奇警邁清新閒婉之長，詎無滄海汚淫之失，端可分鑑清真平脫方回。』○姜堯章云：『奇秀清逸，有李長吉之韻，蓋能融情景於一家，會句章於兩得。』○陳唐卿云：『竹屋梅溪詞，要是不經人道語，其妙處少游美成不及也。』○張叔夏云：『竹屋白石夢窗梅溪，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刪削靡曼之詞，自成一家。』○鄒程村云：『梅溪白石竹山夢窗，諸家麗情密藻，靈慧極妍，要其追琢處，無不有蛇灰蚓線之妙。』

雙雙燕 本意

過○春○社○了○，○度○簾○幙○中○閒○，○去○年○塵○冷○，○差○池○欲○住○，○試○入○舊○巢○相○並○，○還○相○
雕○梁○藻○井○。○又○軟○語○，○商○量○不○定○，○飄○然○快○拂○花○梢○，○翠○尾○分○開○紅○影○。○芳○
徑○，○芹○泥○雨○潤○，○愛○貼○地○爭○飛○，○競○誇○輕○俊○，○紅○樓○歸○晚○，○看○足○柳○昏○花○暝○，○
應○是○棲○香○正○穩○，○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損○翠○黛○雙○蛾○，○日○日○畫○欄○獨○凭○。

黃叔暘云：『形容盡矣。』又曰：

『姜堯章極稱其柳昏花暝之句。』

詞源：詩難於咏物，詞爲尤難體，認稍真，則拘而不暢；摸寫差遠，則晦而不明；要須收縱聯密，用意合題，一段意思，全在結局，斯爲絕妙。如史邦卿東風第一枝咏春雪云：『巧翦蘭心，偷黏草甲，東風欲障新暖，謾輕碧瓦難留，信知暮寒較淺，行天入鏡，造弄出，輕鬆纖軟，料放園不捲重簾，諳了乍來雙燕。青未了，柳回白眼，紅欲斷，杏開素面，舊遊憶著山陰，後盟遂妨上苑，熏爐重熨便放，慢春衫針線，恐鳳鞮，挑菜歸來，

萬一灑橋相見。綺羅香。一咏。春雨云：「做冷欺花，將煙困柳，千里偷催春暮，盡日冥迷惹裏，欲飛還住，鷓鴣粉重，蝶宿西園，喜泥濘，燕歸南浦，最妨他嘉約風流，鈿車不到杜陵路。沈沈江上，望極遠，被春潮晚急，難尋官渡，際約遙峯和淚，謝娘眉嫵，臨斷岸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處，記當日門掩梨花，銷燈深夜語。」雙飛燕。咏燕云云：此皆全章精粹所詠，瞭然在目，且不留滯於物。○按黃叔暘云：「春雪詞結句，尤爲姜蕤章拈出。」又云：「春雨詞臨斷岸以下數語，最爲姜蕤章稱讚。」○古今詞論賀黃公云：「史邦卿咏燕，幾於形神俱似。」又云：「嘗觀姜論史詞不稱其軟語商量，而賞其柳暗花暝，固知不免項羽學兵法之恨。」詞布叢談：汗蛟門記夢云：己酉夏夜，夢二女子靚妝淡服，聯袂踏歌於瓊花觀前，唱史邦卿雙燕詞，至「柳昏花暝」句，宛，宛轉嘹亮，字如貫珠，詢其姓曰衛氏姊妹也。及覺，歌聲盈盈，猶在枕畔，爰和前調云：「伊誰豔也？香袖拂霓裳，廣寒清冷，柔情粹態，卻許羅襟相並，行過玉卮仙井，更翻香鷺鴻雁定。衛家姊妹，天人不少，昭陽雙影，溜出歌聲圓潤，聽落葉迴風，十分幽後，最堪憐處，唱徹柳昏花暝，驚醒烏衣夢穩真，難覓天台芳信，魂消洛水。」瓜山獨抱，枕兒斜凭花。

換巢鸞鳳 春情

人若梅嬌，正愁橫斷隴，夢遶溪橋，倚風融漢粉，坐月怨秦蕭，相思因甚到纖腰，定知我今無魂可銷！佳期晚，謾幾度淚痕相照。人悄天渺渺，花外語香，時透郎懷抱，暗握蕙苗，乍嘗櫻顆，猶恨侵階芳草。天念玉昌忒多情，換巢鸞鳳教偕老，溫柔鄉，醉芙蓉一帳春曉。

瑞鶴仙 風懷

杏煙嬌濕鬢，過杜若汀洲，楚衣香潤，回頭翠樓近，指鴛鴦沙上，暗藏春恨，歸鞭隱隱，便不說，芳痕未穩，自簫聲，吹落雲東，再數故園花信。誰！問聽歌窗罅，倚月鈎欄，舊家輕俊，芳心一寸，相思後，總灰盡，奈春風多事，吹花搖柳，也把幽情喚醒，對南溪，桃萼翻紅，又成瘦損。

詞旨屬對：斷浦沈雲，空山挂雨，畫裏移舟，詩邊就夢，微冷欺花，將慳困柳，巧剪關心，偷黏草甲。

警句：臨斷岸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處，記當日門掩梨花，翳燈深夜語。○愁損玉人，日日畫欄獨凭。○恐鳳軫挑榮歸來，萬一福橋相見。○自憐詩酒瘦難應接，許多春色也詞眼，柳昏花暝。

絕妙好詞箋四朝聞見錄：韓偓曾爲半章尊倚省吏，史逸祖奉行文字，擬帖擬旨，俱出其手，侍從東札至，用申呈，韓敗遂歸焉。○梅溪詞水龍吟陪節，欲行留別社友云：道人越布單衣，興高愛學蘇門，嘯有時也，伴四佳公子，五陵年少，歌裏眼香，酒酣喝月，壯懷無挽袖江南，每爲神州，未復關干，靜憶尊前，今日征夫在道，敢辭風沙短帽，休吟柳絮，休尋喬木，獨憐遺老。同社詩囊，小衙鍼線斷腸，秋早春歸來，幾許吳霜染鬢，滯香卷開，滄露素景，中分冰盞正溢，何曾嫺娟千里？危欄靜倚，正玉筵，吹涼翠，鴉留醉記，約清吟錦袍，初喚醉魂起，孤光天地共影，浩歌誰與舞？淒涼風味，古驪煙寒，幽垣夢冷，應念秦樓十二，歸心對此，想妬懣有愁，能爲寄。

吳文英

文英字君特，號夢窗，四明人，從吳

履齋諸公游，有夢窗甲乙丙丁稿。

尹惟曉云：『求詞於吾宋，前有清真，後有夢窗，此非煥之言，天下之公言也。』○沈義甫云：『夢窗深得清

真之妙，其失在用事下語，太晦處，人不可曉。』張叔夏云：『吳夢窗詞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碎拆下來，

不成片

段。』

四庫提要云：文英天分不及周邦彥，而研鍊之功，則

過之。詞家之有文英，亦如詩家之有李商隱也。

風入松 春園

聽風聽雨過清明，愁草瘞花銘，樓前綠暗分攜路，一絲柳，一寸柔情，料峭春寒中酒，迷離曉夢啼鶯，西園日日掃林亭，依舊賞新晴，黃蜂頻撲秋千索，有當時，纖手香凝，惆悵雙鴛不到，幽階一夜苔生

詞旨感對：落葉霞飄，敗窗風咽，風怕波驚，露零秋

冷，霜杵敲寒，風燈搖步，盤絲擊腕，巧篆重昏。

警句：連呼酒上琴臺，去秋與雲平。○簾半捲帶，黃花，人在小樓。○南樓不恨吹橫笛，恨曉風千里關山。○

玉奴最晚嫁，東風來結，梨花幽夢。○綠陰青子老溪橋，若見東鄰嬌小。○月落林，空無影。○不約舟移楊柳

岸，有綠人映桃花見。○漸老芙蓉，猶自帶霜看。○

詞眼：醉雲醒月。黃簾綠幕蕭蕭夢，燈前幾換秋風。

詞源：夢窗聲聲慢云：『檀欒金碧，婀娜蓬萊，游雲不蘸芳洲，』前八字恐亦太澀，如唐多令云，『何處合成

愁，離人心上秋，縱芭蕉不雨也，颺颺都道晚涼天氣好，有明月怕登樓，前事夢中休，花空煙水流，燕辭歸客

尙淹留，垂柳不繫裙帶住，謾長是繫行舟。』此詞疏快，卻不實實，如是者集中尙有惜不多耳。○如夢窗登靈

巖云：『連呼酒上琴，臺去秋與雲平。』閩重九云：『簾半捲帶黃花，人在小樓。』皆平易中有句法。○按夢

窗八聲甘州陪庚幕諸公秋登靈巖云：『渺空煙四遠，是何年青天，墜長星，幻蒼崖，雲樹名娃，金屋殘霸宮城

窗，箭徑酸風射眼，膩水染花腥，時款雙鸞，響廊葉秋聲宮裏，吳王沈醉，倩五湖倦客獨釣醒，醒問蒼天，無語

華髮，奈山青水涵，空閣干，高處送亂鴉，斜日落漁汀，連呼酒上琴，臺去秋與雲平。』聲聲慢閩重九飲郭園

云：『檀欒金碧，婀娜蓬萊，游雲不蘸芳洲，露柳霜蓬，十分點綴殘秋，新鸞畫眉，未穩似含羞，低度牆頭，

愁送遠駐，西臺車馬，共惜臨流。知道池亭多宴，掩庭花長是驚落秦謳，賦粉闌干

，猶聞凭袖香留，輸他翠連拍蠶，瞰新妝時浸明眸，簾半捲帶黃花，人在小樓。

絕妙好詞箋鐵網珊瑚，吳文英手書詞稿古香慢。自度腔夷則，商犯無射。宮賦滄浪看桂云：『怨娥墜，柳離佩

，搖蕩霜訊南浦，設憶橋邊倚竹，袖寒日暮，還問月中游夢，飛過金風翠羽，把殘雲剩水，萬頃暗熏，冷麝淒苦

，漸浩渺淺，山高處秋澹無光，殘照誰主？露粟侵肌夜約羽，林輕誤翳，碎惜秋心，更賜斷珠塵薛路，怕重陽

又催近，滿城細雨。』○沈伯時樂府指迷云：余自幼好詩，壬寅秋，始識薛翁於澤濱。癸卯識夢窗，暇日相與

唱酬，多填詞，因講論作詞之法，然後知詞之作難於詩，善音律欲其協，不協則成長短之詩；下字欲其雅，不

雅則近乎纏令之體；用字不可太露，露則直突而無深長之味；發意不可太高，高則狂怪而失柔婉之意思；此則

知所以爲難。○周公謹寰洲漁笛譜，玉漏遲題。吳夢窗霜花腴詞集云：『耆來歡意少，錦鯉仙去，紫萸香杏，

怕展金盃，依舊故人懷抱。猶想烏絲醉墨驚後語，香紅圍繞，開白笑，與君共是承平年少，兩窗短夢難憑，是

幾調宮商，幾番吟嘯，淚眼東風，回首四橋煙草，載酒倦遊處已換，卻花開啼鳥，眷恨悄天涯，暮雲殘照。』

○張炎山中白雲聲聲慢，題夢窗自度曲霜花腴後云：煙隄小舫，兩屏深燈，春衫慣染京塵，舞柳歌桃，心事

暗惱東鄰，渾疑夜窗夢蝶，到如今猶寄花深待喚，起甚江蘼搖落，化作秋聲。回首曲終，人遠黯銷魂，忍

看朵朵芳雲潤墨，空題惆悵，醉魄難醒，獨憐水樓賦筆，有斜陽，還怕登臨愁未了，聽殘露暗過柳陰。』

武林舊事：都城自舊歲孟冬，駕回，則已有乘肩小女鼓吹舞綰者數十隊，以共貴邸豪家，暮吹之說，而天街茶肆，漸已羅列燈毬等求售，謂之燈市。自此以後，每夕皆然。三橋等處，客邸最盛，舞者往來最多。每夕樓燈初上，則簫鼓已紛然自獻於下，酒邊一笑，所費殊不多，往往于四鼓乃還。自此日盛一日。吳夢窗玉樓春云：「茸茸碧帽遮梅額，金蟬羅帽翳衫窄，乘肩爭看小勝身，倦態強隨鬧鼓前，問稱家在城東陌，欲買千金應不惜，歸來困頓殢春眠，猶夢婆娑。」

斜趁拍。一深得其意態也。

隨隱漫錄：先君號藏一，蓋取坡詩。惟有一「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之句。夢窗吳先生文英爲度亮則商犯抵射，宮製玉京謠云：「蝶夢迷清曉，萬里，無家歲晚貂裘敝，載取琴書長安陌，看桃李凋，繡錦人海，花揚任客燕飄零，誰計春風裏？香泥九陌，文梁孤壘。微吟，怕有詩聲，鬢鏡慵看，但小樓獨倚。」

金屏千嬌，從他鵲綉，秋被憑欄移，煙雨孤山待對影，落梅清澁，終不似江上絮微流水。

詞苑叢談：虹亭在吳江長橋之上。四明吳文英有十二郎詞云：「素天際水浪，拍碎凍雲，不凝，記曉葉題霜秋燈，吟雨曾繫長橋過艇，又是黃鴻重來後，猛賦得歸棹定，嗟繡鴨能言香餌堪釣，尚廬人境幽與，爭如共載月娥妝鏡，念倦客依前貂裘茸帽，重回松江照影，醉酒蒼茫倚歌平，遠亭上，玉虹霽，冷迎醉面，暮雪飛花，幾點蕭然山暝。」○吳夢窗云：余往來清華池館六年，賦咏已屬感昔傷今，益不堪懷。乃賦綠都春云：「春來雁上，憑誰爲唱？舊時金縷，吟煙羅翠竹，欠羅袖爲倚天寒日暮，強醉梅邊，招得化奴，來樽俎，東風須惹春雲住，莫更把飛瓊吹去，便教攜取薰籠，夜溫繡戶。」今所云清華池館，不知在何處？覽其詞，猶有吳京夢華遺意也。

蔣捷

捷字勝欲，自號竹山，宜興人。德祐中嘗登進士。宋亡之後，遁迹不仕以終，有竹山詞。○詞綜：作藥興人。

四庫提要云：捷詞鍊字精深，音

調峭絕，爲倚聲家之槩燧。

一 剪梅 春思

一片春愁帶酒澆，江上舟搖，樓上帘招，秋娘容與泰娘嬌，風又飄飄，雨又瀟瀟。何日雲帆卸浦橋？銀字箏調，心字香燒，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

天祿識餘范石湖驢鬣錄云：番禺人，作心字香，用素馨末利半開者貯淨器，滿勝沈香，貯貯相開，封日一易，不待花萎花過，香成。蔣捷詞：「銀字箏調心字香燒。」晏小山詞：「記得年時初見，兩重心字羅衣。」

永遇樂 綠陰

清逼池亭，潤侵山閣，雲氣凝聚，未有蟬前，已無蝶後，花事隨流水，西園支逕，今朝重到，半礙醉筇吟袂，除非是鶯身瘦小，暗中引雛穿去。梅簷滴溜，風來吹斷，放得斜陽一縷，玉子敲枰，香綃落翦，聲度深幾許！層層離恨，淒迷如此，點破漫煩輕絮，應難認，爭春舊館，倚紅杏處。

張炎

炎字叔夏，號玉田，又號樂笑翁，隴安人，張循王五世孫。一云六世孫，寄閒老人概之子。宋亡後，縱遊浙東西，落拓而卒，工長短句，有詞源二卷，山中白雲詞八卷。鄭思賢爲之序。

鄭所南云：識張玉田先輩，喜其三十年汗漫南北，數千里一片空狂，懷抱日日化雨，爲醉自如。姜夔章史邦卿盧蒲江吳夢窗諸名勝，互相鼓吹，存聲於繁華世界，能令後三十年西湖錦繡山水，猶生清響。○仇山村云：

「山中白雲詞，意度超元律呂，協洽當與白石老仙相鼓吹。」○舒閱風云：

玉田詩有姜夔章深婉之風，詞有周清真雅麗之思，盡有趙子固蕭灑之意。

四庫提要云：炎生於淳祐戊申，當宋邦淪覆，年已三十有三，猶及見履安全盛之日，故所作往往蒼涼激楚，卽景抒情，備寫其身世盛衰之感，非徒以弱紅刻翠爲工。至其研究聲律，尤得神解，以之接武姜夔，居然後勁。宋元之閒，亦可謂江東獨秀矣。

瓊臺聚八仙 寄興

秋○月○娟○娟○，人○正○遠○。魚○雁○待○拂○吟○箋○，也○知○遊○事○，多○在○第○二○橋○邊○，花○底○
鴛○鴦○深○處○睡○，柳○陰○淡○隔○裏○湖○船○，路○綿○綿○，夢○吹○舊○曲○，如○此○山○川○！平○
生○幾○兩○謝○屐○，便○放○歌○自○得○，直○上○風○煙○，峭○壁○誰○家○？長○嘯○竟○落○松○前○，十○
年○孤○劍○萬○里○，又○何○似○畦○分○抱○甕○泉○？中○山○酒○，且○斟○餐○石○髓○，白○眼○青○天○。

水龍吟 白蓮

仙○人○掌○上○芙○蓉○，涓○涓○猶○滴○金○盤○露○，輕○妝○照○水○，織○裳○玉○立○，飄○飄○似○舞○，

幾度消凝，滿湖煙月，一汀鷗鷺，記小舟夜悄，波明杳杳，渾不見花開處。應是浣紗人妒，褪紅衣，被誰輕誤，閒情淡雅，冶姿清潤，憑嬌待語，隔浦相逢，偶然傾蓋，似傳心素，怕湘皋珮解，綠雲十里捲西風去。

輿地紀勝東林記：謝靈運鑿二池，紅白蓮花，光華殊特，其白花四方有之，實由茲始。

樂府補題寄委山房賦韻桂香調，天香浮翠山房賦白蓮調水龍吟，紫雲山房賦尊調摸魚兒，餘開書院賦蟬調齊天樂，天柱山房賦望調桂枝香，倡和者爲玉筍王沂孫聖，血贊洲周密公譜，天柱王易簡理得，友竹燕應瑞祥父，瑤翠唐藝孫英發，紫雲呂同老和父，貧厚李彭老商隱，窈委陳恕可行之，菊出唐廷玉治，月洲道汝納真卿，五松李居仁師呂，玉田張炎叔夏，山村仇遠仁近，皆宋遺民也。○按贊洲水龍吟咏白蓮云：素羽飛下青冥，舞衣生惹涼雲碎，藍田種玉，綠房迎曉，一箇秋意，擊露盤深，憶君涼夜，暗傾鉛水想，鴛鴦正結，梨雲好夢，四風冷，還驚起。應是飛瓊仙會，倚涼颺，碧簪斜亸，輕妝鬪白，明蕊照影，紅衣羞避，鬢月三更，粉香千點，靜聞十里，聽湘絃奏徹，冰綸偷射，翠相思淚。天柱水龍吟咏白蓮云：翠堂微蘸冰肌，夜深暗冷瑤臺露，芳容淡泞，風神蕭散，淺波晚步，西子殘妝，環兒初起，未須勾注，看明瑤素纜，相逢憔悴，當應被薰風，誤十里。雲愁雪妒抱淒涼，盼嬌無語，當時姊妹，朱顏褪酒，紅衣按舞，別浦重尋舊盟，惟有一行鷗鷺，伴玉顏月曉，盈盈冷豔洗人閒暑。紫雲水龍吟咏白蓮云：冰肌不污天真，曉來玉立瑤池裏，亭亭翠蓋，盈盈素靨，時妝淨洗，太液波翻，霓裳舞罷，斷魂流水甚依然舊日，濃香淡粉，花不似人憔悴。欲喚凌波仙子，泛扁舟，浩波千里，只愁回首，冰綸半掩，明瑤亂碎，月影凌迷，露華零落，小闌誰倚，共芳盟，猶有雙棲雪藕，夜寒驚起。窈委水龍吟咏白蓮云：素姬初宴瑤池，珮環謔落雲深處，分香華井，洗妝湘渚，天姿淡泞，碧蓋吹涼，玉冠迎曉，盈盈笑語。記當時乍識，江明夜淨，只愁被，嬋娟誤。幾點沙邊飛燕舊，盟寒遠迷，雙雨相思，

未盡纖羅，曳水清鉛，泣露玉鏡，囊空銀瓶，纏絕斷魂，何許待今宵？試采中流一葉，共浚波去。菊山水龍吟
 咏白蓮云：一添妝人更媚娟，晚臨淨洗鉛華膩，冷冷月色，蕭蕭風度，嬌紅欲避，太液池空；霓裳舞倦，不堪
 重記！軟冰魂猶在，翠輿難駐。玉簪為誰輕啜，別有浚空一葉，泛清寒素波千里，珠房淚濕，明環恨遠，舊游
 夢裏；羽扇生秋，瓊樓不夜，尙遺仙意，奈香雲易散，綉衣半脫露涼如水。一月洲水龍吟咏白蓮云：一露華浮
 洗凡妝，玉妃來侍瑤池宴，風裳水佩，冰肌雪豔，清涼不汗，解語情多，浚波步穩，酒客消散，想溫泉俗罷，翠
 天然真態，渾疑是宮妝淺。暗想淒愁別岸，粉痕消香腮凝腕，雪空水冷，此情惟許，慧知鷗見，羽扇微搖，翠
 幃低擁，清涼亭院，待夜深月，上闌干，更邀取姮娥伴。一五松水龍吟咏白蓮云：一葉仙掌擁宸遊，素肌以怯
 波心冷，霜裳綺袂，冰壺凝露，紅塵洗盡，弄玉輕盈，飛瓊締約，淡妝臨鏡，更多情一片，碧雲不捲，嬌態面
 麗，酒暈全消，粉香微淡，色明香瑩，問此花長貯瑤池？應未許繁紅並。一

綺羅香 紅葉

萬里飛霜，千山落木，寒豔不招春妒，楓冷吳江，獨客又吟愁句，正
 船艤流水孤村，似花繞，斜陽芳樹，甚荒溝一片淒涼，載情不去載愁
 去。長安誰問倦旅？羞見衰顏借酒，飄零如許，漫倚新妝，不入洛
 陽花譜，爲回風、起舞樽前，盡化作斷霞千縷，記陰陰綠遍江南，夜
 窗聽暗雨。

疏影 梅影

黃昏片月，似滿地碎陰，還更清絕，枝北枝南，疑有疑無，幾度背燈
難折，依稀倩女離魂處，緩步出，前村時節，看夜深，竹外橫斜，應
妬過雲明滅。窺鏡蛾眉淡掃，爲容不在貌，獨抱孤潔，莫是花光，
描取春痕，不怕麗譙吹徹，還驚海上燃犀去，照水底，珊瑚疑活，做
弄得，酒醒天寒，空對一庭香雪。

詞旨：樂笑翁，奇對隨化，斃石就泉通沼。斷與分山，空簾剩月。沙淨草枯水平，天遠接葉。巢鷺平波捲絮，晴光轉樹，曉氣分嵐。鷓響天高，水流花淨，料理琴書，夷猶今古。欸竹門，深移花。檻小婦花尋徑，撥葉通池，亂雨敲春。深煙帶晚開簾，過雨隔水呼燈。浪捲天浮，山澗雲去。岸角衝波，蘼根聚葉。波蕩悶鶻，鵝分香醕，雲映山輝，柳分溪影。荷衣銷翠，蕙帶餘香。香草古字譜拍歌聲行歌。趁月喚酒逐，秋穿花算路。傍柳尋鄰門，當竹逕路，管臺城蠶絲濕霧。
。 屬錦翻桃，因花整帽，借柳維船。

警句：和聲流出空山甚，年年淨洗，花香不了，南浦春水寫不成書，只寄得相思一點。解連環孤雁繞放些晴暈，早瘦了梅花一半，也知不作花看，東風何事吹散？探春慢雪霽見說新愁，如今也到陽邊。高陽臺西湖草開簾，怕見飛花，怕聽啼鶻。同上須待月，許多情，都付與秋。聲聲慢西湖幾日不來，一片蒼雲未掃。掃花游疏寮，東墅園春風不奈垂楊柳，吹卻絮雲多少。齊天樂鑑湖漁舍飲帶天香吹動一身秋。八聲甘州贈桂柳茂樹石牀因坐久，又卻被清風留住，真珠簾近雅軒即事忍不住低低問

春。慶春宮都下寒食不知能聚愁多少。霜葉飛聞老妓歌
吳子律遜子居詞話，陸輔之詞旨摘樂笑翁警句十餘條，因山中白雲警句殆不止此，因爲之補。能幾番游，看花又是明年。高陽臺西湖春感梨花落盡，一點新愁曾到西泠。慶春宮都下寒食十年前事瀟瀟，重逢可憐俱老。

臺城路過汪菊坡回憶舊游折蘆花，贈遠零落一身秋。甘州別沈幾道車寄道學舟卻笑歸來石老，雲荒身世，飄零一葉。疏影北歸與諸友夜酌怕依然舊時歸燕，定應未識江南冷，最憐他樹底鶯紅不語，背人吹盡。瓊窗寒旅窗孤寂，雨意垂垂買舟西渡未能也。未了清遊興，又飄零獨去，何處山川？憶舊遊寄沈幾道諸公記小舟，夜悄波明香遠，渾不見花開處。水龍吟白蓮遲迴似興，送一點愁心，故人天末。臺城路寄陳文卿依稀倩女離魂處，緩步出前村時節。疏影梅影江風緊一行，柳陰吹暝。梅子黃時雨病後別羅江諸友楊花點點是春心，替風前萬花吹淚。西子妝慢野游江上雅淡不成，嬌擁玲瓏春意。真珠簾梨花恨西風不庇寒蟬，便掃盡一林殘葉。長亭舊舊居有感水痕吹杏雨，正人在隔

江船。木蘭花慢舟行

錢良祐詞源書後：乙卯歲，余以公書留杭數月，而玉田張君來寓錢塘縣之學舍，時主席方子仁始與余交道。玉田來所自，且憐其才而不知，余與玉田交且舊也，因相徬歎甚。玉田爲況落窶似余，其故友張伯兩方爲西湖福真費修主，聞之，遂挽去。子仁與余買小舟並湖，同爲道客，伯兩爲設茗具饌，盤旋日入而歸。玉田嘗賦臺城路咏歸杭一詞，錄此卷後。其詞云：「當年不信江湖老，如今歲華驚晚路，改家迷花空陸落，誰識重來劉阮，殊鄉頓遠，甚猶帶歸懷，雁渡蛩怨，夢裏忘歸亂，浦煙浪片帆轉，開門休歎故苑，杖藜游冶處，蕭艾都徬雨，色雲西晴光水北，一洗悠然心眼，行行漸嬾，快料理幽尋酒瓢詩卷，賴有湖邊舊時鷗數點。」丁巳正月江村氏錢良祐

書。

陸文圭詞源跋：詞與辭字通用。釋文云：意內而言外也，意生言，言生聲，聲生律，律生調，故曲生焉。花間以前無集譜，秦雅以後無雅聲，源遠而派別也。西秦玉田張君著詞源上下卷，推五音之數，演六律之譜，按月紀節賦情咏物，自稱得聲律之學於守齋楊公，南溪徐公。淳祐景定間，王邸侯館歌舞昇平，居生處樂，不知老之將至，黎園白髮，澗宮蛾眉，餘情哀思，聽者淚落，君亦因是棄家客遊無方三十年矣。昔柳河東銘姜秘書，憫王孫之故態；銘馬淑婦，感謳者之新聲；言外之意，異世誰復知者？曷茲詞卷，撫几三歎，牆東叟陸文圭識。○按文圭字子方，江陰人，有牆東類稿二十卷，詞附。○扣舷愁試錄：張叔夏過錢塘西湖慶樂園，賦高陽臺詞，自敘云：「慶樂園，韓侂胄之南園也。戊寅歲過之，有碑石在荊棘中，惟存古桂百餘。」故末段有「猶今視昔之感。古木迷鴉，虛堂起燕，歎遊轉眼驚心，南園東窗，酸風掃盡芳塵，鬢絲飛入平原艸，最可憐渾是秋

陰夜沈沈，不信歸魂，不到花深，吹簫踏葉幽尋去，任船依斷石袖裸，寒雲老桂懸香。珊瑚擊碎無聲，故園已是愁如許！撫殘碑，又卻傷今。更關情秋水，人家斜照西林。一讀此詞，不禁爲之增感。余爲童子時，見所謂慶樂園，其峯磴石洞猶有存者。

至正德間，燕爲有力者移去矣。

絕妙好詞箋鄧牧伯牙琴云：叔夏春水一詞，絕唱古今，人以張春水目之。○至正直記：錢塘張叔夏，嘗賦孤雁詞，有寫不成書，只記得相思一點。人皆稱之曰張孤雁。○詞旨：蕪王孫韓鑄，字亦顏，學詞於樂笑翁。一日與周公謹買舟西湖，泊荷花而飲，酒半，公謹舉似亦顏學詞之意，翁指花云：蓮子結成花自落。○珊瑚網元：姑蘇汾湖居士陸行直輔之，有家妓名卿卿，以才色見稱。友人張叔夏爲作古清平樂贈之云：『候蟲淒斷，人語西風岸，月落沙平流水漫，驚見蘆花來雁，可憐瘦損蘭成，多情應爲卿卿，只有一片梧葉，不知多少秋聲。』後二十一載，行直以翰林典籍致政歸，則叔夏卿卿皆下世矣。行直作碧梧蒼石圖，并書張詞於卷端，且和之云：『楚天雲斷，人隔瀟湘岸，往事悠悠江水漫，往事悠悠江水漫，怕聽樓前新雁，』

深閨舊夢還成，夢中獨記憐卿，依約相思碎語，夜涼桐葉聲。

詞苑叢談：西秦張炎叔夏玉田詞云：『沈梅嬌，杭妓也，忽於京都見之，把酒相勞苦，翁能歌周清真意，雖忘臺城路二曲，因風余記此事，詞成以素羅帨書之，調寄國香慢，詞云：『鶯柳煙隄記，未吟青子，曾比紅兒。嫺嬌弄香微透，鬢翠雙垂，不道留仙不住，便無夢吹到南枝，相看兩流落掩面，凝羞怕說，當時淒涼歌帶調，嫺餘音不放，一朵雲飛丁香枝上，幾度歎語深期，拜了花梢淡月，最難忘弄影褰衣，無端動人處，過了黃昏猶道休歸。』

詞源：先人曉暢音律，有寄閒集，旁綴音譜，刊行於世。每作一詞，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協，隨即改正。曾賦鷓鴣仙一詞云：『揜簾人睡起，放燕子歸來，商量春事，芳菲又無幾？滅風光都在，賣花聲裏，吟邊眼底，被嫩絲，移紅換紫。甚等閑，半委東風，半委小橋流水，還是苦痕滿雨，竹影留雲，做晴猶未？繁華遞逝，西湖上，多少歌，吹粉蝶兒撲，定花心不？去開了章香兩翅，那知人，一點新愁，寸心千里。』此詞按之歌譜，聲字皆協，惟撲字稍不協，遂改爲守字，迺協。始知雅詞協音，雖一字亦不放過，信乎協音之不易也。

朱藻

漢號野逸。

醜奴兒 春暮

樟○泥○油○壁○人○歸○後○，滿○院○花○陰○，樓○影○沈○沈○，中○有○傷○春○一○片○心○，
樹○尋○梅○子○，斜○日○籠○明○，團○扇○風○輕○，一○徑○楊○花○不○避○人○，
閒○穿○綠○

吳城小龍女

荆州亭 按一作清平樂令 題柱

簾○捲○曲○欄○獨○倚○，江○展○暮○雲○無○際○，淚○眼○不○曾○晴○，家○在○吳○頭○楚○尾○，
雪○花○亂○委○，撲○漉○沙○鷗○驚○起○，詩○句○欲○成○時○，沒○入○蒼○煙○叢○裏○，
數○點○

異聞總錄：舊傳荆州江亭柱間有詞云云。黃魯直讀之，凄然曰：一似爲予發也，不知何人所作？一筆勢類女子
●又淚眼不曾晴之句，疑爲鬼耳。是夕夢女子曰：我家豫章吳城山附，客舟至此，墮水死不得歸，登江亭有
感而作，不意公能識之。魯直驚寤曰：一此必吳城小龍女輩也。一時建中靖國元年云。乾道六年，吳明可著守
豫章，其子登科同年生。清江朱景文因緣來見得攝新建尉，適府中舊吳城龍王廟，命之輩役，頗極體統。及更
擊偶像，朱指壁間所繪神女容相，謂工曰：一必官此乃佳。一凡三四易，然後明麗點洽如之。朱甚喜，忽憶荆
州詞，以謂語意憤抑，殆非龍宮嫺雅，出塵態度。爲賦玉樓春一闕，題於壁曰：一玉階瓊蕊冰壺帳，暫地

水晶簾不上，兒家住處隔紅塵，雲氣悠悠揚風淡蕩，有時閑把蘭舟放，霧鬢煙鬟乘翠浪，夜深滿載月明歸，畫破琉璃千萬丈。一既而夜夢旌幃羽葆，備衛甚盛，擁一輜輶，有美女子居其中，傳言龍女來謁，下車相見宴飲，寤明如經一日夜，言談瀟灑，風儀穆然。將行謂朱曰：「君當不記晤昔事矣。君前身本南海廣利王幼子，因行遊江湖，爲我家婿，妾實得奉箕帚，今君雖以宿緣來生朱氏，然孽城之念，正爾不忘，故得緣多在豫章之分。須君官南海，陽祿且盡，此時當復諧佳偶。知君所作玉樓春詞，破前人之誤，甚人以此爲感。」非君憶舊遊，亦無因知我家如此其熟也。一「言畢，怡別而去，既覺乃函作文紀其事云云。」

李清照

清照號易安居士，濟南人，禮部郎提點京東刑獄

格非之女，湖州守趙明誠之妻，著有漱玉詞。

朱晦菴云：「本朝婦人能文者，

惟魏夫人及李易安二人而已。」

沈去矜云：「男中李後主，女中李易安，極

是當行本色，前此太白，故稱詞家三李。」

四庫提要云：「清照以一婦人，而詞格乃抗軼周柳，雖

篇帙無多，固不能不寶而存之，爲詞家一大宗矣。」

醉花陰 重九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噴金獸，佳節又重陽，寶枕紗幮，昨夜涼初透。
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簾捲西風，人比黃

花瘦，一說：濃雲，當作濃翠。

古今詞論柴虎臣曰：「語情則紅雨

飛愁，黃花比瘦，可謂雅暢！」

詞苑叢談：李易安作重陽醉花陰詞，西致趙明誠云云。明誠自愧勿如，乃忘寢食三日夜，得十
五闕，舞易安作以示陸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有蕙道不銷魂三句絕佳。」正易安作也。

鳳凰臺上憶吹簫 別情

香冷金猊，被翻紅浪，起來慵自梳頭。任寶奩塵滿，日上簾鉤，生怕
離懷別苦，多少事欲說還休。新來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
休休，這回去也，千萬徧陽關，也則難留。念武陵人遠，煙鎖秦樓；惟有
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凝眸處，從今又添一段新愁。

古今詞論：張祖望曰：「惟有柳前流水，應念我，

終日凝眸，痴語也，如巧匠運斤，毫無痕迹。」

聲聲慢 秋情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
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

續五年，紹興甲寅作金石錄後序，時年五十有一。其明年乙卯，有上韓胡二公詩，猶自稱閨閣嫠婦，時年五十有二，豈有就木之歸，已過墮域之誤，方深願爲此不得已之爲如漢文而故事：意必當時賦元祐君子者攻之不已，而及其後，而文叔之女多才，尤適供謠諑之辱，致使世家離滿，百世而下，蒙詬抱誣，可嘆也已。○又云：易安居士再適張汝舟，卒至對德，有與藝處厚啓云云。宋人說部多載其事，大抵彼此衍襲，未可遽信。宋史李文叔傳，附見易安居士，不著此語。而容齋去德甫未遠，其載於四庫中，無徵辭也。且失節之婦子，朱子又何以稱乎？反覆推之，易安當不其然。

花菴詞選李易安念奴嬌詞云：一簾條庭院又斜風，細雨重門須閉，寵柳嬌花寒食近，種種惱人天氣。險韻詩成，杖頭酒醒，別是閑滋味，征鴻過盡，萬千心事難寄。樓上幾日春寒，簾垂四面，玉闌干慵倚，被冷香銷新夢覺，不許愁人不起，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多少游春意。日高煙斂，更看今日晴未？前 疊嘗稱易安詞風紅瘦爲佳句，余謂此篇寵柳嬌花之語，亦甚奇俊，前此未有能道之者。

詳註白香詞譜箋卷四

靖安舒夢蘭原輯

南海謝朝徵韋菴箋

孫道絢

道絢號冲虛居士，黃穀城之母。

南鄉子 春閨 別本云鄭文妻，作見秦恩復樂府雅詞注。

曉日壓重簷，斗帳春寒起未忺，天氣困人梳洗懶，眉尖淡畫春山不喜添。閒把繡絲擣，認得金針又倒拈，陌上遊人歸也未？厭厭滿院楊花不捲簾。

詞苑叢談：孫夫人閨宿南鄉子云云。又咏雪云：「悠悠颯颯，做盡輕模樣，半夜瀟瀟窗外響，多在梅邊竹上，朱樓向曉簾開，六花片片飛來，無奈薰風懶移曉曉。」扶上金銀二詞，堪與李清照韻頡頏。○孫夫人寄外風中柳詞云：「銷滅芳容，端的是那，煩惱愁懷極富收，草草別離情緒，待歸來都告怕馬，郎又還休。」

道利鎖名標，幾羅當年歡笑，更那堪、鴻雁信杳，蟾枝高折，願從今須早，莫孤負鏡中人老。○游宦紀聞：黃公錄字子厚，富沙浦城人，與朱文公為交友，長於詩。劉潛夫守建陽，刻其益城集於縣齋，黃之母筆力甚高，世南嘗見黃親錄詞稿，今載於此云。○先妣冲虛居士，少聰明，類異絕人，於書史無所不讀，一過

飄成誦。年三十，先君捐奔，卽抱貞節以自終。平生作爲文章詩辭甚富，晚遭回祿，燬爲無餘，此詞數篇，皆膾炙在人者，因訪求得之。適予與景紹主簿兄有好，且屢見索敬書以贈。紹與三年中春二十有四日，黃錄議景紹，則太參鄭公昭先也。其一滴滴金云：「月光飛入林前屋，風策策，度庭竹，夜半江城擊柝聲動，寒梢樓宿，等閒老去，年華促，祇有江梅伴幽獨，夢繞戎門舊家山，恨驚回難剋。」其二序云：力脩賢學，表靈胡明仲侍郎，遺歌姬夾乞詞，作醉蓬萊令歌之。一看鷗翻波濺，末，風輕水，軒消暑，雲疊奇峰，破桐陰，亭午列岫，連環，溜泉鳴玉，對幅巾芒屨。況有清時風流，故人劇談揮麈，才冠一時，論高兩漢書，扇豪蹤，吐鳳辭，語畫錦，歸來慶，長年老母，且盡綠尊，莫便歸興，聽扇歌高舉，會見登庸泥封，詔下促朝天去。」其三菩薩蠻十六曲天閣碧，松風亭下梅初白，飄飄見春回，寒梢花又開。曲瓊閣不捲，沈燦看星轉，凝野小菱回，雲間征雁來。」其四序云：葛氏姪女子告歸，作少年游送之。「雨晴雲散，煙花澹蕩，遙山凝碧，驅車問征路，賞春風南陌，正雨後梨花幽豔，白梅匆匆，過了寒食歸家漸春暮，探餘釐消息。」其五序云：季溫老友歸，尺牘陽人來問書，因以爲寄。「秋寂寞，秋風夜雨傷離索，傷離索，老懷無奈，淚珠零落，故人一去無期約，尺書忽寄四飛鶴。西飛鶴，故人何在？水村山郭。」按此秦樓月調其六醉思仙云：「晚霞紅，看山迷暮靄煙暗，孤松動。翩翩風袂，輕若鷺鴻，心似鏡，髮如雲，弄清影，月明中，說悲涼歲冉冉，華，潛改衰容，前事銷凝久，十年光景思思，念雲軒一夢，回首春空，綠風遠玉簫，寒夜悄悄恨無窮，歎首塵久埋玉，斷腸揮淚東風。」

按花菴詞選題云

寓居妙湛悼亡作此

按鄭文妻孫氏，古杭雜記云：文秀州人，太學服膺齋上舍孫氏，寄以憶秦娥詞云：「花深深，一鉤羅纔行花陰

• 行花陰，閉將柳帶，試結同心，日邊消息空沈沈，畫眉樓上愁登臨，愁登臨，海棠開後，望到如今。」一時

傳播，酒樓伎館

皆歌之。月詞綜

朱淑真

淑真海甯女子，自稱幽

棲居士，著有斷腸詞。

生查子元夕

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畫，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
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濕春衫袖。

四庫提要楊慎升菴詞品，載其生查子一闕，有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語。毛晉跋，遂稱爲白璧微瑕。然此詞今載歐陽修廣陵集第一百三十一卷中，不知何人竄入淑真集內，誣以桑濮之行。慎收入詞品，既爲不攷，而晉刻宋名家詞六十一種，六一詞卽在其內。乃六一詞漏注互見，斷腸詞已自亂其例，於此集更不

一置辨，且謬實爲白璧微瑕，益兩弊之甚。今刊此一篇，庶免於厚誣古人，貽九泉之憾焉！

西湖游覽志：淑真錢塘人，幼慧慧，善讀書，工詩，風流蘊藉，早年父母無識，嫁市井民家。淑真抑鬱不得志，抱恙而死。父母復以佛法，並其平生著作茶毗之，臨安王唐佐爲之立傳，宛陵魏端禮輯其詩，詞名曰斷腸集。

湖壖雜記：順治辛卯，有雲開客，扶乩於片石居一，士以休咎問乩，書曰：「非余所知。」士問：「仙來何處？」書曰：「兒家原住古錢塘，曾有詩篇號斷腸。」士問仙爲何氏？書曰：「猶傳小字在詞場。」士不知斷腸集誰氏作也，見曰：「兒家意其女郎也。」曰：「仙得非蘇小小乎？」書曰：「漫把若蘭方淑。」士曰：「然則李易安乎？」書曰：「須知清照異貞娘，朱顏說與任君詳。」士方悟爲朱淑真，故隨問隨答，卽成浣紗一闕。隨又拜祝再求珠玉，乩又書曰：「轉眼已無桃李，又見茶蘼綻蕊，偶爾話三生，不覺日移階晷，去矣。去矣！歎惜春光似水。」乩遂不動，或疑客所爲，知之者謂客只知扶乩，非知文者。

聶勝瓊

勝瓊長安妓，
後歸李之問。

鷓鴣天 別情 詞綜：題曰寄別李生。

玉慘花愁出鳳城，蓮花樓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陽關曲，別箇人人第五程。尋好夢，夢難成，有誰知我此時情？枕前淚共階前雨，隔箇窗兒滴到明。

吳激

激字彥高，建州人，宋宰相栻之子，米芾之婿，使金留不遣，官翰林待制。皇統初，出知深州卒。有東山集詞。時彥高與伯堅才學並推，號吳蔡體。

人月圓 有感 花菴詞選題曰：宴北人張侍御家有感，

南朝千古傷心事，還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家？恍然一夢，天姿勝雪，宮鬢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淚濕，同是天涯。

歸潛志先翰林嘗談國初宇文太學叔通主文盟時，吳深州彥高親宇文爲後進，宇文止呼爲小吳，因會飲，酒間有一婦人宋宗室子流落，諸公感歎，皆作樂章一闕。宇文作念奴嬌，有「宗室家姬，陳王幼女，曾嫁欽慈族，干戈浩蕩，事隨天地翻覆」之語。次及彥高，作人月圓詞云云。宇文覽之大驚，自是人乞詞，輒曰：「當詣彥高也。」彥高詞集篇數雖不多，皆精微盡善，雖多用前人詩句，其詞裁點綴，若大成，眞奇作也！先人嘗云：「詩不宜用前人語，若夫樂章則前截古人語，亦無害，但要能使爾。」如彥高人月圓字是古人句，其思致含蓄甚遠，不露圭角，不尤勝于宇文自作者哉？

詞綜：洪景廬云：先公在燕山，起北人張總持侍御家，集出侍兒佐酒，中有一人，意狀摧抑可憐。叩其故，乃宣和殿小宮姬也。坐客翰林直學士吳激作詞紀之，聞者揮涕。○中州樂府云：彥高賦此，時宇文叔通亦賦念奴嬌，先成而頗近俚鄙。及見彥高作，茫然自失。是後有求作樂府者，叔通即批云：「吳郎近以樂府名，天下可往求之。」

花春詞選：吳彥高春從天上來，會嘗府遇老姬，善鼓瑟，自言梨園舊籍云。海角飄零，歎漢苑秦宮，墜露飛螢，夢裏天上，金屋銀屏，歌吹競舉青冥，問當時遺譜有絕藝，鼓瑟湘靈，促哀彈似林鶯啞啞，山溜冷冷。梨園太平樂府醉，幾度春風，變變星星。舞徹中原塵飛，滄海風雪，萬里龍庭，寫胡笳幽怨人，憔悴不似丹青酒，微醒一軒涼月，燈火青燐。

黃叔暘云：「三山郎中卿從張貴誤使廚，日聞有歌之者。」又曰：「右二曲，皆精妙悽惋，惜無人拈出。今錄入選，必有能知其味者。」元遺山云：「曾見王防禦公玉說此詞，皆用琵琶故實，引據甚明，惜不能記憶。」

折元禮

元禮金人，宜治中。

望海潮 凱旋舟次 詞綜題曰：從軍舟中作。

地○雄○河○岳○，疆○分○韓○晉○，潼○關○高○壓○秦○頭○，山○倚○斷○霞○，江○吞○絕○壁○，野○煙○紫○帶○滄○洲○，虎○旆○擁○貔○貅○，看○陣○雲○截○岸○，霜○氣○橫○秋○，千○雉○嚴○城○，五○更○殘○角○月○如○鉤○，西○風○曉○入○貂○裘○，恨○儒○冠○誤○我○，卻○羨○兜○牟○，六○郡○少○年○，三○關○老○將○，賀○蘭○烽○火○新○收○，天○外○嶽○連○樓○，挂○幾○行○雁○字○，指○引○歸○舟○，正○好○黃○

金○換○酒○，羯○鼓○醉○涼○州○，
挂幾行雁字，指出歸舟，詞綜作想斷，雲橫岸，誰識歸舟？正好作刺著。

元好問

好問字裕之，秀容人，系出拓跋魏登。興定五年進士，歷內鄉令。天與中，除左司都事，轉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著有遺山集等書。

張叔夏云：「元遺山稱稼軒詞，及觀遺山詞，深於用事，精於鍊句，其風流蘊藉處，不減周秦。」如雙蓮雁邱等作，妙在摹寫，態，立意高遠，初無稼軒豪邁之氣，豈遺山欲表而出之，故云爾。」

玉漏遲 詠懷 詞綜題曰：有懷浙江別業，

浙○江○歸○路○杳○，西○南○卻○羨○，投○林○高○鳥○，升○斗○微○官○，世○累○苦○相○縈○繞○，不○似○
麒○麇○殿○裏○，又○不○與○巢○由○同○調○，時○相○笑○，虛○名○負○我○，半○生○吟○嘯○，擾○擾○
馬○足○車○塵○，被○歲○月○無○情○，暗○消○年○少○，鐘○鼎○山○林○，一○事○幾○時○曾○了○，四○壁○
秋○蟲○夜○雨○，更○一○點○，殘○燈○斜○照○，清○鏡○曉○，白○髮○又○添○多○少○。
不似，闕綜作不如。

蟹雪叢談：丹水出上洛，湍水出伊陽，南流至浙川，又南流入漢。天下之水，罔不殊源而合流者，有一源而匯為二者，離桂是也。惟浙湍同川而異流，本末不相犯，故謂之浙焉。

遺山先生年譜：先生七歲能詩，有神童之目，學成下太行，渡大河，為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為近代無此作也。於是名震京師，有元才子之稱。趙鼎軒寄裕之詩，有際元之號。先生自題寫真，有短小精悍之語。○九日讀書山詩云：「我在正大初，作吏，浙江邊，山城官事少，日放浙江船。」○堯山堂外紀：壬辰北渡順天，毛正卿楊德秀祈仙山寺中，蘇舜聲筆寫詩數十首，一詩有「百歲無一真。中有蘂黃醉」之句，餘詩除「

酒裏神仙我「五字，多不成語。二人初不知晉爲何代人，詩爲何人作，以語元遺山。遺山曰：「余三十六七時，有詩曰：『西效一畝宅，閉門秋草深，牀頭有新醪，意慳成孤斟，舉杯謝明月，蓬蒿首相臨，願爲萬古色，照我萬古心。』」又「去古日已遠，百無一真，獨飲酒鄉地，中有義黃醇，聖教難爲功，乃見酒力神，誰能醺澹海？盡醉區中民。」今晉所批，乃有此十字，晉豈余前身耶？將近時鬼物之不味者，記余詩託名於晉以自神也。晉既以余詩爲惠所作，余不就酒裏神前我五言，取償於晉。」「因作樂府曰：『繡佛長壽，枉伴蒲團，過酒壚，橫臥一臥，虛空破笑，張顛自謂無人，還知麼醉鄉天大，少箇神仙我。』」○郝經元遺山先生墓碣，歲丁巳，秋九月四日，遺山先生卒於獲鹿寓舍。十日訃至，經走常山三百里，已馬昇歸葬，燕文醇酒，哭於靈像之前。又曰：「春秋六十有八，某年月日，葬於秀容之先塋。」○元遺山先生墓園說五花墳者，先生墓前舊有土五方，每方縱橫五丈五尺，高二尺，相傳先生葬時四方來祭者，張棚

帳於此，畫花爲記，歷數百年遺址如故，父老稱呼爲五花棚地云。
遺山樂府，臨江仙內鄉北山云：「夏館秋林山水窟，家家林影湖光，三年閑爲一官忙，簿書愁裏過，荷蕖夢中香，父老書來招我隱，臨流已蓋茅堂，白頭兄弟共論量，山田尋二頃，他日作桐鄉，邁陵塘。」太和五年乙丑歲赴試，井州道逢捕雁者云。今日獲一雁，殺之矣，其脫網者，悲鳴不能去，竟自投於地而死，予因買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爲識，號曰雁邱，並作雁邱詞。一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歡樂趣，離別苦，就中更有痴兒女，君應有語，泚萬里，脣雲千山，暮雪隻影向誰去？橫汾路寂寞，年年簫鼓荒煙，依舊不楚，招魂楚些，何曉及山鬼暗啼風雨，天也妒，未信與鶯兒燕子俱黃土，千秋萬古，爲留待騷人狂歌痛飲，來訪雁邱處。」

詞綜：楊果西巷換魚兒詞遺山賦雁邱云：「般般年雁飛汾水，秋風依舊爾落，細羅驚破雙棲夢，孤影亂翻波素，滯碎羽算，古往今來，只有相思苦，朝朝暮暮，想塞北風沙，江南煙月，爭忍自來去。埋恨處，依約井門舊路，一邱寂寞寒雨，世間多少風流事，天也有心相妒，休說與還，卻怕有情多被無情誤，一杯會舉待細讀，悲歌滿傾情淚，爲爾醉苦土。」李治仁卿邁陵塘和元遺山雁邱云：「雁雙雙正分汾水，回頭生死殊路，天長地久，相思倍，何似眼前俱去，催勁羽，倘萬一幽冥，卻有重逢處，詩翁感遇，把江北江南，風吹月淚，井付一邱土。仍爲汝小草幽蘭靡句，管聲字字酸帶，拍江秋影今何在？空木欲迷隱樹，霜魂苦算，鬪勝王嬌青冢，眞娘

露。憑誰說與對鳥道，長空

龍艘古渡，馬耳淚如雨。

輟耕錄：余按鄧茂倩所編引廣韻曰：「蘇小小錢塘名娼也，蓋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唐之西，故古辭曰：『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余嘗記虞美人長短句云：『槐陰別院宜清晝，人坐春風秀美人，陶子阿誰留都是，宣和名筆內家收，鶯鶯燕燕分飛後，粉淡梨花瘦只餘。』蘇小不風流，斜插一枝萱草風銀頭，亦藉藉可喜。乃元遠山先生所作也。

詞苑叢談：京師城外萬柳堂，亦一宴遊處也。野雲廉公一日于中置酒，招疏齋盧公，松雲趙公同飲。時歌兒劉

氏名解語花者，左手折荷，右手執杯，歌小聖樂云：『綠葉陰濃徧水亭，池閣偏趁涼多，海榴初綻，染染豔紅

躡，乳燕雛鶯弄語，對高柳鳴蟬相和，驟雨過，似瓊珠亂撒，打溷新荷，人生百年有幾？念其辰美景，休放虛

過，富貴前定，何用苦張羅？』命友邀賓宴賞飲芳醕，滯周低歌，且酌酢從教，二輪來往如梭。右調元遠山

製既而行酒，趙公喜即夕賦詩曰：『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漣漪，主人自有滄浪趣，游

山房隨筆元裕之，北方文雄也。其妹爲女冠，文而豔。張平章當擦欲娶之，使人囑裕之辭以可否在妹，妹以爲

可則可。張喜自往訪，覘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板，驢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聲答曰：『補天手段暫

施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

子，移巢別處覓雕梁，一張悚然而去。

曾允元

元字舜卿，號鷓江，太和人，

見詞綜。元草堂詩餘作西昌人。

點絳脣 閨情

一○夜○東○風○，○枕○邊○吹○散○愁○多○少○，○數○聲○啼○鳥○，○夢○轉○紗○窗○曉○。
來○是○春○初○，

去是春將老，長亭道，一般芳草；只有歸時好，

元草堂詩餘：曾九元齊大樂次韻趙方谷曲，有香玉之怨。一碧梧枝上古秋信，微聞雨聲還愜，虹影分晴，雲光透晚，殘日依依闌筵，闌十一鑑。又長笛歸舟，亂鴉荒堞，兩鬢西風，有人心事到紅蕖，嬌蓮相對欲語，奈連華有刺，愁不成折，天上歡期，人間巧意。今夜明河如雪，新寬帶，結想簪篆，頰溫翠臉低揭，露濕雲鬢。淺妝拜深月。

薩都拉 拉原本作刺今從 四庫提要改正

薩都拉字天錫，號直齋，姓若失蠻氏，蒙古人，以世勳鎮雲代，居於雁門，登泰定進士，官京口錄事，長南行臺，辟爲掾，繼而御史臺奏，爲燕南架閣官，遷閩海廉訪知事，進河北，廉訪經歷有雁門集。虞劬菴云：一進士薩天錫詞最長於情，流麗清婉。

滿江紅 金陵懷古

六代豪華，春去也，更無消息。空悵望山川形勝，已非疇昔！王謝堂前雙燕子，烏衣巷口曾相識。聽夜深寂寞打孤城，春潮急。思往事，愁如織。懷故國，空陳迹。但荒煙衰草，亂鴉斜日，玉樹歌殘秋露冷，胭脂井壞寒蟬泣，到如今只有蔣山青、秦淮碧。

念奴嬌 石頭城用東坡赤壁韻

石頭城上，望天低，吳楚眼中無物，指點六朝形勝地，惟有青山如壁，蔽日旌旗，連雲橋艣，白骨紛如雪，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傑！
寂寞避暑離宮，東風輦路，芳草年年發，落日無人松逕冷，鬼火高低明滅，歌舞尊前，繁華鏡裏，暗換青青髮，傷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

元和郡縣志：石頭城在昇州上元縣西

，卽楚之金陵城也，吳改爲石頭城。

張敦頤六朝事蹟，孫權於江岸必爭之地，築城曰石頭。

諸葛亮云：『鍾阜龍盤，石城虎踞，盤帝王之宅。』

詞苑叢談：蔣都刺西湖竹枝詞云：『湖上美人彈玉箏，小鶯飛度綠窗樞，沈郎雖病多情在，倦倚屏山不厭聽，』一時北里多歌之。

張翥

翥字仲舉，晉寧人，至元初用隱逸，薦召爲國子助教，分教上都。尋退居淮東。會修宋遼金三史，

起翰林國史館編修，官累遷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加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給俸終身，著有岐嶽詞。

四庫提要云：翥詞婉麗

風流，有南宋舊格。

陌上花有懷 詞綜題曰：使歸閩浙，歲暮有懷。

關山夢裏，歸來還又，歲華催晚，馬影雞聲，諳盡倦遊荒館，綠箋密

記○多○情○事○，一○看○一○回○腸○斷○，待○殷○勤○寄○與○舊○遊○鶯○燕○，水○流○雲○散○。滿○羅○衫○是○酒○，香○痕○凝○處○，睡○碧○啼○紅○相○半○，只○恐○梅○花○，瘦○倚○夜○寒○誰○煖○？不○成○便○沒○相○逢○日○，重○整○釵○鸞○箏○雁○，但○何○郎○縱○有○，春○風○詞○筆○，病○懷○渾○嬾○。

東風第一枝 憶梅

老○樹○渾○苔○，橫○枝○未○葉○；青○春○肯○誤○芳○約○，背○陰○未○返○冰○魂○，陽○梢○已○含○紅○萼○。佳○人○寒○卻○，誰○驚○起○曉○來○梳○掠○？是○月○斜○花○外○玄○禽○，霜○冷○竹○間○幽○鶴○。雲○淡○淡○，粉○痕○漸○薄○；風○細○細○，凍○香○又○落○；叩○門○喜○伴○金○尊○，倚○闌○怕○聽○畫○角○。依○稀○夢○裏○，記○半○面○，淺○窺○珠○箔○，恁○時○得○重○寫○鸞○牋○，去○訪○舊○遊○東○閣○。

摸魚兒 送春 詞綜題目春日西湖泛舟

漲○西○湖○，半○篙○新○雨○，麴○塵○波○外○風○軟○，蘭○舟○同○上○鴛○鴦○浦○，天○氣○嫩○寒○輕○暖○。簾○半○捲○，度○一○縷○歌○雲○，不○礙○桃○花○扇○。鶯○嬌○燕○婉○，任○狂○客○無○腸○，王○孫○

有恨，莫放酒杯淺。垂楊岸，何處紅亭翠館？如今遊興全嬾，山容水態依然好，惟有綺羅雲散。君不見歌舞地，青蕪滿目成秋苑，斜陽又晚，正落絮飛花，將春欲去，目送水天遠。

輿地紀勝西湖在杭州西，週迴三十里，其源出武林泉，山水秀發，景物華靡，樓觀參差，映帶左右。

多麗

西湖 詞綜題曰：西湖泛舟，夕歸臨成大席上，以晚山青爲起句，各賦一詞。一作石教友詞。

晚山青，一川雲樹冥冥，正參差，煙凝紫翠，斜陽畫出南屏。館娃歸，吳臺遊鹿，銅仙去，漢苑飛螢，懷古情多，憑高望極，且將尊酒慰飄零。自湖上，愛梅仙遠，鶴夢幾時醒，空留得六橋疏柳，孤嶼危亭。待蘇隄，歌聲散盡，更須攜妓西冷，藕花深，雨涼翡翠，菰蒲軟，風弄蜻蜓，澄碧生秋。鬧紅駐景，採菱新唱最堪聽，見一片水天無際，漁火兩三星，多情月，爲人留照，未過前汀。

西湖志：波瀾前調清明飲西湖聽樂園云：一風夙簫，新聲遠度閣樓，漾東風，湖光十里參差，綠港紅橋，暖雲蘸金衫色，晴煙抹藕翠裙腰，鼈窰名園鬧，紅芳樹，蒲葵亭畔綠繩搖，鶯歌落葉，堪藉鴉作隣人嬌，漁船缺

，莫愁浪退，生怕香消，憶當年尊前扇底多情，冶葉倡條，分闌女鬪化偷盼，修禊客臨水相招，舊約草歡，新聲淡語，三生夢裏可憐管，縱留得柳花寒在啼鴉已無聊，江南恨，越王臺下幾度回潮，朝中措湖隴晚歸，望葛嶺諸山倒影水中。一昔文敏公嘗欲畫此，故及之云。一梅花處處滿枝開，酒力蕩吟懷，煙染歲鴉，萬樓東風，扶起春來，幽禽啼樹，戲魚跳日，水碧如苔，若箇仙翁畫得翠微，倒影樓臺。一渡羅門引七月望，西湖舟觀水燈一鼓，歸宴楊山居山樓，逢曙云。一暮天映碧，瓊翠十風，蕊珠宮，金波滉，出芙蓉，誰喚用妃，微步一色夜妝紅，看光搖星漢，起舞魚龍。月華正中，畫船漾藕花風，聲度鸞幃縹緲，雁柱玲瓏，酒闌與極，更移上瓊樓十二重，殘醉醒，煙水連空。一八聲甘州秋目西湖泛舟，午後遇雨云。一向芙蓉湖上駐蘭舟，淒冷勝遊稀，但西陵橋外，北山隄畔，殘柳依依，追憶鶯花舊夢，回首冷煙霏，惟有盟鷗好，時傍人飛，聽取紅顏象板，儘歌回彩扇，舞換仙衣，正白蘋風急吹雨，暗斜暉，空惘悵，離懷未展，更酒邊忍，又送將歸，江南客，此生心事只在漁磯。一轅駟錄：天子臨軒授鐵旗，東南無地不紅巾，饒衣遠道三軍老，白骨中原萬鬼新，義士精靈虹貫日，仙家謔笑海揚塵，都將兩眼淒涼淚，哭盡平生幾故人。一至此正辛丑間張蛟菴承旨，謫在都下寄浙省周玉坡參政伯琦詩也。夫翰苑詞臣而寓言如此，則感時之意，從可知矣！

丹鉛錄：張仲舉踏莎行云：「芳草平沙，斜陽遠樹，無情桃葉江頭渡，醉來扶上木蘭舟，將愁不去將人去。」一唐李端詩：「江上晴樓翠靄開，繡闌春水滴窗山，青楓綠草將愁去，遠入吳雲暝不還。」張詞全用李詩語，若不知其出處，亦不見其工緻也。

詞苑叢談：元東嶽廟有石壇，饒壇皆杏花，道士董宇定王用亭先後居之。張留孫弟子三十八人之二也。虞道園城東觀杏花詩：「明日城東看杏花，丁甯兒子早將車，路逢丹鳳樓前過，酒向金魚店裏除，綠水滿溝生杜若，暖雲將雨少塵沙，絕勝羊傅襄陽道，歸騎西風雜鼓笳。」當時同遊者歐陽元功陳衆仲揭曼碩諸公。葛邏祿詩：「最憶奎章虞閣老，白頭騎馬看花來。」是也。又嘗賦風入松詞題之雜帽有一爲報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之句。柯敬仲購得之，裝潢作軸。張仲舉爲賦換魚子詞紀其事云：「肥閨草舊時風景，西樓燈火如畫，嚴城月色依然好，無復綺羅游冶，歡意謝，向客裏相逢還有思閑寫，金章翠舞，把錦字新聲，紅牙小拍，分付倦司馬，

繁華夢喚起驚嬌燕姁，昔教孤負元夜，楚芳玉潤吳蘭媚，一曲夕陽四下，沈醉罷，君試問人生誰

是無情者？先生歸也，但留意江南杏花，春雨和淚在羅帕。自注楚芳吳蘭二妓名。玉堂嘉話
關品石次仲西湖多麗一曲云云。次仲詞在宋未著名，而清奇宕麗如此，宋之填詞，爲一代獨藝，亦猶晉之字，
唐之詩，不必名家而皆奇也。然奇而不傳者何限？而傳者未必皆奇。如唐之胡曾，宋之杜默，識者知笑之，而
不能斬其傳，蓋亦有幸有不幸乎？按

石孝友字次仲，有金谷遺音一卷。

張 埜

埜字楚夫，邯鄲人，著有古山樂府。

奪錦標 七夕

涼○月○橫○舟○，銀○河○浸○練○，萬○里○秋○容○如○拭○，冉○冉○鸞○驂○鶴○馭○，橋○倚○高○寒○，鵲○
飛○空○碧○，問○芳○情○幾○許○？早○收○拾○。新○愁○重○織○，恨○人○閒○，會○少○離○多○，萬○古○
千○秋○今○夕○。誰○念○文○園○病○客○，夜○色○沈○沈○，獨○抱○一○天○岑○寂○，忍○記○穿○鍼○亭○
榭○，金○鴨○香○殘○，玉○徽○塵○積○，凭○新○涼○半○枕○，又○依○稀○，行○雲○消○息○，聽○窗○前○
，淚○雨○浪○浪○，夢○裏○簷○聲○猶○滴○。

西湖志：張埜永龍吟題湖山勝處寺云：「翠微曾共登臨，冷光灑灑三千頃，玉京佳處景，雖天造也因人勝；若
把西湖淡妝濃抹，兩相比並，道此閒如對姮娥仙子，慵梳掠臨，窻鏡滿意，曲闌芳徑，早安排雨篷煙艇，茶甌

雪卷，紋楸蕊碎，醉魂初醒，湖海高情，林泉清處，幾人能領，算知音只有中宵涼月，浸蓬萊影。」

劉基

某字伯溫，青田人，元進士。入明以佐命功，官至御史中丞，封誠意伯。正德中，追謚文成，有誠意伯劉公集詞附。

王元美云：「伯溫詞穠纖

有致，去宋尚隔一塵。」

眼兒媚 秋閨

萋萋煙草小樓西，雲壓雁聲低，兩行疏柳，一絲殘照，萬點鴉棲，
春山碧樹秋重綠，人在武陵溪，無情明月，有情歸夢，同到幽閨。

首句，詞綜作煙

草萋萋小樓西。

詞綜：古今詞話：青田謁金門云：「風羅羅吹綠。一庭春草轉。」應曲云：「秋雨秋雨，窗外白楊自語。」門引云：「相憐自有明月照人肺腑，清如水。」漁家傲云：「亂鴉啼破樓前鼓。」花犯云：「餘香怨繡被。」踏莎行云：「愁如溪水，暫時午雨聲，一夜依然滿渡。」江雲云：「定巢新燕子，睡起離梁，對立整烏衣。」山鬼謠云：「離魂常在郊樹，月深星暗，蒼梧遠化。作杜鵑歸去。」皆妙麻入神句。詞苑叢談：劉伯溫未遇時，賦感懷水龍吟云：「難鳴風雨瀟瀟，側身天地無刻表，啼鴉迸淚落花飈，恨斷魂飛繞，日暗雲霄，星沈煙水角，聲清颯，問登樓玉象，鏡中日髮，又添多少。極目鄉關何處渺？青山巒螺低小，幾回好夢隨風歸去，被渠遮了，寶瑟絃，傷玉箏，指冷冥鴻天杪，但侵階莎草，滿庭綠樹，不知昏曉。」激昂感慨，揮木之志見矣。○宋文丞相過唐忠臣張巡許遠雙廟，留題沁園春一闕，詞旨壯烈，千載後，昭然與日月

爭光。明劉文成伯溫過安陵，亦作沁園春詞，哀余忠宣公正，與文山之詞相匹。其詞云：『生天地間，人孰不死？死節爲難，羨英偉奇才，世居淮甸。少年登第，拜命金鑾，面折奸貪，指揮風雨，人道先生餓肺肝，平生事，扶危濟困，拯溺推頑，詩名要繼文山，使廉儒聞風胆亦寒，想孤城血戰，人皆歿死，闔

門抗節，誰不辛酸？寶劍埋光，星芒失色，露濕旌旗也不乾，如公者黃金難鑄，白璧誰完？』

吳子律蓮子居詞話：青田一蝴蝶不知身是夢，飛上花枝鬪。用南華有作熟還生之妙。○劉基摸魚兒云：『正淒涼，月明孤館，那堪征雁嗷嗷，不知衰髮能多少，還共柳絲同滾，失戶閉，有惡惡齋齋，落葉鳴莎砌，斷魂不繫，又何必厭勤，啼螿絡緯，相伴夜迢遞。漁樵事，天也和人較計，虛名枉誤身世，流年滾滾長江逝，回首碧雲無際，空引睇，但滿眼，芙蓉黃菊傷心麗，風吹露洗，寂寞舊南朝，憑欄懷古，零淚在衣袂，金陵秋夜。』

汪懋麟

懋麟字季角，號蛟門，江甯江都人，康熙丁未進士，授秘書院中書舍人，薦鴻博，以憂不赴試，補刑部主事，入史館充纂修官，著有錦瑟詞。

悞佳期 閨怨

寒氣暗侵簾幕，孤負芳春小約，庭梅開徧不歸來，直恁心情惡。獨抱影兒眠，背看燈花落，待他重與畫眉時，細數郎輕薄。

詞苑叢談：汪舍人蛟門醉春風詞云：『好事而今乍，刻璣移深夜，手提金縷小鞋兒，怕怕怕，夫吠花陰，月沈樓角，暗中驚詫，軟玉相慰藉，纖指將頭卸，妾身拚得教那悔，罷罷罷，又聽雞聲催人枕畔，若願嬌兒。』駁之南唐圭道小周后

詞，尤覺旖旎！

朱竹垞江湖載酒集一翦梅憶汪季角舍人錦瑟詞云：『錦瑟新詞，鳳閣成羸，得才名，不減詩名，風流異代許，誰非？是柳書卿。是史邦卿，閉閣閑愁盡罷生，香亦多情，那得無情，問何人？』解按蘇軾說與君聽，先與君

爲。今世說汪蛟門居百尺梧桐閣，隱巖巖
尾，頗酒彈棋，與教蕭遠，飄飄欲仙。

續本事詩蛟門天祿。燃藜金門，據地彈棋傾酒，不減名輩風流；當於清明日集諸名士，送朱十錫之揚州云：「今年二月已春分，白衫單衣暖氣曛，欲唱涇城誰遣酒？綠楊城外見紅裙。」又云：「揚州醉事滿林舉，此去猶能賞碧桃，無數畫簾鈎落日，一湖春水漾輕篙。」情致妮人，論者以爲酷似微之牧之也。蛟門病中，納姬長安邸舍，一時羣公都賦賀新涼詞，一名金縷曲，西冷徐倬方虎云：「百合香鬢卷，趁涼天，綠珠迎至，翔風輕造，夜坐銅車噴響處，偏是歡多成法，可立殺，雙蛾同繭，若把瓊花來比樣，鏡湖春，豈似揚州淺，蓮蒂並，藕照展。」文園病渴今方顯，故裝成，濕季鄉裏，來尋和扁，絳蠟寒前呼小字，不道新郎是犬，紅豆曲，相思纔免，騎省人才替筆慣，有雙鵲，畫筆須君典，溪上約，臂紗翦。」新城王士禛西樵云：「開曉燈前卷，便相如，愁盈四壁，一時齊道，始信明眸真善睐，暗瞬秋波似汝，早打疊，鴛鴦如繭，扣扣繁秋情乍定，道琴心，眉語都來淺，雙影好，玉壺展，三生石上精魂顯，好摩娑，藍橋贈盒，玉圓犀扁，得近佳人偏鄭重，不得烏龍是犬，縱酒渴誰能求免，從此比肩形影似，拳窩憲，繡語同經典，紅綬帶，昔輕翦。」梁園周在凌雪客云：「繡卷朱帷卷，羨才郎，倦陵病渴。蛾眉聊遣。百兩爭看迎碧玉，淚滴晶盤紅泣，堆錦被，並頭感繭，千里誰期燕與越，羨赤繩，繫就綠非淺，月下老，書頻展，雙樓玳瑁雕梁顯，最銷魂，流蘇微動，黃金劍扁，阿母相依攏小妹，從嫁何勞牽犬；花底活，春風笑免，好語竹西人莫怨，怕短轡，長柄難爲典，心已醉，愁須翦。」陽羨陳維岳緯雲云：「繡被濃香卷，戟門前，侵晨客到，當關須遣，鏡底催妝吟麗句，綵筆江郎花泣，稱好寫，佳箋名繭，十五有餘年紀，是似柳梢二月黃初淺，荳蔻然，櫻桃展，舍人通籍金閨顯，權如君，臣冠橫挂，珊瑚簪扁，蓮漏丁了爐點燕，睡著雪狸烏犬，料天上魂消不免，入直公餘休浴暇，賜口脂，面藥誇恩典，襦帶樣，看裁。」

詞。

毛西河集十美圖詞，爲汪蛟門主事作減字木蘭花，題燈下，收書圖云：「合歡成被，鋪就鴛鴦單枕膩，豹髓全融，肯負鏡燈入夜紅。壁光如曙，翻恨袖梢遮不住，收卻殘書，何用掀翻疊算珠。」菩薩蠻題午睡圖云：「玉關長夏金塘裏，軒窗四面荷風起，苑弱織花紋，盤盤散綠雲，柳帷翠未閉，隔水窺人至，待起豎雙鈿，耶今未可前。」虞美人題紅絲拂子打擾耶圖云：「樂陵臺上看紅藥，底處曾相識，苔衣掩燕石闌花，辜負東園，杏子

數枝斜，紫龍髯拂珊瑚柄，禿袖紅相映，那身豈有緒？頭颯暫作，吳宮點墨白蠟屏。

朱彝尊

彝尊字錫鬯，號竹垞，浙江秀水人。康熙十八年，以布衣召試博學鴻詞，官翰林院檢討，著有江湖載酒集詞三卷，靜志居琴趣一卷，茶煙閣體物集二卷，薈錦集一卷。

李分虎云：『竹垞詞雖多艷語，然皆一歸雅正，不若屯由樂章，徒以香澤爲工者；詞能豔如竹垞，斯可矣！』

○沈融谷云：『竹垞博搜唐宋金元人集，以輯詞綜，一洗草堂之陋。其詞句琢字鍊，歸於醇雅，雖白石梅溪諸家爲之，無以過也。』○杜紫綸云：『竹垞詞神明乎姜史，刻削雋永。本朝作者雖多，莫有過焉者。』○吳子長蘆，撮有南宋人之勝，而其圓轉瀏亮，應得力於樂笑翁耳。○又云：『竹垞詞有名士氣，淵雅深穩，字句密緻，自明季左道言詞先生，標舉準繩，起長振聾，厥功甚偉。』

柳梢青 紀遊 江湖載酒集題曰：和沈山子西湖，後遊之作。

障羞羅扇，花時猶記，者邊曾見，曲折闌干，玲瓏窗戶，也都尋徧。
兩峯依舊青青，但不比眉梢平遠，第一難忘，重來崔護，去年人面。

康書亭集：沈君彞諱，君諱進，字山子，初名馭，補學官弟子更壽。先生自湖州徙嘉興，遷梅會里，晚號知退叟，著有藍村藁力圃蕭閒詞。○按山子原唱云：『十二重樓，是誰珠箔，雙掩銀鉤，桃葉春潮，楊花暮雨，一段閑愁，飛來沙際輕鷗，芳草外春風舊游。』
團扇歌殘，羅衣試罷，人上蘭舟。』

解佩令 自題詞集

十年磨劍，五陵結客，把平生涕淚都飄盡，老去填詞，一半是空中傳恨，幾曾圍燕釵蟬鬢。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落拓江湖，且分付歌筵紅粉，料封侯白頭無分。

曹溶鳳凰臺上憶吹簫，題朱十靜志居琴趣後云：「燒燭灑天惜花，鷓鴣馬卿，偏好傷春，正翠鈿盈袖，羽翠隨輪，無限柔腸，宛轉秋雨夜，夢想朱唇；抽銀管，湘簾乍卷，寶鴨橫陳，眞眞者香，瘦也酒醒後，新詞只索休類，待繡帆高挂，遲日江濱，齊列瑤笙檀板，攜妙妓，隨步香塵，歸離驛，寒宵坐來，一對愁人。」

暗香 咏紅豆

凝珠吹黍，似早梅乍萼，新桐初乳，莫是珊瑚零亂敲殘石家樹，記得南中舊事，金齒屐小鬟蠻語，看兩岸，樹底盈盈，素手摘新雨。 延佇碧雲暮，休逗入茜裙，欲尋無處，唱歌歸去，先向綠窗飼鸚鵡，惆悵檀郎終遠，待寄與相思猶阻，燭影下開玉合，背人偷數。

本草相思子，一名紅豆，生嶺南，其子大如小豆，半紅半黑，彼人以嵌首飾。

琴趣：終遠，作踏遠。

慶春澤

紀恨○江湖載酒集高陽壘題曰：「吳江葉元禮少日過流虹橋，有女子在樓上見而慕之，竟至病死。氣方絕，適元禮復過其門，女之母以女臨終之言告葉，葉入哭，女目始瞑，友人為作傳，

余記以詞。

橋影流虹，湖光映雪，翠簾不捲春深，一寸橫波，斷腸人在樓陰，游絲不繫羊車住，倩何人傳語青禽？最難禁，倚徧雕闌，夢徧羅衾。重來已是朝雲散，悵明珠珮冷，紫玉煙沈，前度桃花，依然開滿江潯。鍾情怕到相思路，盼長隄草盡紅心，動愁吟，碧落黃泉，兩處誰尋？

？

類腋：吳江東門外長橋，一名垂虹橋，前臨具區

，橫絕松陵，乃三吳之最，橋中有亭曰垂虹。

懷本事詩註：朱彝尊流虹橋紀事，葉射崇元禮，美丰姿，少日隨其兄學，山過流虹橋，有女子在樓上見而慕之，問其母曰：「有興業九秀才偕行者，何人也？」母漫應之曰：「三郎也。」女積思成疾，將終語母曰：「得三郎一見，死無恨矣！」女卒，元禮適過其門，母以女臨終之言告，元禮入哭，女目始瞑。余作高陽壘記之云，一時交傳其事。後至會稽，每入市，窺簾者夾道。時宋副使瑰觀晉越中，曰：「是將看殺衛玠，因招之入

觀讀

齊。

古天子亭雜錄：葉元禮神清不減衛叔寶，已未鴻詞之舉，閣中諸老亟薦之，至京病卒。○按：舒崇康熙丙辰進士，官中書舍人。

春風嫋娜游絲

倩東君著力，繫住韶華，穿小徑，漾晴沙，正陰雲籠日，難尋野馬，輕颺染草，細縮秋蛇，燕蹴還低，鶯銜忽溜，惹卻黃鬚無數花，縱許悠揚度朱戶，終愁人影隔窗紗。惆悵謝娘池閣，湘簾乍捲，凝斜盼近拂簷牙，疏籬罩，短垣遮，微風別院，明月誰家？紅袖招時，偏隨羅扇，玉鞭裊處，又逐香車，休憎輕薄，笑多情似我。春心不定，飛夢天涯。

詞苑叢談：朱錫鬯在代州，與妓小字白狗者狎。一日晚往訪之，不值，戲投一詞云：「疎籬日影繞鋪地，卻早被金鈴喚起，朝雲一片出巫山，盼不到黃牛峽裏，仙源乍入重門閉，任閑殺桃花春水，到郎自去，阮郎歸算，只有相如伴你。」蓋步嬌宮調也。錫鬯天才踴厲，詩文膽突海內，填詞與柳七黃九爭勝。葉文禮嘗作駢文序之，綴以絕句云：「鶯驚湖口推朱十，代北汶西詞客哀，弄墨偶然小令，人間腸斷質方回。」

江湖載酒集百字令自題畫像云：「孤蘆深處，歎斯人枯槁，豈非窮士腹有虛名，身後策小技文章而已，四十無聞，一邱欲臥，漂泊今如此，田園何在？白頭亂髮垂耳，空自南走羊城，西窮雁塞，更東浮溜水，一刺懷中磨滅，盡回首風塵燕市，草屨撈蝦，短衣射虎，足了平生事，滔滔天下，不知知己誰是？」○名人尺牘小傳；又號龍舫，晚稱小長蘆釣管師、秀水人，文恪公曾孫，以布衣舉鴻博，授檢討，詩古文詞並擅名一代。詩與王新城稱朱王，詞與陳迦陵稱朱陳。

梅里詩軒先生，居節廉橋，時值歲凶。此鄰王氏，有老僕，訝其日午無炊煙，而書聲環環不輟，因叩門餽以豆粥。先生以奉安度先生，而忍飢讀書自若也。里人至今稱道之。

黑蝶齋小牘：秀水朱十負異才，吳梅村遊構李，見其詩，評曰：「若遇賀監，定有謫仙人之目。嘗效嵇康長古意新聲體賦，閑情詩三十首。錢唐陸麗京誦之傾倒，作望遠曲，思勝之不敵也。一序尤爲計孝廉雨草擊節。說鈴：朱十彞尊詩才雋逸，文尤跌宕可觀；然性好飲酒，嘗與高念祖宿鉅入都，

每日暮泊舟，輒失朱所在。及高往求之，則朱已闌入酒肆中，醉臥墻下矣。

東城雜記：驛侍御翔麟爲太常卿，佳才子風流淹雅，少日喜爲樂章，出入梅溪白石諸公；太常聞藩江左署，有瞻園，禾中朱檢討彞尊，李徵士良年，上舍符沈明府韓日，上舍岸登，皆在賓構，酒闌奏罷，相與唱和，刻浙西六家詞，

行於時。

續本事詩：竹垞曾游於越，賦越江詞云：「山圍江郭，水平沙過，雨輕舟泛若耶，一自西施采蓮。」後越中生女，盡如花越之仕女，交相和之。一日借董處士廳入一大宅，觀彭山，觀三女子，明艷未嘗避人。朱逸巡而退，賦詩云：「誰家三婦豔新妝，靜鎖嵐程春日長，一出浣紗行石上，飛來無數紫鸞驚。」

國朝先正事略：先生有奇稟，數歲時，嘗見諸神物異怪狀，不類人世，及他人視之輒無有。嘗過眼不遺一字，年十七，童舉子業，肆力于古學，凡天下有字之書，無弗披覽。○又曰：嘗集里中高村生周質經泳王翺沈蓮李繩遠良年符等爲詩課，家餘一布袍，每會則付質庫，其婦以紡織出之，後會復然。○吳子律蓮子居詞話：曝書亭在梅里勝處，百餘年來，蔗芋閒田竹梧舊逕，渺不可問矣。儀徵阮芸臺中丞撫浙時，就其址重建曝書亭，舊有竹垞圖曹，次岳所作也。中丞屬周采巖方蘭坻重摹之，追和百字令原詞二闕，相率而和者三十餘人，

黃之雋

之雋字石牧，號廣堂，江南華亭人。康熙辛丑進士，官至右春坊右中允，著有香屑集唐堂詞。

翠樓吟 美人魂

月魄荒唐，花靈鬢鬢，相攜最無人處。闌干芳草外，忽驚轉，幾聲啼
字，飄零何許？似一縷游絲，因風吹去，渾無據，想應淒斷，路旁酸
雨。日暮渺渺愁余，覺黯然銷者，別情離緒，春陰樓外遠，入煙柳
和鶯私語，連江暝樹，欲打點幽香，隨郎黏住，能留否？只愁輕絕
，化爲飛絮。；欲打，作顛打。

國朝詞綜：黃之鶴一枝春，有爲歸浴詞者，嫌近猥褻，正之以雅云：「絮撲東鄰豔陽斜，小淡羅衣香汗，蘭湯試

否細語？杜鵑花畔，綺紗閉響，想卸到，畫眉裙綳知尚怯，一縷微風逗得玉肌寒淺，移時暗聞水漲，是冰箱三
尺，輕勻濕偏，梨花鏡裏，帶雨白橋春軟，闌橋未許
肯？簾外侍兒金賺，應怕有羅燕離梁，看人未免。」

清綺軒詞選：黃之鶴齊天樂咏蓮蓬云：「風清露冷無人處，枝枝素渡，起，羽環斜擊，蜂窠側挂，拗入采蓮艇
子，涼生粉袂，是細招輕挑，最宜纖指，顰顰向圓，翠盤渾嵌一痕水。當時紅豔謝了，碧筒剛折取，猶帶香氣
，多少空房，沈沈淺擊，惹動愁蛾情事，阿誰相戲？道略似人形，綠衣黃裏，洗硯池邊，好將墨繡洗。」又闌
百草雨中芍藥云：「恁恁喧妍，片雲渡處天，無賴做雨成絲，弄花如水，幾度斜飄密灑，一枝枝是酒後愁情，
浴餘困態，向碧玉欄邊，妖嬈側倚，舞態低簷，應恨繁華遲暮，生未逢春，九十韶光，渾不在眼
影。香粘淚痕，珠泡爲，伊將離職以休持贈，牢把芳心風前耐，晚晴外，約佳人，玉纖試探。
四庫提要：之鶴集唐人句爲香奩詩，雖纏綿鉅篇，亦每人惟取一句，不相重複，
且有疊韻，不已至於回押前韻，而一一如自己出，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詳註白香詞譜 卷四

二四

隨園詩話：黃石牧先生，以翰林中允督學閩中。因公落職，吾鄉徐文穆公薦舉博學鴻詞，與余同試保和殿，先生年過七旬，神明衰矣，以不完卷累薦主講處，謫居伏波自忘其老之過也。磨堂集生新辭倚，美不勝收。